

是有性好焉。所以能行諸天下者學也。大人者何。謂有仁智之資。而禮義之學也。曰猶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義也。而所以行之者禮也。然所以使能履之者樂也。舊典曰。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愜。禮非樂不履是也。故仁者道之大者。而君子之義。人主之大業。去之惡成名。智與勇亦相因。是以仁義施行。之謂大人之事。所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皆是與斯人共之道歟。乃道與德相對。則小別也。散則相通。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又云。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是以積善之謂積德。豈非日益新加于人者乎。且德之為言得也者。謂可得人心之方。有於我者。是亦得道之謂也。朱子云。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是也。故德有始于家焉。有及于天下焉。始于家者。孝德是也。及于天下者。仁德是也。有大益于天下。而不自德。且不求其報。謂之至德也。一人行之。而為萬人之則。謂之要道也。暴德凶德云者。皆有益于其黨也。是以君子義之所在而成德。故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噫禮義可共守。而仁智之功。在其人矣。夫子不云乎。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其仁兼智。義兼禮。是以不智無禮。亦不足為仁義也。所謂仁義道德者。相養生之道也。養生之於一身小。而於天下亦大也。老莊浮屠之道德云者。土木灰滅。彼道德而一身之養生足矣。吾道德云者。養生天下之道。所謂善教得民心之義。而唐虞謂之善政。堯舜治世。生知而其功聖也。所謂性之也。孟子謂之仁政。孟子亂世人。其志在濟世。故其功欲湯武之仁。所謂身之也。皆夫子所謂為政以德者也。要之非惠澤加於彼之謂乎。夫自禮樂刑政。乃至小民微細之制度。無非皆先王相養生仁義之道。孟子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象之悅我口。由是觀之。凡事自適理義。則莫不悅之。人皆有悅之心。而不知所以自存之。故不由禮義而弗相悖者。幾希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先徵聖君師法天立道。相養生之教。所謂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

仁義禮智總論 附仁義禮智信五常辨

仁智之質而有禮義之文。此之謂君子也。或錯舉曰仁義也。其仁而智。義而禮。是其學也。不知無禮。無學之謂也。仁而不知。其質不足也。義而無禮。其文不足也。於是雖有仁功。所以君子有一憾也。中庸曰。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夫仁義禮智。所以賢不肖共可尊信之者。而小大由之。所謂性善者也。其大其小。自在其人。豈可強乎。其有小大道一也。人只可學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狂者中人也。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危。如斯則雖聖者。不學禮義。無如仁知何耳。況中人乎。所謂忠信之質。可學禮義也。仁知之質。亦復然矣。其仁知不足者。正守禮義之分耳。所謂中道者是與。人君仁知不足。則象其先父祖之賢。而守禮義。而亦有四輔之臣也。非必人君有德也。故傳曰。聖王之功在得人。其謂為入上者曰君子。君國君也。子大夫也。故為君子者。無仁義禮智。則風化民難矣。如庶民為風下之草耳。夫子曰。材難矣。不其然與。故仁知之人而行禮義。此之謂王道也。其至于王道衰亂。禮義頹廢。而人倫悖戾。刑政無恒。當此時。偶雖有仁力者。其功闕禮義。曲從苟唯為功

耳。嗚呼如道之背行。益遠真何。傳曰。春秋無義戰。亦無禮義之謂也。夫子曰。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大節也。是以可知余言之不妄也。余不敢為巧辭。若曰不信。聖言有若皦日焉。

古者仁云義云。未嘗以仁義連言之矣。而及孟子出。以仁義連言之。其勢至以仁義禮智連言之。然未嘗以仁義禮智信連言之矣。是乃所以謂有功於聖道也。其若孟子之時。安可不辨之。降至劉漢興。世儒好說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欲以配水火木金土之五行也。易家者流而五行家附會之說也。古者嘗無之也。後世所以性理學之興者。蓋基於斯也。夫仁義禮智之大道。信以貫之。其有信則人任。故信可以行此大道矣。然好信不為義者。其唯任俠之人也。其仁義禮智道也。可以學也。信自為之。不待學也。故信不信在其人。是故不可以仁義禮智信連言之也。古者之人僉然。

信之施

信者不食言之謂也。故言而不可復者。君子不言也。是以上不欺其民。可以行道。其仁義禮智大道。所以行之者信也。道者待學大也。信非待學成者。亦人之易行也。然人而無信。則如此大道何。此豈非一以貫之謂乎。夫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是義而有信。則知道之人也。其車之大也。無輓軌之小械。何以行之乎。聖言可信也。夫忠恕信之三者。其義大同小異。而其事一也。忠者。無表裏之言。而為人竭誠者也。恕者。以我付度人之謂。而仁者必恕而後行者也。忠與恕

皆信之施。而所以違道不遠也。其道之行也。於斯存矣。其信上親下。下賴上焉。故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所謂守命共時之方也。

仁知之質

蓋天命仁知之人。以為人君。使之制禮義。治教人民。以垂裕萬世。然後雖有仁知之人復起。不能易焉。慎修之耳。因時有損益者。儀器也耳。豈有於彝倫之攸叙可易者乎。後世人君非必有仁知也。故仁知之君當世。則此禮義隆行焉。若仁知不足者。正可守制耳。抑自有堯舜而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是仁知之人。而各別無禮義之制。唯祖述堯舜耳。君子舍是何適從焉哉。其仁而且智。聖者質也。

禮義之文

夫義名制也。禮義節也。傳曰。名以制義。義以出禮。故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義以令知其事。禮以令守其分。所以各成其性者也。是以上下和睦。皆以知其所方也。其行義以禮為禮固由義。禮義不忒。此之謂中也。又書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其中者。禮義之謂也。禮云義云。其義一也。故禮義相對。則有辨焉。散則相通。孝經曰。陳之以德誼。而民與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其德誼敬讓。禮義之實有于我者。而感發彼。是以君子持禮義不願死。所謂守死善道者也。

仁體

夫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其仁者靜如大山安。而用如山之出財物。澤如山之興雲雨潤萬物。廣大如禽獸居之。寶藏興焉。惠澤無窮。是仁者之功效。長久無疆。如壽考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又曰。仁者人安宅也。其君子仁可以為心。可以為安宅也。豈有仁而不安者乎。故仁高而不危之道也。抑君子為仁。必克己復禮。故作事可法。其功大也。其基于孝弟。就于濟世。此之謂仁人也。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夫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皆是人者。仁人也。故聖王為政。在得仁人也。

仁之功

我昔相公曰。仁施物之號。功在濟時。顏師古曰。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由是觀之。仁道之大者。而士君子以為己任。濟世救時之志。造次顛沛於是矣。然功有止于清廉焉。有止于智惠焉。有止于勇剛焉。有止于忠直焉。各學習以成其性。是故德以性殊也。性不可移也。然是皆可謂成名之人矣。故夫子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一事。救物安人。仁之事也。然功不至濟世者。未嘗道是仁人仁者。古人釋仁皆然也。顏子且猶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子欲仁斯仁至矣。其心皆在濟世。中庸孟子並言。仁者人心也。是言仁必人可為心也。而夫子之功。豈唯事仁乎。其功聖也。故堯舜治世。無一仁字。其功聖者也。降至殷湯興。始有仁字。雖慙聖德。其功至濟世。

周武亦然。管仲亦復興焉。夫智勇也者。仁之輔也。智以利達之。勇以果行之。書曰。安民惠。惠者智者之事也。故云智者利物。或利仁。夫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此非智而何也。古慧與惠通用。可以見已。其為之不難。死而後止。此非勇而何也。周語曰。言仁必及人。又董仲舒曰。仁得人為之信矣。故智仁勇三者。先王以為君子之義。所以行之者禮也。所謂視聽言動皆以禮。而後仁可得而行於天下也。是故不通三禮。則不可以語學也。其愛人之至。教人之極。仁者之功。本由于茲矣。

義體

凡事得其宜。謂之義。其義制也。誰令得其宜。彼聖者也。傳曰。名以制義。其君父名也。仁慈制也。臣子名也。忠孝制也。是其依名制義之著明者也。故以禮行義。謂之道也。夫子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禮在其中也。夫君臣之間。制之大純者也。故特謂之君臣之義。夫子謂子產。使民義。是制民事之宜也。亦此盡力於溝洫。正經界之謂乎。是以可知義為字義也。樂記曰。義近於禮。故禮義二者。不可須臾離也。相離則非禮非義也。所謂夫子答禮行誼。可以知而已矣。

禮體

夫天地之間。物有形則有名焉。有名則有事焉。有事則有行焉。其禮行事之節。心之制也。易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親親尊賢義也。殺等禮。

也。故曰。禮者行事之節。心之制也者。此之謂也。仲尼燕居云。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言者謂從先王之法言而履行之。又曰。禮也者理也。其理者天也。故聖人法天制禮。禮以易理。是所以禮出於理也。夫如禮之末節。有司掌之者。姑舍是。禮所謂天地之經。而不可上下一日無之也。如孝者。人之最大者。而禮之一事。百行之基。不可不察也。故夫子孝為天地之經也。子產禮為天地之經也。何則。人一日無孝無禮。則人倫悖亂。天地不立也。人其不法象天地而何為乎。其寒暖風雨晦明。理也。而失時。豈理哉。如五倫亦理也。而相犯。豈理哉。是以生知者。法象天地。而制民行。而令得其中。所謂禮也。故使賢者上從天理。下就人道。使不肖者企及中道也。夫聖人在上。則陰陽不伏不衍。人倫不相犯。是非有禮乎。後世雖如老莊適知天理者。不知脩身治人之道也。其純循理者。土木形骸。在清其心耳。所謂非與此人共之道也。可謂知天理而不知人道者矣。譬如蔡仲之妻言。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胡可比也。是理也。不知禮。婦人在室則天。出則天。夫。是禮也。以有女子生而自然適人之道也。且大義滅親之言。豈亦理哉。夫賢者知其大者。不肖者知其小者。其大者可保天下也。其小者可修其身也。庶民之愚。寒暑其咨。豈可以理喻之者哉。故聖人教人。不以理也。今世窮理之學者。待窮理而後為忠孝乎。若未窮得理。不為忠孝乎。其將侮聖人之言乎。彼一家學而非聖教也。是故雖聖人世相繼出。順先聖之所制也。舜無為而為天下。夫子述而不作者是也。詩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聖人豈欺人乎。夫禮天理而有制作者也。

又履也。履者有制迹之謂也。故聖人易理以禮。實禮天地之經。而行義之與也。仁義忠信。好善之德。去禮何成。嗚呼。人非禮可不履矣。

知體

書曰。知人哲也。其智莫大於知人。然不知道。何以知人乎。故其資質有知者。先知道之可以學。不學則徒鄉人而已矣。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家語曰。好學則智。此謂好學則可以知道也。故智者知道之謂也。夫博學道。而用之不盡。屈曲宛轉。從其處不窮。猶水流者。智者之樂也。然有仁而不盡知。知而不盡仁焉。其仁且知者。聖者而亦不器者也。唐顏氏曰。智者雖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其智者利物達人。利達之功垂後昆。是治天下之大器也。

智仁勇之德

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是雖不知禮義之人。無禮義之國。謂皆尊信之。然不知道。則不成其德。故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此皆不知道之害也。所謂生而知之道。學而知之道。困而知之道。及其知之。道一也。故仁者安而行之道。知者利而行之道。勇者勉強而行之道。及其成功。道一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力行知耻。亦在好學也。故學道。則雖知仁勇之資質不足者。各至成其知仁勇之功。故聖人教人。不言其性。言其好學也。夫知仁勇之質而有禮義之學。是之謂大人。

勇之力

夫子曰。知耻近乎勇。是學道則知不義之可耻。耻之不耻。民驚下者而見義不為者乎。君子當義不避其難。以義為我利者也。古人常言仁知而闕勇者。以無仁知而不勇者也。又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其為亂為盜。無耻之至也。其從修身及治天下國家。是亦勇之力也。湯武一怒。誅伐天下暴亂。拯民於塗炭者。蓋聖人之勇也。

性命辨

我聞天生民而成大命。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古人謂天命謂天性。一也。故注謂性猶命也。自彼之謂命。稟我之謂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天命。又曰。各正其性命。其性有哀樂之情。而好惡之欲出焉。無樂無哀。非人也。然則性命者共天也。故聖人順天制其度。度者道也。所以使其得其性命之正也。徒非順天之謂道。而順天制度。使去惡為善。之謂道也。中庸率性之謂道之率。猶率軍率下之率也。若徒循性之謂道。則禽獸夷狄之道然也。道者道路之謂。固然也。悠悠世界。其道路創造之者人也。若無道路。由何者通乎。故人生無道。猶莫洪荒曠野中。突然獨立。蹊之可循也。人道有大小。亦如道路有大小。傳云。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其性天也。宜常由。而非可改之。各成其性也。道人也。宜常順。而可變之。學習而成德。各得其正道者。是與前相變也。夫性者有命存矣。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謂之命。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有德正以福命之。不德正以禍命之。然正人君子。有時窮矣。是時窮。而有萬世不窮者。福通孰大焉。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此之謂也。其司德司義。性之成正也。賜之福祿。命之成正也。是皆明王政治之斯也。

性善辨

人性可為善。亦可為惡也。有善人焉。有惡人焉。是其證也。然知善為善惡為惡。則復所以人性之為善也。禽獸豈知名教。夫道順人性所能。聖人脩立焉。而後各務其名分也。故特責君子以仁義。汎謂之禮義。所謂中也。上下賢愚所共也。夫婦不肖。何不知之。其至經濟國家。亦焉與知之。只可使由之耳。書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也。故聖人教人。智愚剛柔。依其性篤焉。是所以各成其性為善也。聖人豈以我所能責人乎。夫子答弟子之問。以非爾所及。非爾所能之言。可知矣。人性有四端之情天也。帥遵之者道也。無此道。何由何行。古所謂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是禽獸之行也。道之不行。吾不知其學焉。學者可以成其性。不學何適從乎。所謂習成性。有恒性。節性。性相近。習相遠。是皆謂習可以為善也。然徒順性不足以足為善。不以道脩之。不知其可也。至道至德之極。亦依性成焉。是所以人性為善者。豈非萬物之靈乎。

成性辨

夫人生學以成性。性者天也。稻粱之於百穀之種。最為美也。然不養之。則不如莠稗也。人之性

於物之性。亦最爲美。所謂性善者也。然不養之。則有不如禽獸者。是皆不成其性者也。何以知人性之善也。曰。以情知之。人皆有貴仁義之心。禽獸豈知仁義之貴乎。故養之則仁義忠信好善。是亦性善者也。養者何。謂學也。學之則習。習之則成性。此乃仁義禮智根於心者是也。於是邪說暴行無如我何也。故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矣。又周原氏曰。學殖也。不學則將落。是皆養之謂也。其聖人法天而立道。於是學之則哲也。不學之則愚也。夫山一撮土之多也。是一撮土亦豈其大云乎。堯舜之道。孝弟之大者也。是能行孝弟者。爲堯舜之徒。豈其大云乎。然自棄自暴者。不察可爲仁義之心有於我者也。淑人君子者。成性之上者也。

兵刑論

在昔唐虞兵刑之官合爲一也。蓋兵不常用也。臧文仲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故若有征伐。則別擇將焉。士師不必爲將也。是以無征伐。則刑官兼兵官。猶後世兵部樞密別擇將也。夫兵刑之設尙矣。堯舜至聖之治。尙如是。况後世衰亂之餘。可弛之乎。舜四罪而天下咸平。是聖人用刑也。然四人者。非聖人則不能加誅也。何則。繇方直。共工象恭。驩兜與謀。三苗得衆。誠足以惑世矣。如庸君。乃非不能誅之而已。亦德用焉。如我孔夫子誅少正卯。復足以發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此言不虛也。後世如宋王安石。時人以爲聖人出。主以信用焉。當是時。上無明主。曹然不能察之。大亂天下。淑人君子所以竊憂也。

名利辨

君子之質。以義有名焉。以義爲利焉。其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又蚤有譽於天下云者。行義之終也。皆不求而得名利者。則聖王之道也。其孝子揚名。烈士殉名。先難而後獲者也。是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不稱者何。謂名不稱實也。夫名也者。行義之發也。既有名焉。是我利也。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仁者。君子行義最大者也。復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其利之大也可知矣。孟子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行義則名利自至之謂也。豈欲之而至之謂也哉。書謂利用者。三事之一也。故善政者國之利也。此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耶。其人行義。則自有名。名則我之利也。其宜棄名利者。老莊浮屠之流其爲焉。其也如名利之可醜者辨。姑舍是。所謂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亦君子醜焉。

知愚辨

夫子曰。上知與下愚不移。其知愚豈待辨乎。不待也。徂來曰。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爲民。而不可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其然。書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其民心罔中者。下民之愚也。立中於民者。上知之人也。夫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此邪之亂正也。

亂者何。謂非之似。是也。其知愚非善惡之謂也。固然矣。然人其可不明辨愚之亂仁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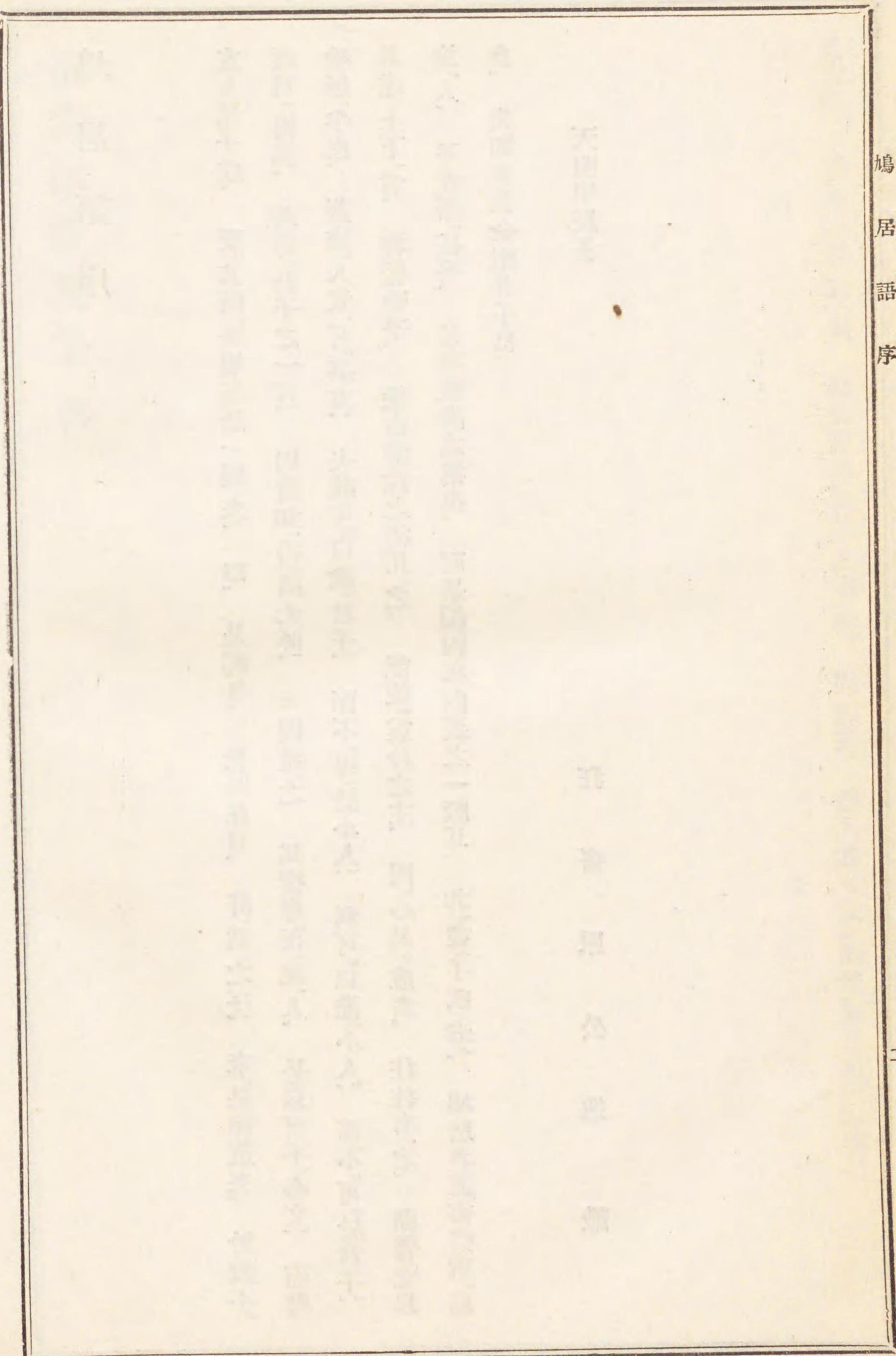
抱關休暇漫筆終

鳩居語序

友人尾子成。齋其所著鳩居語一編來。曰。是編也。先師在日。許爲之序。未果而逝矣。於戲不復可得焉。若得吾子之一言。則猶如得諸先師。余因讀之。其撰專在諷人。是以言不必文。而譬喻居半也。蓋諷人宜有其方。夫義可以諷君子。而不可於小人。利可以諷小人。而不可於君子。其達上下者。特譬喻乎。故古游說之徒用之。能使震矜之主。回心易慮者。往往有之。顧譬喻以諷人。子成所長乎。是亦教誨之術也。而是編固狐白裘之一腋耳。非盡子成者。鳩居者其書齋所扁也。先師者我金峨井子也。

天明甲辰冬

狂齋原公逸識



鳩居語

武藏 尾修平子成 著

物始物。物終物。物之終始。其可不思哉。標有梅。其實至春。而甲拆更生。殖之培之。歷年之後。花復壓枝。清香潔白。或有美於母樹者矣。鴉有數種。反哺者曰慈鳥。夫犬之為物也。能守禦焉。其主自外至則迎之。振尾而喜。且有屠者。負緝執棍而過也。衆狗猶爭吠之。無一肯後者。蓋以為斯將屠己充囊歟。烏乎禽獸。何至微而靈。至愚而明邪。苟當吠而不知吠。或吠之而不當其可。斯狗之下者已。夫人之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摩頂放踵。有一毛而為己有邪。生毓之德。昊天豈有極乎。故養父母日嚴。養其志為大。養其身次之。大矣哉師之恩。其無隱乎。教之誨之。欲使其為青水。厚莫重焉。於是乎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是兼恩義之制也。夫為人臣者。為其君。冒矢石。蹈白刃。身見醢而不辭。是似難矣。危萌未動。過形未見。照然獨知興亡之幾。而入告君子于內。出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君之德。是似易

矣。而勇敢之人固多。而諫爭之士固少。以是觀之。難易可知已。雖然可諫而不諫。不可諫而諫。皆是罪也。與夫狗之下者。無以異矣。蓋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致死焉則易。致生焉則難。致生焉則易。慎終之為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語曰。慎終。夫不徒為君父慎終之為難已。身之終亦其難哉。戴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由是視之。曾子之易簣。子路之結纓。可不謂正矣哉。

目。明可以觀泰山。精可以察豪末。不思而交。不慮而接。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論則有是非。其所是未必是。其所非未必非。所不是無公是。所非不非無公非。然是非綢繆。自古未解。於是乎。目蔽於是非。則為之拘焉。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師敗徒盡。夫瞽者仰。而不見日月星辰。而其聽聲之審何。彼歌也以腹。彼聽也以腹。故前識如斯也。凡觀物有疑者。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故莫夜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見植林以為後人。舉足而走。走逾疾。迹逾多。此耳目竭於聲色。而精神竭于外貌者也。師曠之於聰也。入乎耳。則著乎心腹腎腸。思而言。慮而動。不徒以耳目鼻口已。是以識微。千百人中一瞽者也。學者亦然。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正而動。一可以為法則也。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

形受之。耳聞目見。惟令之從。是謂之位定矣。今也不然。入乎耳乎。便出乎口。入乎目乎。亦出乎口。不敢下乎喉。乃腹空虛已。所謂道聽塗說者。徒為耳目間之學已。曷足以潤七尺之軀哉。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可不思乎。夫醫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學者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庶幾有瘳乎。雖然以燕伐燕。伐必不當。譬諸目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與論人為怨府。不如自見之為益也。

有為宋儒之言。一源先生者。窮理論性。每自謂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也。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及窮而求到其極。一旦豁然貫通。則可到至處。周公豈欺我哉。何疑之有。同鄉有白雪山人。文則擬左氏司馬子長。詩則稱盛唐諸公。自稱風流之士。動輒稱先王四術四教。長人安民。以高尚其論。時會友人孟疏者所。白雪謂一源曰。子之好學。何其迂也。若聖人可至。則孔子以後。何無聖人。且窮理盡性。其於今日亦何益矣。復初淨欲。我嫌其禪臭。一源曰。然。聖人以來。無聖人也。故不可至乎聖人。則三代以降。復無三代之禮樂也。然則吾子所謂禮樂亦迂甚矣。白雪曰。禮樂之道。自有教法。以化人民。學而可至焉。腐儒輩何知先王之道。求諸事辭而得焉。一源曰。子何不解事乎。氣質變化。亦有教法耳。俗儒淫靡。豈足知焉。二人之言。紛

紛不決。主人與曰：皆過矣。傳不曰乎。瑾瑜匿瑕。君子含垢。山人能盡先生之教法。而後論其果不可爲聖人。先生能盡山人之禮樂。而後可論其禮樂之道。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今二子唯知己所知。而不知彼所知。概乎欲使彼從於己。豈不誣乎。於是二人退。各學其所未爲。數年始有得焉云。

常人有畏雷者。陽則曰。雷能何爲。今夫盛水於盥盤。而投炮熱之石。從而覆之。則作聲。雷之在天自鳴。亦此類而已。吾聞深山窮谷。有得雷而能乘雲氣之獸。吾搏之脯其肉。共晝哺之膳。以其皮爲籍。而朝夕著之。時夏月。雷微動。俄頃而疾甚。畏雷者不能自安。仰天伏地。叩頭辭謝曰。吾非嘗我常之雷也。嘗二毛之雷而已。既而殷殷于二荒之陰。乃覩然大號曰。吾非議我常之雷。與二毛之雷也。言羽東肥西。足跡不相接之雷也。其友聞之大笑曰。天豈有區域乎。且雷之爲物。唯氣而已。何遐邇之有。於是畏雷者。闕然不能言。掩耳而伏。常人無不爲傳笑者。今之學者。居則曰。不吾知也。如夫有用我者。雖治天下。猶運之掌上耳。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至其見大人之魏巍然。而後昔日所持論。今則爲海外殊域之事。置而不問之。以己所常非之事。乃詔事彼。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掩耳而不伏者幾希矣。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語曰。君子審禮。苟非禮則雖祿萬鍾。而棄之猶棄敝屣。若其禮則雖簞食豆羹。亦安如也。詩曰。不素餐兮。是之謂也。夫地有區域。則民有

異服異言。以異用矣。若夫欲通之。則猶使楚人爲齊語。亦不可通矣。今夫尊父事君。四海何異。六經雖闕。而遺教猶存。凡難知之教。聖人不言焉。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然則無難知之道。難知之教。而今之學者。陽則以六經爲招。且以傲人。陰則安不義之祿。自以爲榮。要之與畏雷者無異也。嗚呼不可愧之甚乎。

天始物。物終之。蓋不爲而成。不求而得。是天之所始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是物之所終也。是以明分而守職。是謂之知命也。形具而神生。喜怒哀懼愛惡欲藏焉。耳目鼻口四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耳能接聲。而不能接色。目能接色。而不能接臭。鼻能接臭。而不能接味。手取而不能步。足步而不能取。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是謂之具官也。心居中而治之。故耳目鼻口四肢。無不爲之用矣。百骸九竅。從心所欲而應焉。若夫耳目易任。則離朱瞽曠迷矣。手足同用者。猿狙而已。故人有能有不能。舉能而教不能。是君之道也。夫明察成敗。預防災害。進仁賢而不解。轉災禍而爲福。使君終無憂。如鮑叔子皮者是邪。國家昏亂。所爲不道。敢犯顏言過失。身死國安。如史魚子囊者是邪。勉以制度。諭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管仲晏子之於齊。子產子大叔之於鄭。豈可不謂之竭力者乎。豈可不謂之任能者乎。是以任用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治亂之分。於是乎見矣。桓公任事於易牙。而身以餓死。秦用趙高。遂以滅亡。是猶取沐猴而衣冠之者乎。亦何得焉。不明類之過也。故

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鎖鑰傳體。不敢不搏。口不苟言。目不苟視。而待其知己者。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夫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君之所以測度人情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守分處職。專心一力。以終君事。是臣之道也。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其是之謂乎。

一儒生窮。不能衣食。嘗與友人謀所以爲生。乃與倡伎雜。以六博蹴鞠彈碁爲事。或加己之意。新定投壺之制。緣飾以無稽之言。乃謂是古之遺法也。時人悅其新且奇。而多就學之者。後稍行於權貴之間。頗致富焉。人或詰之曰。先生堂堂鴻儒。如何爲俳優之事。生笑曰。子誠鄙人也。夫以儒教入乎。亦鬻儒耳。均之商賈也。其儒則利少。孰與倡伎之多。其人曰。吾鄙陋。不聞大方之言。故以爲教人者非商賈也。今聞先生之言。始知其所以鬻。而亦疑昔日吾過市也。見丐乞之人。一爲窮士。一爲瞽者。一爲僧徒。而窮士不爲瞽者之言。瞽者不言窮士之爲。僧亦異士與瞽。其乞憐乃同。而之所以乞憐之言乃不同。由是觀之。則均之鬻也。而先生何爲不儒以乞食。反以倡伎乎。儒生大愧。

愚者不知己之愚而愚也。智者不知己之智而智也。智者若自知。而誇其智。則非智也。愚者若自知。而憂其愚。則非愚也。凡交際以文飾。故接則以人爲賢。而以己爲不賢者。是辭氣之華也。而

內實。則無不以己爲智。而以人爲愚者。乃智者皆然矣。夫呼之曰智乎。則喜以親焉。呼之曰愚乎。則怒以疏焉。愚者呼之曰愚乎。則恍恍。呼之曰智乎。則揚揚。是愚者之所以爲愚者固然矣。蓋毀譽之言入乎耳。而喜怒之色見乎面者。常人之情也。其聞忠告乎。則面從焉。退而後不容者有之。聞之乎則不容。而後少容者有之。聞之乎則喜。而後不忘者有之。聞之乎則怒。而後大容者有之。是賢於面從者遠矣。古者舜禹。則無善無惡。好聞人言。其聞之也。日日月月。入乎耳乎。則著乎心。無惡無善。好見人行。其見之也。日日月月。入乎目乎。則著乎心。目如不見。耳如不聞。乃舜禹大腹之所入。而藏天下之言行。猶尚欲然。及其出也。舍己而從人。若決江河矣。是一善言。一善行。無非取於人者也。是所以爲大智者也。及至桀紂。不好聞言。不好見行。是以天下之惡言惡行。塞其胸臆。而後有耳不能聞。有目不能見。當此時也。天下昏昏。瞽聾多矣。雖有瞭視者。無遑相之。虎狼食愚民。愚民號旻天。天棄之。人棄之。遂以覆亡。嗚呼不亦大愚之至哉。夫能聞言者則興。不能聞言者則亡。帝王猶如斯也。而況於士庶乎。宜拜聞人言也。何以喜怒之爲。故經有諫爭章。而牛馬聞風。不知爲風。癡者見珠。不知爲珠。亦何益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易曰。脩辭。論語曰。辭達而已矣。世之文章者。以斯二語。岐達意與脩辭。以爲兩途。明李獻吉。首倡脩辭。然後李攀龍。王世貞。盛稱之。遂以王李爲脩辭。韓柳爲達意。剽竊古語。

斷前歇後。徒以眩人目爲文。殊不知辭雖脩。而意不達。亦何益矣。易脩辭下。承以立誠。立誠豈非達意乎。論語亦不謂辭達而已矣。而謂辭達而已矣。則達條達辭之謂。非通達意。章明矣。迺知脩達原無二致。而欲無艱澁難讀之語。此學文之法也。

東海之士。有善相人者。視威儀則知尊卑。看清濁則知富貴。觀三僮則知存亡。見兩顴則知禍福。聽言語則知壽夭。察其眼之善惡。則必知心事之好惡矣。其知如神。其明如鏡。旄倪壯少。就謀終身之業者如歸市。遂致富矣。食前方丈。侍妾數十人。米粟如陵。貨財如岡。而無不尊崇者。既風靡一鄉。其後數年。烈風甚雨。波浪大溢。包山懷岡。頻海民居。爲之漂沒。死者數千人。善相者與焉。非雷相者然也。城北有脩道者。能役鬼神。尤明六甲。或坐致行厨。或分杯飲酒。則溫冷各異。或噴酒爲雨。以滅火。或能厭疾病。或恍惚妄行。唯是黠知。以驚蠢愚。亦復致富。有羣狐問老狐曰。有暴橫者。馮陵吾居。而賊害吾子孫。則我輩竭力爲之祟。將以除之。而彼來助暴。故使吾不得快於心。如之何則可。老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計焉。乃率羣狐。至一民家。而老狐乃馮依其主人。羣狐各馮依其家衆。因招脩道者曰。吾里自古有狐魅之災。是以怯者。雖有急不能夜行。或白日馮人。或誤入人之子弟。不可勝言也。今幸得先生除此害。請先祝先生之壽。因爲置酒。歡樂終日。伺其大醉。然後相與殺之。豐狐食之。衆狐嘖之。夫相者。果可能知吉凶。則大水之前。一鄉之人。必盡有溺水之相。脩道

者。果能驅役鬼。則招飲之時。宜見其怪。而不能知之。乃以寡見衆也。離朱之明。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然也。孟子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故人君左右。讒諛並進。而良善遠去。則其所見者皆如此。其所聞者亦皆如此。習以爲常。雖有智者。不能知其所以然。遂以取覆亡。書曰。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小人比周。其害不可測也夫。

物外無道。道外無物。誠哉是言也。近世學者。妄自標持。懷高尚之志。動輒厭薄世事。乃曰。此俗事已。何足置心。而六經所說。仲尼所傳。皆國家之事也。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非世事乎。今學者而厭薄世事。則其所學者果何也。狡猾之徒乃云。我所學者。乃先王之道。而長人安民之術也。我何厭棄國家之事乎。所謂俗事者。阿諛順從。射利貪名。取容於世之謂也。是大丈夫之所不爲已。然觀其所以爲學。不問事之當否。但從世人之所曹好而已。甚者或爲六博蹋鞠。或爲插花茶宴之技。皆是從世人。而雷同勦說。務要名聲而已。夫世之所是則爲是。而世之所非則爲非。而實無自見。乃是世俗已。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取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今之學者。徒言長人安民。而不能勤禮。是謂不敬也。詈人之阿諛。而不知己之順從。是謂小人也。由君子觀之。則取禍速罪之人矣。詩曰。具謂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物生靡不有死。得死地而死焉。是正命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者。言以不義。而不虧體辱身也。故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齊與魯戰。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年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由世俗觀之。則可謂蠢愚。而不知時勢者也。然舜以民事而野死。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夷齊餓于首陽。凡此數子。皆異事而同義者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義之重。甚於生也。與有跼人。面無七竅。不唯無七竅。混然不見其彷彿。頭上但有一穴。而手足腹背則具矣。其父母嘗教之。磨礪小麥以為糝。於是旦暮從事不怠。飢則手自匙之。向頭而翻。從灌水焉。有聲。如叱如吸。父母又教以絢索。亦能以勸。是以功每倍於全人。是耳無所聽。目無所視。鼻無所向。口無所言。而其從教也如是。可不謂大順之人哉。父母之愛子也。東西南北。無所不至。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身者莫大焉。夫乾為首為父。坤為腹為母。坎為耳為中男。離為目為中女。艮為鼻為少男。兌為口為少女。形之貴賤。固其如斯。然口之於是非也。欲恣其所言。鼻之於椒蘭也。欲恣其所向。目之於美色也。欲恣其所視。耳之於聲音也。欲恣其所聽。體之於放逸也。欲恣其所安。得之平則喜。不得乎則怒。於是乎。有不

待父母之令者也。是貴者為賤者所拘。而中心遂放。譬諸君立於堂下。而奴僕負屨而坐。豈不亦戾乎。夫非耳弗聞。非目弗見。非鼻弗向。非口弗言。百骸九竅。無所不足。而其戾於教也如是。可不謂大逆之人哉。自逆視順。則以跼為全。自順視逆。則全亦為跼。以跼為全。則天下無跼人。以全為跼。則天下無全人。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形以跼。猶有所為。心以跼。慈母棄之。

春日載陽。曳杖散行。時憩於一老翁之廡下。乃問曰。有酒店乎。翁曰。有。距此大遠。恐往反之勞。不足供清賞也。曰。翁之宅前。眺望平田。屋後數峯。巖然競秀。左右碧澗。草木蒙籠。春花秋葉。則足以寄幽人之懷。盍構小店於路旁。村醪野肴。以供遊人。耕鋤之暇。得利于此。若然則本末可兼用也。翁怫然曰。是何言歟。我非不知。是不為也。今世士人。所以失廉耻之心。取刑戮之辱者。無他。皆忽己之職。而旁為私計。欲以求利也。我行年七十。為農也久矣。雖貨財如陵。非我事苟不為也。非惡利而然也。冀不失利也。吾子歸。居其所。守其業。勿落我之產。

物固有似而非者。莠之於苗。紫之於朱。水之於水精。鄉原之於有德者。是也。然除莠則苗長。去紫則朱陽。秋陽曝之。不滅者水精也。聞其言也危。校其行也遜。可以與之遊乎。聞其言也遜。校其行也危。可不以與之遊乎。是即子張之所以問。仲尼之所以答。君子之所以耻。學者

之所以勤。何則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乎。

春霽既久。風日暄麗。一武弁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綿亘東趨。中央盤石。石右小路。隨兩山勢。深窄曲折。行三四里。隘通一人。僅可為路。又數里。山益奇峻。輕嵐暖靄。微襲襟帽。山外崇峯複嶂。杳無窮極。少焉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路北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繁卉蒙巖。武夫既疲。乃止。藉草假臥。漸眠。聞林裏忽有聲。乃偷目而視之。有衆狐變在樹陰者。女者。童者。主者。奴者。半變者。未變者。鼓者。吹者。唱者。舞者。撫琴者。彈阮者。抵掌擊節者。抗聲嘆美者。雜坐狼藉。其樂極矣。武夫直立按刀。疾眼怒叱。於是女童奴婢。及曲藝者。驚走不知所。有一老狐獨夷然。曰。請士勿率爾。是我輩之樂。何害於吾子。武夫曰。汝等之樂。吾亦何關。唯以尖頭大尾。綏綏依梁。持火求匹。此則汝等之分也。何為變化誑人。歌舞鼓吹。自今以往。使汝老少。誓不為妖恠則已矣。若其不然。斬戮立到。聲音如鐘。曠目如鏡。其勢不可當也。豐狐矧矧大笑曰。於戲惟人萬物之靈。我輩禽獸亦固以為莫知於人。如之何其吾子之愚。與其撫劍我輩。無寧掘吾子墻內之狸乎。而不能下手。噫。武夫曰。余家無恠。何去。淫獸誣人。搖唇鼓舌。有說則生。否則剝脫汝皮為籍。奈何。狐曰。子歸于都。開眼觀之。妖恠盡見。夫君人者。位高祿重。故出則必帥之從徒。乘之高蓋。干旄孑然。矛戟清道。此則人君之分也。今失其分。動輒微行。變為賤隸之為。結交匹夫匹

婦。比肩俳優妓妾。以此為樂者。不遑枚舉。何異我輩變恠。甚矣人君之好恠也。不務其本。不守其分。惟恠之欲。夫在深山窮谷。時為之亦分也。豈誑人乎。縱令欺人。亦不大害也。歌舞鼓吹。則非狐狸之玩具。亦非王侯坐側之器。極言其分。則妖恠莫甚於人君微行。害於國家。狐狸何患。君若能絕之。而後被枉。乃伸首領受刃。語頃忽然消滅。武夫心愧。茫然下山。二足而羽者。謂之禽。四足而毛者。謂之獸。具體而擇善者。謂之人也。禽而靈者鳳。是也。獸而靈者麟。是也。人而不知擇者。如齊襄。衛宣之為君。公孫甯。儀行父之為臣。是也。故儼乎威儀。溫乎顏色。雖能言。苟無為人之實。則與禽獸奚擇。古者庖犧蛇身。神農牛首。堯舜參眸子。禹跣跳。湯偏枯。文王長。周公短。孔子之狀。面如蒙棋。而此數人。則與日月合其光。與四時同其序。天地之所覆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桀紂幽厲。雖嗜殺人。豈無子遺者乎。而謂當此之時。天下無人者何。固有入形而獸心者已。是雖有若無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耳之能聽。非知聽而聽也。不知聽而聽。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非待學而然者也。是堯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實也。人幼而學。是欲得之。視聽饑寒。無與人異。而不能得之。不亦悲乎。夫人之為群也。有止於義者。有止於利者。止於利者小人也。止於義者大人也。大人也者。公卿大夫是也。小人也者。農工商賈是也。大人而止於利者有之。乃為小人也。小人而止於義者有之。

乃爲大人者也。故利義之分。人之所止也。而吾邦之爲士者。無田一廛。無宅一區。善則見舉。見舉。則祿足以代其耕也。不能則見廢。見廢。則託足無所也。而善而見廢者。時也。不能而見舉者。過也。父母生子。耳目鼻口。手足肩背。無與人異。故人視亦視。人聽亦聽。人衣亦衣。人食亦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用無不足也。然耳不能若師曠。目不能若離朱。耳目猶如此也。而況心腹腎腸。特與古人同乎。乃賈人街賣之事。是欲爲之。而有所不能。故不爲也。夫不能爲上。不能爲下。中立而無所倚者。是士之所止乎。詩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心。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媿乎。又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致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蓋以昏娶而論財。夷狄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祖宗。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者。將娶嫁。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于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其女售者。亦有

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何以異。明僧賣婢鬻奴之爲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據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貸于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讐矣。不亦傷乎。是貪利之蔽也。夫昏禮者。萬世之始也。始之不正。焉能終乎。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永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己不知苦。况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敗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十王者邪。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今吾邦自王侯大人。至士大夫庶人。死則雇僧葬之。是今王之法也。則誰敢犯之者。且余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夫喪。親之終也。不可不慎也。慎焉。故脩其法也。親固無罪惡。則不可有受剝燒春磨之苦。亦不知生於天堂乎否。霜露降。春雨濡。必有悽愴恍惕之心。於是乎。請僧侶。脩事於瑜伽壇。亦唯從法而已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通計七千四百八十二字

天明癸卯冬

南部	北條	莊子	寬	
東都	高貞	吉鳴	卿	同校

鳩居語終

語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言。故古之人。語默有時。雖然。不言則無以知志。亦無以諭人。若夫有聞者而後言。則何為失言。齊桓公伐楚。孝公不伐魯。管仲展喜之言焉。聽。知者之不失言固然矣。蓋孔門四科。言語居其二。是古之教。可以見焉。我鳩居先生。有發蒙之語。集錄而成編。名曰鳩居語。友人北條子寬。小高鳴卿。謀將上木。因同校之。或曰。今之時。默為上。語為下。然而言者可言。誰其聞之。祇无不失言乎。曰然。是唯言其志耳。無有聞者。乃已知之。於是乎。與同聞之士俱焉云爾。

天明癸卯冬

奧州	石川	濁清	平	謹跋
湯谷	穗積	正容	書	

知非編序

禮樂也者術也。曰仁曰義。亦皆術也。習之久之。及目無全牛而施之。則國雖大人雖衆。滔滔之民。可錯諸陶鈞之中也。豈以今之學者。性與理是已乎。七十子之爲學。牛刀之不可施。則試割雞之小。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其豈易哉。假使西河之民。疑於夫子者。亦猶卷而懷之。中葉朱陸陽明之盛。何紛然其擾也。均爲佛老之無爲。則豈容繇叢乎其間哉。夫先王之道。性與理而已。則孔子何洙泗間而巳。周旋諸侯。豈其重精乎。於言吾其爲東周乎。而窮矣。然夫人越雞乎黃口。竊竊乎欲俎豆於濂洛。而堅白之爭。各鬪其捷。容與其心。則何知先王之道之爲治天下之術哉。我徂徠先生反衰世之陵遲。拯道於沈溺矣。然亦曹好所致。置身成城鑠金之鄉。則未能去其錮習復古也。悲夫。家君及強仕。始得徂徠先生之書。而喜先王之道。不於中國於東方也。嘗使余從周南縣先生學也。又携余游京師。通刺而來者多矣。羽人梨元貞數過旅寓。而後取家君所著知非編者校之。請梓而傳。固辭而不許。元貞固請曰。方今寥寥之時。左祖徂徠先生之者。何辭之與有。遂授之劄副氏。余喜元貞篤志。謹序其端云。

延享改元春三月

三浦衛與淳夫撰

知非編序
三浦與稽元卿著
羽州高梨徵明元貞校

知非編

石州 三浦與稽元卿著
羽州 高梨徵明元貞校

○夫道也者 古昔先王所建 而平天下安民之術已 孔子大成 垂教萬世也 然老佛及巫醫百家之徒 道其所道 各為一家焉 老莊虛無自然 以仁義為害乎道 而去柱下畏犧 終使人廢君臣之道 釋氏亦脩心之道 以棄恩入無為 為入門之教 務厭人情矣 它巫祝醫卜 或祖黃老 或稱鬼神 雖不足用諸天下 亦間有至言在 均之我先王之道之裂 而王者不可捨者也

○今之學者 信師失其宜矣 師誠可敬也 然其人非聖人 則得失存焉 孔門四科 西京顯門 雖古猶然 況後人乎 今人尊程朱勝聖人 明作大全曰 背朱說者 一切不取也 先王之道 廣大悠遠 何朱子獨盡之乎 錮之甚也 我徂徠先生 修復古之學 而其教人也 無懸一定之權衡 而強之 依天之所命而成焉 於是乎 才智德行 各得其性也 人物始復西京以上 數百年之錮習是斥 然亦信程朱之甚 有不得明者 豈不悲乎

○大學新註。性理家之言。而非古之大學。徂徠先生解之悉矣。且程子以爲初學入德之門。以余觀之。假使大學從彼之所說。至其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及治國平天下。雖成德之君子。亦不易得。豈初學者所企及乎。以爲之門牆之事。堂奧之學如何乎。釋氏所謂。頓大乘者。非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宋儒曰。心法傳授之事也。又以中庸爲道統傳也。而道心人心之解。及中庸抗老氏之說。徂徠先生悉焉。夫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而唯恐民心惟危。導心惟微。故命之嗣王。非學者傳授之事。而其如道統傳。古之所無。釋氏之道也。然欲強傳會之。則西周宣王。西京文帝。東京洪武。唐太宗。德雖不及古先王乎。皆中興之天子。而治天下安民之道。非程朱之比。可以系之。夫起焉治天下也難矣。居焉論道也易矣。何必說性談理之是哉。其說宋儒妄誕。而非古之道也。

○朱子謂記誦詞章。而後我邦不文之儒。沾沾奉此言。而爲金科玉條不可改之言。而飾己陋。可捧腹之甚也。人才固有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事。率其性而教之。聖人之道也。己不能爲之。故強人。實小人之道也。然其所尊信程朱諸子皆屬文。故其所著悉不可以俗語讀。然其言鄙俚。不可謂之古文也。徂徠先生謂古文辭者。欲使人讀六經也。六經者古文辭也。不能古文辭。則不可讀。而先王之道。不可得也。古人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宜哉。而以今文。猶不可讀古文也。況乎以和言讀中國之書也。是猶和儒而已。未可謂學先王孔子之道也。

○宋儒鬼神之說。紛然弗一矣。橫渠謂二氣之良能。程子謂造化之迹。晦庵北溪謂氣之屈伸。而其說皆屬陰陽者。以易有之也。然易不必言鬼神本於陰陽。徂徠先生曰。古人有疑問諸天與祖考。著龜皆傳鬼神之命。易所以言鬼神也。按舜典曰。受終于文祖。又曰。肆類于上帝。大禹謨曰。受命于神宗。周禮大祝曰。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大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曰。能多材多藝。事鬼神。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曰。人死曰鬼。祭則鬼享。經之所載。粲然明矣。何論之有。如宋儒之言。皆欲張皇其所創理氣之說也。

○或問朱子曰。人死魂魄使散否。朱子答曰。散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朱子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也。如是言。則非其子孫而祭之。皆無感格乎。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及月令祭五帝。何非其子孫而祭之乎。大抵如宋儒所說。終至無鬼神。果謂無鬼神。則先王之道。半妄已。豈有此說哉。徂徠先生辨之悉矣。學者察焉。

○漢以來五行之說。大異于古也。徂徠先生辨之明矣。然學者以舊習難變。不能曉焉。悲夫。余亦憂其害乎道。因述一二管見然。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出奇偶。而專言偶數者。奇者一而無疑。偶者二而有疑。有疑問諸鬼

神。而依著龜以稽其疑。以決其幾。此易所以言偶數也。然漢儒以五行配八卦。奇偶異宜不脗合。故言木金土各有陰陽。木金土各有陰陽。水火何無陰陽也。若其言水火純陰陽者。何不配乾坤乎。五行自五行。而八卦自八卦也。豈可混乎。又以五行。傳會先王之道者。雖防漢儒乎。其愈精愈舛者宋儒也。自周茂叔作大極圖說後。陰陽五行以為道之本。為儒者之常言。是無它以聖人之道為自然之道也。此說愈盛。其究至不尊聖人也。而言五行者。必言生克。黃勉齋曰。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夫仁與義。先王之道之一斑。而人欲與多而不欲少。何仁義相克之有。又有以人之生歲。因納音之術配五行。專以生克說吉凶者。極小人事。而不足道乎。其謬防儒者之言。曼延自恣。終至使人迷惑。辟如新為婚姻者不論其人之賢否。專論生克。甚者求乘馬器財亦然。大凡以五行生克。言吉凶者。古之所無也。上古以支于配日。而不配歲。史記曰。大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自得甲子。焉逢。爾雅為甲。漢志為丙。攝提格。爾雅為寅。漢志為子。可以觀無定說矣。後人歲係甲子配五行。循環至于今也。而施諸今則是也。施諸古則非也。何則三代及秦漢。各異歲首。秦以建亥月為歲首。漢以夏正建寅月為歲首。而秦春則漢冬也。支干五行各從之。如是則五行亦出制作。非自然之數也。然為古今不易之事。而當之終身之吉凶。不亦左乎。又生克之說。必不至理也。明揭子曰。金能剋木。然又不如火之剋木。竝其形而熾之也。火之剋金。又不如火之剋木。剋木而木不存。剋金而金愈精。

曰土生金。又不如土生木。木則連山徧嶺。金則生不數處。曰土剋水。然土實生水。水非土載而生。水能空立乎。他物之生。生後可判為二。水土之相生。膠漆不能離焉。曰水剋火。然水火一也。論其質則相剋。論其氣則相生。論其形氣之交。則又相入。火見水而死。而溫泉沸湯。則火之氣能入水之形。水見火而散。而燈脂燭蠟則水之氣能入火之形。夫水化氣。而為火。火化氣。而為水。則水火互相生變化。以為道也。是二而居之一也。然就氣以格物之質理。舉其所以為氣者。以格物之通理。亦二而一也。費而象數。隱而條理。亦二而一也。若知二在一中。則錯綜變化。無不可為者。自非神明。難析至理。此說雖鑿乎。亦足觀生克之不可鋼。苟生克之說不可。則後人謂五行皆妄也。○天文家之言。雖叢繭小流乎。授入時者。聖人所重也。而非由之。則未能明分至啓閉。以故學者不可不知也。杜預曰。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所不見。然至宋儒。囂囂言天而以臆說使人迷惑也。夫如地球渾圓。固雖聖人所不言。今據天文家之術。而不牽強者。一二記之以正宋儒之妄誕。敢不為道之大者也。

○地球渾圓。及日月五星右行之說。雖豪杰之士不曉者多矣。是無它。鋼乎浮圖所謂三界四州。日月透須彌。及先儒所謂。地上平面等之說。且以天文家之術。為小技不學故也。夫地之渾丸者。觀日月相望之時。日影偶為地球所障。而因地陰射月多少月有食。又北極星見於天。因處地有高。可以知。游藝曰。地在天中如雞子黃在青之內。天旋于外。地靜處居中。人依圓體。無方隅。

上下。蓋在天之內。何瞻非天也。是也。又日月五星右行。如人目所見從天左遷。實有自行右遷。而自西向東。自東轉西。謂之日月五星右行也。然天體與衆星自東行西。自西轉東。而一晝夜一周焉。謂之天左遷。夫人以所見。謂日月五星左遷者謬矣。楊升菴文集曰。大祖曰。朕試今當天晴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大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大過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大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大祖不假推步之術。以其所視言之。亦偉哉。

○邵康節論天象地理曰。天圓而地方也。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水多。西北山多也。天覆地地載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是則本列子內經。而以中國所見言之。殊不知水土一渾圓也。萬國方位皆異於中國也。天竺西南水多東北山多。韃靼北水多南山多。如吾東方。則四邊皆水也。如是則謂是何。他說易及言天地之數者。多妄說也。不可從矣。宋諸老先生論易。信康節勝聖人。不思之甚也。

○宋儒以陰陽五行。謂天象者妄也。康節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揜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克。又或問朱子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在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食矣。是皆傳會之言也。日食者。當日月交會。偶同縱橫之度。則月揜日。故日食。月食者。當日朋相望時。偶爲地球所障。故月食。固非陰陽五行所與矣。

○陳北溪曰。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南之下。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以爲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是亦以謂道出自然。爲之說也。凡比人體於天地者。皆因所見之小故也。大地渾圓。而上下四面。皆人之居處。何有百會爲北極。兩眼爲日月。小便爲海鹹乎。而南面亦君主之位。而非人皆南面也。且五行與穀。地上六物。而利用厚生之物也。不可謂人依之生也。

○治曆亦安民之一端。而權輿唐虞。王者所重也。而歲差之說。古來紛紛弗一。明游藝辨之悉矣。又授時曆之法。以一分五十秒。減周天度以爲歲實。是亦以一定之法。計無定之差。何則恒星年年過其元界。有分秒之差。不能每歲同。沈去疑曰。天運既久不能無差。善言天者。不必先爲以求合。唯在時時測驗。時時修補。實爲公論也。徂來先生以爲歲差亦天盈縮。卓見哉。

○舜典。璇璣玉衡七政之說。孔安國曰。璇璣玉衡量天之器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而後諸儒皆爲定論矣。余嘗聞或人之說。璇璣玉衡非量天之器。七政亦非日月五星。然不可知何物。此言誠然。余依之按。璇璣玉衡。以臆難言。七政。則下文有之。肆類于上帝一也。禋于六宗二也。望山川三也。徧于羣神四也。輯五瑞五也。既月乃日觀四岳六也。羣牧班瑞于羣后七也。以日月五星解之。不

與乎前後之文也。夫天象所仰視。恒星與五星。加日月則八也。何言七。後儒本此文而言七星亦謬矣。而以政為星。古未見。可謂牽強矣。

○易也者。經數聖人。至孔子大成焉。以謂卜筮之書。秦不焚之。而非若書闕禮亡也。今也學先王孔子之道者。於易乃得全。然聖人蘊奧之言。而最不易解矣。孔子晚脩易。韋編既絕。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所難。豈後人易論哉。苟讀者。能熟本文。而取古註及諸家之解其適者。於所疑闕如。則庶幾乎。然自先天後天之說興。後學易者無不由之。其說昉于陳搏而盛康節矣。朱子亦潤色之曰。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元矣。是何言也。如是則可謂孔子未盡易矣。何有聖人未盡。而千年之後。康節盡之也。且康節以伏羲六十四卦。為方圓之二圖。而象之天地。朱子曰。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圍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圓者地道柔剛也。夫陰陽剛柔者。六十四卦自有焉。何待方圓之圖言之乎。殊不知天一渾圓。而地亦圓形也。又吳澂曰。義皇畫八卦。因而重之。但有方圓二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歸藏周易。雖一本諸義皇之圖。而其取用。又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習知有周易而已。義皇卦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伎家。雖其說具於繫辭說卦。而讀之者莫察之也。至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義皇之易。不到混流而迷其源。厥功大矣。夫義皇之二圖。存於方技

家。而數千歲之後。康節得之乎。漢以千金求古書。雖六經不全乎。秦火餘燼得之。何唯有義皇之二圖。淪落於方伎家乎。萬萬無此理。而亦無傳所載。康節好術數。依易以述己之道。後學者據之言易者。不亦惑乎。

○今之讀易者。以河圖洛書。為開卷第一義。曰河圖之數。自一至十。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而其贏者去之。其乏者以補之。參伍錯綜。為之說。而斷大衍之數。及八卦之數焉。然河圖洛書。見繫辭及顧命論語。亦皆不言其數。洛書。孔安國以來皆以為洪範。然經無明驗。凡言圖書之數者。皆妄說也。故如劉牧。亦各有意見。可以觀無定說也。

○易大抵主占筮。而儒者耻謂之占筮之書。是無它。今之卜筮之道。大異乎古也。古者有疑問諸天與祖考。而依著龜決之。圖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有疑而卜古之道也。今卜筮者。自始不論疑不疑。欲壽夭吉凶將來之事盡知之。誠小人之道也。後儒知小人之卜筮。而不知君子之卜筮。而耻言易卜筮之書。可謂識其一而不知其二矣。

○楊雄大玄經。司馬光潛虛擬玄。邵雍皇極經世書。周惇頤大極圖說。其書皆雖本易乎。亦一家言。不可以傳會者也。

○學者讀六經。而後必可讀左國史漢。左國雖春秋傳乎。亦讀六經者。裨益不少。其謂書者。不離古之意。非若後儒為心法傳授之書。其謂詩者。亦極風雅之源。說詠歌所由來。非若後儒為勸

善懲惡。而以義理之訓。其謂禮者。雖春秋之時。東遷之後乎。亦有文武周公之餘風在。非若後儒謂天理節文。而立如尸坐如齋。唯是之爲禮之至者。其謂樂者。亦極有今之不可及者。何則秦治天下。不由先王之道。古樂日亡。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名義亦失之。漢雖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宮。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終至廢古樂。學者欲聞其說。亦不可得也。左國謂樂者。皆先王之遺。而足觀古也。其謂易者。以周禮卜人之道。而不舍古之誼。非若後儒傳會納甲五行。及老莊理學家之言也。其餘皆有三代之遺風。非後世所企及也。史記亦不劣左氏。葉盛曰。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爲史記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誠然。司馬遷述六經及諸子百家言爲一家。紀傳之外。別作八書。述經濟所由。而爲後世作史者之模範也。又何良俊曰。班孟堅漢書。雖無太史公奇。然叙事典瞻。亦自成一家之言。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更有漢書。亦是也。其至龍變不可把捉。雖不及史記乎。叙事精密。典雅詳整。無媿馬遷也。而十志亦足觀漢一世之政治。班馬皆良史之才。魏晉以後。不可企及矣。而左國史漢。均之經濟文章所宗。學者不可不熟也。○近世我邦。學韻鏡者多矣。都下有其先生者講之。殊不知。和人學之無裨益也。文字固有四聲七音清濁輕重開合。雖華人亦不能悉。而動誤字音。沈約作爲韻書後。韻學書豈數十家乎。學者苦涉獵。故後人作韻鏡。以便反切也。然中華與吾邦。言語異宜。字音不同。故不曉華音而學

之。猶隔靴搔痒。何則屬支微虞歌麻韻字音。和人呼如入聲。屬江庚韻字音。和人呼如侯韻。屬魚韻字音。華人呼合口。和人呼開口。其餘四聲七音。清濁輕重。不能辨之。何知其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也。而視其所爲。則以溫公之指掌反切例。施之韻鏡。以國字解之。專反切人之名字。以說吉凶。如陰陽家之言也。而各以和言爭堅白焉。陋哉。雖然間有能華音。而通音韻者。則亦裨益不少也。

○吾儒與佛老異趣。不啻霄壤。然理學者。以脩心爲先務。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於是乎。終不異佛老。故又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殺誤人事。其謬出於己。類於彼。其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謂乎。

○今之修佛道者。非古之所謂。樹下石上。三衣一鉢。均之王者之民。而不出四民之外者也。其大者。比王侯。而有采地。受命朝庭。而世臣執其家政。其次者。比大夫士。而得祿諸侯。隨官家之命。其次者。如農商家。雖身居寺院。亦爲田園墾野。桑梓藝畝之事。或聚長生錢。爲利中生利之事。又以人倫之道。拜其師爲父。以弟子爲子。長者爲兄。少者爲弟。及言法伯法叔法孫法姪。朱子所謂。護得箇假底乎。亦不出人倫。而不害乎治者也。儒者疾視之。如仇讐者何也。所以其量小也。

○佛氏宗派多矣。而不出禪與教也。禪者專脩心。故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曰。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教亦雖脩心乎。又專唱佛名。讀經誦呪。祈冥福及世榮也。夫修心與祈禳。亦先王之道之一端也。徂來先生以為僧亦巫祝。清淨而事鬼神。使之主祭祀。何害之有。卓見哉。

○祈禳自古有之。豈晉今乎。周禮大祝曰。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又曰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儀禮士喪禮曰。疾病行禱五祀。且如湯王祈雨。周公祈武王疾病。晏平仲諫景公。皆古之道也。責已盡丹誠。豈無應哉。今人祈禳。異乎古也。儒之詰者。則曰禍福天所命。祈神何益之有。其究至廢祈禳之道矣。愚者以為。祈則有福。不祈否也。而祈之神。而不得則佛之。佛而不得。則祈之天地山川。幸得則以為人世禍福。亦皆在乎祈禳也。不得則曰業報不及也。何其謬也。凡祈禳之道。得其位行。天子為天下。祀于天神地祇。諸侯為國。祀于山川。大夫士庶人為家。祀于五祀及祖考。此餘臣子迫切之情。不得已而祈者。皆古之道也。若諸侯而祀于天地。大夫而祀于山川。及士庶人而祀天神地祇五祀。皆僭禮而得罪於神靈者也。左氏稱。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宜哉。

○陰陽避忌之事。雖自古有之也。學者不可淫矣。褚先生曰。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吉凶也。五行家以下。或曰吉或曰凶。辨訟不決。固日辰之無吉凶。其論何一決也。且也古之道。有事難謀。則卜筮而問之鬼神。今之人。亦以人間人。而依其所答而避忌。極小人之事也。王彪曰。禮無忌月。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後魏武帝甲子之說。宋仁宗東家之言。皆卓識哉。

○吾邦人。以正五月為災月。而無事有祈禳者。於其信佛者。固亡論。不然有避忌。可謂不類也。且陰陽家云。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或曰。宋朝亦以此三月上宜者多忌。宋穆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謂無羊。箇月衆皆避之。共時王之制而不可施之後世也。况吾邦不稱火德。何有避忌也。

知非編終

題知非編後

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之人。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何也。其唯六經乎。漢人由六經。宋人由六經。而彼是而此非者何也。漢人也去古不遠。其所波及七十子傳是已。宋人也去古邈矣。老莊所搏。曇摩所激。聖人混混之流派。遂奔騰而使行性理焉。是豈六經然哉。其勢則然也。漢人之非少。而宋人之是不多。職是之由。夫莠於苗。紫於朱。惡似而非者也。今之人。响濡是非於漢與宋之濕沫。遂阿其所好。左袒其所慕。六經也長物邪。何其棄也。而宋於漢。豈啻莠紫於苗與朱乎。而猶且不知焉。况漢人與六經乎。盡非乎漢人。惡乎不非。盡是乎宋人。惡乎不是。彼果非而此果是乎。此果是而彼果非乎。三代逝矣。夫子不再矣。狐裘虺茸。繫我誰適從。其唯六經乎。是以徂來先生。一是由六經。而不由漢與宋。豈啻不由漢與宋乎。以六經格漢宋之非。於是乎。信而好古之義。遂旋復乎千古。忘是非乎聖人之江湖矣。而今而後。海內之士。自不由徂來先生。奚知漢與宋之是非。豈由徂來先生乎。由六經也。不佞微明。今年九月游洛陽。與讀石州清陰先生所著知非編者。且先生曰。余五十年于茲。嘗由宋人之學。頃者聞徂來先生之風。而自運之桑榆。四十年來之焦思。一旦洒濯矣。是以備一二同志之覆轍云爾。微明曰。豈一二同志而已哉。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願大之海內。欲學先王孔子之道者。由此書。而知古之是而今之非。則羽翼祖來先生。不亦可乎。遂請以授諸劄闕氏云。

寬保癸亥冬十有二月

羽陽 梨徵明子厚謹書

延享甲子仲夏穀旦

柳馬場通二條下町

皇都 書肆 芳野屋作十郎梓行

蟻亭撫言甲篇

雪齋 大井守靜篤甫述

書林 西村由義梓

余嘗著蟻亭閑言。蟻亭獨斷等之書。一日書賈求刊刻之。余謂。其言浩穰者。讀人概生厭煩之心。是人之恒情也。不若約而簡也。况其言不足取者多矣。於是摘撫其條件。使一二門生考訂之。輯為雙小冊。名曰撫言。雖有背戾古說者。而陋見所及不敢讓。其餘附於嗣刻之日云。

○余曾讀論語。以謂後學之準繩。必在此一書。既而又有思矣。昔孔子脩六經者。欲使天下後世有所法也。然則當時當先脩論語。以立基本也。孔子不自脩之。則當在弟子之任。而亦否。下至思孟。無一語及此。所引之文。唯詩書而已。夫論語名于世者。始見于漢儒之書。而於其所著亦莫不以詩書為徵也。余熟玩詩書之文。無抑揚矯揉之辭。無論辨是非之說。櫟括以洒教於一的。至簡至明。使人由其門牆也。是故子所雅言詩書耳。顧不為區々之論。以闢是非之端。所

以為聖人之教也。後儒或不察之。以議論辨別為學。大異于古之學矣。以愚論之。二南述溫柔之德。典謨叙遜讓之恭。皆不過擴充此兩端。蓋溫柔仁之發也。遜讓禮之用也。孔夫子教人。豈有多岐乎。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竊按如論語。有法語之言。有異與之言。規模雖嚴。抑揚甚過焉。所以然者何乎。夫子裁補當時諸子過與不及。矯正列國政禮之流弊。其言自不能無抑揚。是以夫子不自脩論語以為準繩。如會閔游夏。亦不欲遽脩之。終成於其門人之手矣。追思孟則從夫子遺教。言不出于詩書之外。其學所以亞聖人也。由此觀之。論語非學者所先矣。聖學一入趙宋。而釘議論是非之一竅。是以詩書之訓漸弛焉。朱明以下。遂以詩書託漢儒傳會之經。不省聖人苦心所存。豈非弗思之甚耶。爾來異學頻起。教法益晦。人不知俗儒害教。而歸害於佛老。教道衰廢。非佛老所與。儒者招之也。雖然秉彝好德之良心。綿在人。故曰。德無常師。善無常主。然則溫柔以興孝悌。遜讓以和君民。上有敦睦之風。下無暴厲之俗。則唐虞殷周可跋而望。嗚呼民可使由之。若欲使知之。則迂亦甚矣。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人非膠議論。則坐於功利。非流放蕩。則傷於嚴刻也。或囁嚅於象胥之後。或以改章句換字義為學。至其尤者。成氣質不得變之說。至此古學壞亂。教法混絕。不啻不能使人進溫柔遜讓之德。又從陷詐謀輕薄之俗。悲夫。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唐虞欲使由之。故比屋可封。後世欲使知之。故索然無人。

止嘗議論是非之一瓣而已。

○試業之學。非四書不能取青紫。是以專于此學也。雖有知固陋者。而塞進達之徑。則不能奈之何。遂從舊業矣。吾邦人大抵自束髮及落齒。疾首蹙頞者。唯在論孟二書。非宋儒衣鉢。則必試業家奴僕也。意唯應舉之習耳。在吾邦何故效試業之學乎。不可曉。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說者謂。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是宋儒理學心法之旨。而非尚書之旨。遂為性理名義。謬妄甚矣。然則何謂道心人心乎。以愚觀之。人心民心也。道心導心也。蓋舜欲讓位於禹。戒禹曰。民心不安也。導民之心惟微也。微者言不隆盛。猶言衰微也。中無偏無黨之義。公平盛大之謂也。故曰。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相繼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皆治民之大業。非言自己心法工夫。如理學家所說也。如說者之意。則前後文意不相貫也。程頤。朱熹受禪學者流餘唾。歸心法一味之話。非尚書之旨昭焉。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言未接于事之時。即指燕居無事之時也。發而中節。言行藏顯晦得措時之宜。天下之能事。皆由此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

○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愚曾以為。無諸己之上。脫小人之二字。

前後文非加「小人之字」，則不成義。章句曰：「有善於己，責人之善，無惡於己，正人之惡，無惡二字，不得止而鑿出，可笑矣。」

○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說者紛々無定論。舊注曰：罕希也。宋儒不脫舊套，而因循牽合，訓罕為少也。遂使人眩倒焉。愚竊按：古經有衍闕錯誤者無論。其辭簡而難解者，或有矣。未有含糊而不可通者也。夫利命仁三者，夫子常談，何得謂之少也哉。蓋利有二：安吉之利也，貨財之利也。如安吉之利，夫子屢言焉，非少言也。如貨財之利，絕不言，亦不可謂少言也。中庸論語多載命，則何以言少也耶。論語言仁者五十三條，若此言少，則不少者何言耶。恐無此理也。元儒以謂罕常字之誤也。然改經文以立新意，亦不足以為證焉。愚以為：子罕是人名也。即宋賢大夫也。夫子嘗稱子罕曰：天下孰能當之。其賢可知也。言者曰也。蓋是言不離命與仁而單言利也。利如所謂以義為利之利。與猶從。與仁者，從仁也。從仁猶言依仁與命者，從命也。從命猶言委命蓋從仁則不危，從命則無悔，以無悔不危為利，豈不君子乎。非功利刑名之徒所能及也。宜哉夫子稱子罕。門人記錄亦取之矣。說者以為利是便利也。或云：義之和。命以氣運言，或以理言，或兼理氣。諸說煩擾。經文不得不為之蠹。要所以然者，皆蹶罕字也。子罕又有言：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亦庶幾於利。與命與仁之言。世入春秋而人皆奔功利，子罕卓立于此，不從事于彼，以從仁委命為處，其受用如此，豈不賢乎。記者竝錄子罕言與次

章達巷黨人言，皆所傳賢者之言也。後儒不察之，遂著矛盾之論，可謂經文之冤矣。

○客曰：有文字始于蒼頡之說。有伏羲之卦為字源之說。孰從乎。曰：余嘗著一論，其稿猶在焉。執以與之。其論曰：余聞之上古無文字。包犧氏始畫八卦，以象奇與偶。自蒼頡氏出，觀鳥跡始作書契。余初信之而不為非焉。既而疑其不然，以今觀之，非文字不啻始于蒼頡。雖伏羲亦非能為之始也。竊思卦畫即是上古文字也。上古文字，非始于卦畫。凡生民以來，自有文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以前，既有書也可知矣。洛龜之點謂之書，則卦畫之為書亦可以見焉。所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伏羲之書豈止卦畫哉。蓋有天地則有人，有人則有性情，有性情則有言語。有言語則文字音響，許多名實，瞭然旌別于其間也。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之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時若無文字，宜先制之。易以治世之大經大法，宜傳後世者，施之畫象。而為疎濶底設耶。所謂作八卦者，作八卦之文也。顧是八卦其綱，而重卦其目也。夫繪花者，不能繪香。繪雪者，不能繪清。形象可以畫，義理不可以畫。卦畫若非文字，雖文周之明，恐得盡許多義理於一畫點子乎。古云：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文王雖明，其如之何。是以知八卦即伏羲之文字也。然在後世則不可讀，不可讀則謂之非文字亦宜也。雖然文王聰明，獨能識之讀之，思上世之文，伏羲之書，當時猶有相傳者，故述其義曰：

乾元亨利貞。周公孔子係之辭。而易道大備焉。然則蒼頡所作者何也。變書牀以換上古之文也。猶後世有六書之制。羲蒼之書何得與後世字體相彷彿乎。且雖文王周孔之書。而或非蝌斗。則必鳳書也。在後世則亦不可讀。不可讀則與伏羲之卦無大異也。自隸書一起。而天下之書。純然皆歸于隸。蝌斗于是廢焉。况羲蒼之書乎。今觀西字為象。有如鈞鈞者。有如松釵者。在于彼則書也。在于吾則畫也。繇此觀之。又益知八卦即上古之文也。故以為。有人則有言語。有文字。豈有無文字之言。與無言之人哉。言語即文字。而文字即言語也。何有兩項哉。夫大陽出于天者。曰之日。大陰見于天者。曰之月。既有日月。則有日月之名。既有日月之名。則非文字而何耶。嗚呼蒼頡以上皆啞人則已焉。否則有文字可知。而八卦為古文。亦可以推焉。

○或曰。若心本清濁相雜。但在以仁禮存之耳。如此言。則不可謂清濁相雜。唯落濁之一偏也。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余以為。大人之心。清明純粹。不為利慾引。與赤子之心相近。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若從或人說。則心清濁。必由工夫之力也。然則赤子亦以仁禮存之歟。言以仁禮存之則清。不然則濁。心之本濁。而清者末歟。甚不可曉也。是必有言外別傳密旨歟。可怪矣。

○或人曰。詩六義。從鄭朱則三義。而非六義也。余曰。固哉子論六義也。所謂風雅頌。經而不動。賦比興。緯而徒。共謂之六義者。以有六之名義也。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曰

以四教。而亦唯文行之二而已。吾子以為二教乎。

○論語有脫字。經生往往不察枉取義。問管仲。曰人也。宜作曰仁人也。故有管仲非仁者歟之問。齊桓公正而不譎。正字上疑可有字。蓋雖不正而不譎也。若正而不譎。豈晉文同列之人乎。其行不正。而不有陰謀詐偽之跡。是以言不譎也。何正而不譎之人耶。且據左傳。桓公之行不正者明矣。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愚以為。儒者行道莫善焉。是以聖人教群弟子。莫先乎詩。今人頑然不會其旨。聖人本旨為如何乎。

○程伊川曰。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可謂能讀大學矣。朱熹註明德曰。虛靈不昧。解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事物之理。第五章曰。心之全神大用無不明矣。如此則豈初學入德之門哉。君子入室之要。而非初學所跂也。

○朱熹曰。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余熟讀章句。用精力之處。唯在明德一事。而明德為虛靈不昧之物。明命峻德亦然。孔孟未嘗言之。則朱家之臆見耳。蓋建立一部大學。盡平生精力如斯。然則非孔氏遺書。而朱家遺書也。非初學入德之門。而理學心法之門也。○真西山曰。老子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西山失言何如此耶。此言一出。則柱下受陰謀之冤。迂儒不能為之開圍也。以愚觀之。是吾儒所謂恕也。

非陰謀之謂矣。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欲奪必與之者，蓋是也。

○國有東西，俗有淑慝，而至其善善，則一也。言語不同，稱謂有差，而至其作用，則一也。是故所賢貴者，梵人稱之為佛，為如來，皆稱其賢也。佛書有藥師如來，佛說雖多用寓言，所指亦或有焉。以余論之，藥師即是指神農氏也。意彼在西土，素聞炎帝有聖德，故云藥師如來東方之主也。猶鄭圃所謂西方有聖人，為聖人，為如來，皆從東西方言也。或人曰：然則儒者曷不拜且敬乎。曰：彼雖假之名，而不由其道，猶霸者假仁義，其後空名而已。吁為神農則可拜，為藥師則遠之，何有害耶。

○自論語行于世，人識孔夫子之言，於是人識其為入之道，雖然考論語所載，有救當時流弊者，有所為而言者，抑揚不一，不能辨別之，則為無益，不止無益，害亦多矣。夫子有病于此，故曰：予欲無言，然不言則不可傳，又不能救時弊，故曰：我豈匏瓜乎，是以便言。雖然非造為偽說，斬新開闢，不過述堯舜湯文所行，故曰：述而不作，猶慮人不信，則曰：天生德於予，讀論語入，宜貫通會之，否則是不曾讀之人耳。

○左傳不可信者多也。甚妄者，子產命子大叔之言，其尤也。余嘗著一論，鄒孟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可信而不信，固非也，不可信而信，不特失之愚，害亦甚矣。春秋傳，昭二十年，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余謂：是不翅非子產之言，決然非聖夫子所許焉。蓋是戰國刑名家

假託，而污蔑尼父公孫氏也。子產平素所行，有寬者無猛者，故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夫子對子張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不曰寬則慢，又曰：居上不寬，則何以觀之哉。又曰：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不曰糾之以猛，若言及嚴者，則曰剛，曰強，曰威，無有一語及猛者，何故幡然反平日之教，闡暴慢苛刻之端耶。

教民服則曰：舉直錯諸枉，又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未聞有以猛服民之道也。繇此論之，所謂糾之以猛者，非出附會之手，則必左氏妄說也。且子產鄭國賢者，以仁惠聞焉，若如此言，

則申韓商范亦為之敵焉。夫子何以謂之惠人耶。若言有德者以寬，其次以猛，則天下國家，萬世皆為猛世界而可乎。俗儒好讀左傳，而不知其妄，為矮人看場之說話，落盡信書之窠臼，活

眼之人不敢取焉。不翅不知孔子子產，雖左傳亦不知焉。

○顏子之卓爾，儒者便說之，尤可笑。顏子胸中之感，誰知之乎。雖孔子亦不可知矣。

○孔子曰：無意無必，今人以有必之心，欲斷無必之教，不能無硬碍。學者至此宜著工夫。○或人好讀四部稿，曰：王氏該博，斗南一人也。余曰：誠然。雖然子是儒中人，何嗜佛徒之書如斯哉。曰：以王氏為佛徒何也。余曰：子未見乎，王氏刻大藏經緣起序曰：昔薄伽梵之宰世闡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神人非人，咸集而收之大法門，佛子菩薩阿羅漢，隨緣參發，贊歎顯密圓

通之妙。蓋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言。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尙慮登壇之述。不能逮遠。而沒身之後。微言泯而漸失其真。結集成篇。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上自國王宮。下至婆羅門家。遠至摩竭龍藏。靡不轉寫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止此。余讀此序。始知王之佛徒也。至序末又曰。後慈氏而成佛者。非我輩曇記耶。若非浮屠教中之人。不稱我薄伽梵。我輩曇。且序尾記。吳郡王世貞和南撰。儒者何以書和南耶。余戲作韻語曰。四部稿中千萬語。薄伽梵下一真儒。客一笑去。有王世貞及翰林院馮夢禎汪道昆等序

○樸下老人書影曰。新昌胡方伯云。兗州史料。凡請兗州作傳志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雖蓋代勳名節義。亦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案也。讀兗州書者。不可不知。以書影所書觀之。王世貞心術不知如何也。

○余弱冠讀孟子。疑不見諸侯之旨。問諸老儒。老儒引朱注及先儒之說。以爲答。雖不理會。而不強問。夫如齊宣。梁惠及襄王。滕文公。孟子皆見矣。若謂厚幣禮則見之。則非不見。由幣禮厚薄也。若天下諸侯皆厚幣禮。則皆可以見邪。而有不見諸侯之名何耶。終不曉了。

○孟子去聖人不遠。而纔有圭角。則語氣不美。今日學者。以暴慢強厲之心。說仁惠溫柔之道。詩書非詩書。論語非論語。如鬼面著深衣。僧手戴文冠。醉夢書生。眊而不曉。豈不積乎。

○軍旅孔子不學之。籩豆會子附之有司。歷數雖堯亦命之義和。今學者欲兼之。而豈能及乎。不若學顏子所學爲有益也。顏子所學何事也。不遷怒不復過。非禮不視聽。如斯而遂不違仁矣。如軍旅歷數律度博識。不必儒者專務。或解其大段亦可也。不知亦不愈僞妄姦計害心術。而稱學者之爲可憎耶。

○中庸告政之書。無聲無臭亦就政事言。後人許多之論。後人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也。蓋聲色言號令。無聲無臭。是言教化之極。猶言無爲而治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之意。言至教化之極。則猶天之無聲無臭而不用號令也矣。餘載子所著蟻亭獨斷

○適周問禮於老子。先儒泥此一語。不能解千載之冤。辨之者多。而惑益深矣。愚謂。問者詰問也。非學禮矣。老子嘗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是以孔子適周之次見老子。以詰問棄禮之旨。非學之也。諸家以問字做學字了。大失其旨。弗思之甚也。天縱大聖。何故學諸薄棄禮樂之人耶。諸老先生惑一問字不知何耶。如莊子。史記。家語。禮記。皆不足信焉。宋羅壁以爲。孔子師老子之說。肇於莊子。此言尤善破痴迷。後儒以寓言爲實事。則雖莊書亦併失其旨矣。雖羅壁知此事出于寓言。而未解問字者疎矣。

○朱子動言。復初。本心。本然性。是皆非孔門所說。其說原于周濂溪之無極矣。蓋佛書有真空。靈空。絕待。善惡。真如等說。濂溪影說之以說無極。朱熹珍重其說。倡虛論於一世。後人受其滑。餘波

遂及日東。秀才家費力於孔門所無。覃思於虛論。豈不謬耶。

○哀公問社一事。所問所答。及孔子之言。皆不可曉。今就說者之意論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則八佾雍徹。孔子何以說之耶。不可曉者一也。冉求聚斂。何必鳴鼓以攻之耶。不可曉者二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豈非成事乎。何以言賊人之子耶。不可曉者三也。若謂宰我失對。則唯一言之差耳。其事未成也。何以言成事不說耶。不可曉者四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此時若能救之。非諫則說也。豈有不諫不說而救之理耶。不可曉者五也。成事遂事不諫不說。則人將無改非之日也。凡所諫所說。皆遂事也。成事也。六之不可曉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不要君。吾不信也。豈非咎既往耶。七之不可曉也。愚竊按。哀公問社。問社樹用何木也。意周自中世而天下禮廢焉。所樹于社者。不知用何木。侯國失社樹之實。故宰我說先王所用之社樹。譏今不然也。孔子以謂。今日遽然改其非。則不特民不服。王侯亦怪焉。故孔子教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者就社樹言之。非宰我失言。非孔子罪宰我。說者不得其旨。誤以為孔子責宰我。遂成含糊底說。使人為行事之害也矣。或曰。然則不言哀公問社樹。而言問社何乎。曰。是古文之簡耳。蓋因所對。以明所問語氣。其旨粲然也。說者以為。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迂腐何如此耶。宜于松之士。豈不宜于栢栗乎。尤可嗚呼耳。若從說者之誕。則不啻此章不可解。於處事之際。

不可通行者。曷止千里之差哉。

○澹臺滅明章。行不由徑。朱注。行為步行之行。徑為路之小而捷者。非也。愚按。行宜為去聲。徑假借之字。指細行言。蓋言孔子謂子游曰。汝在武城。得所可友游之人乎。子游曰。有滅明者。其人不屑細行。而非庸庸底人。吾得與此人遊也。未嘗到偃之室者。不事細行之驗也。若以徑為捷徑不欲由此。則迂腐之甚。不足稱也。有小徑於此。可里而到。又有正徑于此。可數里而到。若惡捷徑而由迂塗。則為行道之人笑也。滅明豈如是愚耶。

○語魯大師樂章。集注曰。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可謂誤矣。蓋以大師所奏之樂語之。二三子也。非孔子教之大師也。孔子學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官。孔子何以教之乎。

○詩家常談初盛中晚。甚泥焉。詩在言志耳。何必論四唐耶。且如劉長卿。韋應物。錢起。郎士元。盧綸。李端者。先人皆為之中唐。元陳繹曾以此諸人入盛唐。從所好也。盛晚之論。亦為芻狗也。宋明論詩煩細者。皆是出于理學穿鑿之習也。嚴滄浪及胡元瑞之徒。論詩亦過于支離。皆受宋儒解經之餘睡也。今人知解經之支離。而不知論詩之支離。學者宜斟酌焉。

○湯睡菴一見能文曰。今之為時文者。神頭鬼面。而使人不可忍視。以為得意。以為大奇。甚可笑也。今日行于世文章。安知不此類耶。

○宋儒教人。不過言天理人欲。持敬靜坐。孔夫子教伯魚曰。學詩學禮。教子路曰。知為知。不

知爲不知。非難入之事。宋儒教子弟。雖庸才而教持敬靜坐。與天理人欲。則欲使此輩皆踐克己復禮也。豈非虛論不實用耶。所謂高而無實者。不特異教矣。宋儒是也。

○一友人獎勸一二雄商。時倡學問。其人不肯曰。家務繁冗。雜事猥瑣。有何暇得讀書乎。予聞之笑曰。甚哉癡也。彼遠則訪花於芳野。玩螿於勢田。近則高雉仁之和遊。丸山靈山之宴。納涼四川。觀魚桂河。無所闕焉。在家則劇談豪飲。費工夫於木野狐。用心力於陸羽之嗜。或引鄉曲守庚申。伴道士祭星月。赴角力扮戲之場。飽散樂絲管之聲。骨董馴僧。花柳牽頭。非特散鹿臺。妨間者不可名狀。若除許多風流。其靜豈在面壁之下。然猶以家事熱鬧藉口。則右件刺事。皆以爲家務乎。可捧腹。

○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在察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孔傳止于此無他語。簡而明也。然未能見真面目。蔡傳煩載渾天說。甚失之迂矣。愚竊按。璣衡非謂窺天之器。何則堯命羲和使之居四隅。直視天以作曆。是即以天爲活天也。舜以堯心爲心。則亦當然也。何遽作此器而廢羲和之舊業乎。若以爲窺天之器。則似以天爲死天。抑以堯命羲和者爲迂乎。然則可言以堯心爲心耶。意必無此舉矣。如周髀宣夜。亦疑曆書之號。而非後世渾天之類矣。愚以謂。璿玉也。璣機也。與几通。即玉几也。衡欄也。即殿樓邊欄也。漢爰盎傳。百金之子不騎衡是也。在如字。猶

言坐也。在璿璣玉衡者。言坐玉几玉欄也。玉者貴重之辭。非謂實以玉造几欄也。蓋言舜當攝位之初。而威儀嚴重臨朝廷也。七政者言水火木金土穀人道之政也。非日月五星之謂也。水修隄防之類。火者四時改火。周禮所謂火禁是也。木斧斤入山之類。金五金之用。土禹貢所謂白壤黑墳塗泥礪砥。穀五穀。人道即五倫綱常是也。修此七政。以熙帝業也。治世大業。於是可觀焉。以渾天之器解之者。非書本旨。

○孟子曰。舜自耕稼陶漁至爲帝。孟子唯形容舜之在下之言已。自虞曠至瞽叟七世之孫。若不有國之君。必邑之長乎。舜何故自耕或陶或漁哉。若爲瞽叟見逐。在山澤之間。或有此事。不可詳知矣。如史記。亦傳聞之事。且文人活說。勿泥讀以爲實事。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若以辭實其事。則如其冠不正望然去之。孟子生千歲之下。何以知此事乎。不過形容伯夷之廉耳。論舜亦然。迂儒以爲實事。夢鹿妄見。可嘔噀矣。

○詩傳曰。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朱子趙宋一大儒也。何故詩傳如此謬耶。此詩以麟與公子有德也。蓋言麟性仁厚之五字。意義明白。至趾亦仁厚。則意義鶻突。曰趾曰定曰角。易其辭者。詩人常例也。與言螽斯羽者同矣。蓋有羽之螽斯也。有趾之麟也。若以趾爲仁厚。則以辭害意也。夫如牛馬者。不食肉物。而足蹈生草生蟲。然則口仁厚而足不仁耶。

○行露詩。誰謂雀無角。初學人以角爲骨角之角。大誤也。角喙也。

○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諸家以「求」字爲「求富」之義。甚謬矣。皆踐「集註誤轍」也。蓋求者謂「求此道」也。言富而便「于求此道」。則吾亦爲之。此道非富所「與」。然則從「吾所好」也。意有所爲而言歟。又或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錯簡出于此乎。

○暴虎馮河章。集註。謝氏曰。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大失此章之旨。蓋言暴虎馮河之徒。不知有「義」。故臨「大節」必畏懼。荆秦入「咸陽」。震栗不能進之類是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春秋貶「鄭莊公」曰。鄭伯克「段于鄆」。又曰。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皆好以「謀計」成「事者」所爲也。蓋譏「不從王者正兵」也。即是魯論本旨也。或人曰。先生於「集註」。每章不從其說。然則曷不別著「註解」耶。曰。迂哉言也。周秦以上不待言。孟荀屈莊用何「註」耶。以此觀之。如「倚賴註解」者。雖言「蠡管」之見。可也。非耶。

○儒釋相憎者。愚不悅。儒自儒。佛自佛。各修己而可也。何抗論之有哉。釋家隨緣。吾儒素位。釋家得佛。吾儒復禮。釋家火宅。吾儒私意。儒釋常相「謗議」。然莫出「火宅」髡徒。莫克「私意」儒者。是猶「同浴笑」裸裎。

○有念佛僧住洛西。一日謂余曰。智者易生「傲慢」之氣。我法不貴「智者」。欲常令己心謙遜也。余聞此言有所「感矣」。儒者所貴。概在「智上」。是故儒者多有「傲慢」人。闕謙遜人。人苟不謙遜。何以入「溫柔」之域哉。讀書惟如「技藝」。而不輕薄。則詐謀也。貪慾諂媚。與市井販夫。何以分哉。如是亦問

名則儒也。甚者往來花柳脚色之家。流蕩謠曲戲技。有志者豈不長大息哉。

○一儒曰。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死。有聚而無散。又曰。天地之道一於生。余謂。天地之道。有聚而無散者。全無道理也。苟謂「天地一於生」。而無死無散。人物獨有「生死聚散」。則不得「天地萬物以二理」而言也。自我觀之。天地萬物。皆有「死有生」。有聚有散。有往有來。而四時行。百物生。如斯而可謂「天地之道」矣。天地豈有「有聚無散」之理耶。且聚是對「散」之名。無散則何以稱「之聚乎」。未「知聚之自散來」耶。星隕星之終也。山崩山之終也。或有「川之竭」。或有「湖之涸」。是其所「有終」。所謂散也。

○又曰。道字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化」之妙也。若「理」字本死字。可以形容事物之條理。而不足形容「天地生化」之妙也。又曰。天理文字。其源出於「老子」。余謂。此說是陸象山之餘論也。然妙字亦詩書語孟所「不有也」。不審說妙者不排。說理者排之。何意乎。

○又曰。六經猶畫也。語孟猶畫法也。知畫法而後可「通畫理」。不知畫法能曉畫理者。未之有也。余讀此條。而知「彼識量之狹隘」。噫如此言。則孔孟以前。論孟未有「于世」之日。是「不知畫法」而言畫理之時也。然則三代之人。皆不曉「書義」之人耶。

○余近日偶讀「伊藤東涯」之書。有言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耶。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余謂。此言亦不必然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如斯則荀子孟子皆不知道義。而伊藤獨知道義乎。吾不信矣。
○又曰。自古經傳。或曰意。或曰情。或曰志。置詞不同。必有所別。此言誠是也。雖然固滯牢確。而字々各自取義。亦不是。孝者所以事親之名也。然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忠者所以事君之名也。然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置詞亦不必過區別也。

○又曰。禮用佛氏之說也。按宋晁景迂曰。躅用本乎釋氏。伊藤影撰之而以為己說。然躅用既在佛書未入中國之前。禮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是似以禮為躅。以和寧為用。躅用猶言本末。於義何有害乎。凡如躅用虛實。內外精粗。皆是解經義之辭耳。

○浮屠氏荒唐傲慢。無所忌憚。誣妄之甚。何不省妄語戒耶。尤可笑者。清淨法行經曰。真丹國難化。佛遣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為孔子。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誠如此言。則神化妙用。吾儒非所及也。然老子不永行于中國。雖孔子亦所如者不合。顏回短命而死。如斯則天中天識鑑暗乎。意想差乎。德不能照十方世界乎。吾曹惑焉。佛智光明有時窮乎。智慮短乎。方便不當乎。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三飯未知何謂也。若為一日三次。則非食少焉。為一次三飯。則常人食量也。若為三哺之義。則楚臣皆餓死耳。至此意義耗焉。
○面貌自天生。不可改移。而猶可改移者。學問力也。孔子曰。色思溫。色者顏色。顏色猶可移。

况性乎。大甲桐宮。氣質變之明驗矣。

○枕圓木者。諸家言司馬公警枕。按圓枕非始于溫公。五代吳越王錢鏐。音流。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警枕。溫公蓋倣之乎。

○漢光武帝有言。我治天下以柔道。善哉言也。人主用柔道。從諫除民苦。則天下之安。若泰山也乎。

○孟子越人關弓之越。為蠻夷國名者非也。越遠也。則遠人也。

○世儒皆曰。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鬼神。或說敬君。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余謂。不必然。秦誓曰。敬不足行。召誥曰。王敬作所。易曰。敬以直內。舜曰。吾盡吾敬。據此數言。則非不單言敬歟。

蟻亭摭言甲篇終

蟻亭撫言乙篇

雪齋 大井守靜篤甫述

書林 西村由義梓

○易文言。重疊復出。不可解。余一日豁然頓開發也。蓋是非成于一人之手。成于四家之手也。漢以下不言之。豈不遺憾乎。程傳朱義至其不可解。則曰反覆詳說。何其說迂濶乎。歐陽子以為魯穆姜之言。而非聖夫子之書。亦不深思之誤也。以余觀之。文周以下賢者有此言。而穆姜取之。孔子亦取之也。蓋自元者善之長也。至上九曰亢龍有悔之節。孔子文言傳也。其餘三家之言。費直集之以附之乾坤之下也。宋元明諸儒。無一人之曉之者。而憤憤于其間何耶。

○復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言全類修鍊家之語。而不類聖語。聖人豈可拘禁忌不省四方之事乎。疑是假偽歟。若信此言。則聖學基本動搖了也。帝典曰。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蓋昴冬至昏之中星也。亦異于閉關不省四方之言矣。

○樂是使人和睦之設也。縱古樂不亡。施之後世。殆可無益。韶是舜之樂。孔子聞之齊。齊雖傳韶樂。而不過終于霸。既無益于齊。則他國亦可。知。後世誰忘肉味耶。齊有韶樂。陳恒弑其君。則移風易俗之樂。亦虛器耳。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宜哉。非其人則古樂不異俗樂也矣。○同姓不娶。古之禮也。世有正姓氏之人。其意在于此乎。然欲行之吾邦。則難矣。藤原娶于藤原。源氏娶于源氏。則禮乎。非禮乎。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不知指何事為異端乎。理學家曰。異端指佛老。重者在佛教也。余謂。唐武宗大嫉佛教。廢天下之佛寺。使髡徒皆還俗。當此時佛教頗如斷絕。雖然吾道益不明。顧非異端害之。儒者害之也。儒中以無道德之人也。且時運使然耳。

○異端二字。宋儒取以為邪說之義。於經無所見。其見于經者。多端之義。非邪說之謂矣。後儒解異端曰。非聖人之道。而別設一端。謂之異端。然則聖人不說無極。宋儒本乎無極。聖人不言本然之性。宋儒言之。聖人無本心本然復初等說。而宋儒設之。非別設一端而何乎。蓋佛老之教。至善為善惡為惡。則不異于吾儒。唯其說不同。以其說不同為異端。則宋儒是異端之魁也。○奢與吝。君子所惡也。今人視有子弟奢者。則諫之不恕。諫而不聽。族戚不齒。甚則父子離。可謂知君子所惡矣。若有吝者。人諫之則反怒罵。父兄亦唾于諫者。殆如以吝為美德也。然則君子所惡二。而小人所惡一也。可謂不知君子所惡矣。

○有一儒作妄論曰。以易數及邵子學。為非聖人之意者。皆不識聖人有兩種之說。陰陽五行。孟子子思所傳云云。余讀之恐誤蒙生。說示門人曰。孔子曰。吾無隱乎爾。若聖人有兩種之說。則一種之說隱之也。思孟不說陰陽五行。余未識何等之謂也。聖人正大之道。如青天白日。何以用兩舌之有哉。

○一比丘謂一書生曰。儒者口說仁慈。而食不禁水族。非害仁慈乎。書生未對。余聞之曰。愚哉言也。人食水族者。人之性也。猶貓食鼠。虎食狗也。牛馬不食之。牛馬豈仁於人哉。其性然焉。人食水族者。從其性也。吾子以從性為不仁。以枉性為仁耶。

○朱熹曰。漢以上。聖人在儒中。漢以後。聖人在佛中。又乞道觀之職者。見宋史。又易學啟蒙序。自稱雲臺真逸。如是則朱亦不遠于三教一致。吾未知其旨如何也。

○僧玄光。法中博識。誰出其右乎。其所著自警語。譏武王與孟子曰。武也孟也。議之於支那。則聖也賢也。論之於我朝。則大賊也大姦也。如斯則光是扶紂之人。而殘賊之黨也。且譏孟子者。在誅一夫紂之一語。為一夫紂者。元是尙書之文。孟子據之。光僅知以不殺慈悲為善。而未知安天下之民。苦于面壁工夫。不屑治平工夫。若使武王孟子行雲水之業。光必以菩薩稱之。儒者當笑之。如斯則縱令窮見性之學。非大人君子所取矣。且雖吾國。上有紂下有武。則豈無殷周之事乎。上無紂者。聖統餘烈。而下民福履也。所謂議之支那則聖也。論之吾朝則姦賊也者。

兒童迷論也。最可軒渠。

○禪者在心術。則窮工夫。在國家之治。則茫而不管。磨師說梁武以無功德。而不能教示梁主禍亂之機。是故同泰寺捨身。侯景之亂。梁遂亡。若使達磨立梁朝。磨亦無功德也已。然則無益于國家之治者必矣。

○南泉視大蟲。告子不動心也。孟子既辨之。羅什吞鍼。若不譬喻。丸劍鞭刀之術耳。痴漢子以為神異。儒者以為妖怪。至今日市井丐兒。噴火吞鍊之流不少。丐兒亦神異乎。

○扁鵲華他。醫家冠冕也。然扁為技術所殺。華亦遇害。論其人不足言。論其術非後人所能及矣。至今日扁華絕無也。求其次亦不可得矣。如錢石橋引及癰疽姑舍焉。雖內經本草不能讀者。亦有焉。有以病自退為己功者。有誤藥傷人。自若受謝者。甚者昨日販夫。今日携藥籠。皆通稱之醫。俗號之野巫醫。野巫醫見佛書。華人稱之草澤醫。又曰澤醫。下於此者。匠而兼醫。病家不論其巧拙。但悅其人卑屈。怪哉。近日有兼才學之人。自不處庸醫之列。初聞其名。以為出類超邁。醫中之醫也。見其所著書。譏本草茵陳之條。白兔食之仙。曰禽獸何仙之有矣。讀至此。不覺噴飯。白兔是古之仙人也。渠以此為毛類。謬妄莫大焉。謂非神農之書則可也。以白兔為毛類者。可捧腹。

如斯則其他烏馬可以知焉。或人笑曰。古昔牛哀為虎。則仙人為兔。亦不足怪。滿座皆笑。○儒者作辭世詩者。古不聞。後世希有此舉。韓柳二家無此事。李杜平日著述。雖充棟亦無之。蓋

其設為證死期不亂也。且惑于生死事大之語也。如所謂子澄澄慮之語。亦非儒者之言。劉子澄

曰。無慮何澄。言終而死。所謂臨終不亂也。臨終作詩之煩者。不若子澄一語之簡也。強證不

亂者。其心即是亂也。實近于頑翁愚婆之念佛已。亂與不亂在平日。在死期則不論亦可也。

○漢儒蔡玄門人一萬六千人。張興弟子萬人。蔡張何人。而門人之眾如斯耶。意萬六千。皆碌庸人乎。孟子亞聖之才。而不過十七弟子。則如蔡張不足挂牙。曲益高則和人益寡矣。宜哉。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曾讀孟書至此。心不悅。孟子學孔子之人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其不學之。而峻辨掉舌。闡後世爭辨之端何也。迂儒動言孟子生于戰國。不能已而辨。常有些圭角。余曰。楊墨之辨。何與于戰國。且孟子距楊墨。而其道不與起。所適不合。楊墨姑舍焉。如告子。淳于髡者猶不服。在其後鄒衍。公孫龍。申韓之輩。屬屬乎不斷。當此時。楊墨孟子皆不行于世。不知孟子距楊墨乎。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盍學之。而爭憤氣焰甚乎。

○無鹽女天下之醜女。無鹽地名鍾離氏者名也也。齊宣王納以為妃。孟子言可王。亦有以也。然宣王自言寡人好色。則無鹽不醜婦。亦不可知。

○程伊川曰。有死而後復甦者。故三日而斂。未三日斂。皆有殺之理。昔年坂城有一染匠。子死年四五歲。柩已入葬處。將窆之際。棺中如有氣息。開蓋視之。一餉時而蘇。其餘如是者猶多焉。

俗士何故以急葬為常乎。或曰。效於佛教歟。曰否。蓋佛既死經七日。乃入金棺。則薄葬急斂。非佛制也。佛以慈悲為教。何忍此慘怛者耶。不知俗家急葬起于何時。意近時之俗耳。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鄭玄曰。率順也。朱子從其說。未改正之也。愚謂。率與帥同。引導此性。非順從于性也。蓋桀紂所好者。桀紂之性也。若順從其性可耶。孟子性善者。導人之活法也。荀子為惡者。駁孟子也。孟荀皆知不可以善惡言。蓋皆有所指也。一祖性善者。後人牢見也。荀孟何以拘泥善惡耶。後人誤于率性之率訓順。而固泥性善之一塗。孔子曰。性相近。以性之不善不惡也。後儒不徹見于此。雖孟子之旨。猶未辨別也。餘載于余獨斷書中矣。

○一儒著書曰。仁者安民之德。是聖人大德也。又曰。雖有愛人之心。澤不及物。豈是足為仁哉。如此說。則雖顏子亦何澤及物。而有不達仁之名乎。且安民者。王侯及輔佐之事業。而非士庶人所得而可跛焉。孔子論伯夷曰。求仁而得仁。然則伯夷仁者也。雖然未聞其澤及物。若謂之非仁者。則乖孔子也。謂之仁者。則何澤及物耶。

○又曰。言性自老莊始。聖人之道所無也。子思孟子有屈老莊之言。讀至此大疑著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如此則子貢亦老莊之徒乎。言性始於書湯

莊始也。

○又曰。弟子記其師所傳。故謂之傳。如春秋有左氏。有公羊有谷梁。皆所傳故也。後世胡安國作春秋傳。程子作易傳。朱子作詩傳。蔡沉作書傳。皆取諸其臆。果何所傳。可謂妄矣。苟如此說。則易大傳。書大傳。史記列傳。皆妄乎。但對經謂之傳。故曰。聖人之書曰經。賢者之書曰傳。是而已。

○宋儒雖迂不害心術。明儒雖辨無益于踐行。文章如韓歐。有省身之益。至明文則吾不知焉。

○近歲世間甚貴明詩。晚唐宋元雖有佳者。而蔑視焉。昔葉水心以晚唐倡之。則當時受水心之誣。遂入左道。今日倡明風者。亦蹈水心之轍耶。好明風猶可也。慕晉世清談之遺風者。往々有之。學問之大魔障已。

○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朱傳曰。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愚按。黃亦馬也。淮南子云。飛黃伏草。杜詩曰。飛黃騰踏去。以此觀之。玄黃為黑馬明矣。非病而變色也。

○公孫龍白馬。諸家概模糊之說。未得定論。愚竊謂。白馬即是齊物之見耳。蓋假馬以詆人過于區別也。以馬為馬。則群馬皆一也。以色分之。則群馬皆別也。今有求白馬者。則黃黑馬棄焉。是白之害也。若求馬不求白。群馬一為之用。而冀北豈有棄馬乎。人亦然。無賢不肖。一用而取其所以長。則天下無棄材。而其用足焉。意龍所論。恐是而已。但其言峻絕驚人者。戰國氣象自如此耳。

○孟子書。萬章。公孫等所錄過半。而多非孟子之意。附會亦不為少也。孟子學孔子之人也。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得仁之人而隘。則所得仁果何耶。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不度量寬大。何能然乎。不可謂之隘也。雖教多術。而亦不可如斯相乖。孔子謂齊景公。死日民無得而稱也。孟子曰。景公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作君臣相說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大異孔子所說。雖為宣王說之。而譽孔子所毀者無謂也。學孔子而如斯。則豈足為後人之教耶。皆出萬章之意。孟子不與也。七篇總為孟子之教者誤也。是故有刺孟。刪孟。評孟。辨孟。疑孟之書若干。其餘有如晁以道者。詆孟子之言。不知幾許也。讀孟書者。宜擇其善者用之。盡信者迂腐耳。

○項籍尊懷王號義帝。初以為。義是信義之義也。以今觀之。義是疑隱隱之名也。義猶假也。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假誓曰義誓。義領亦取假之義也。錄此觀之。稱義帝之日。築弒之機已著矣。卿子冠軍亦未悟之也。

○漢高帝手勅太子書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如此言。則高帝亦不廢學可知也。劉項元來不讀書者。論大段耳。豈全不學之人耶。若不然。何能作大風歌哉。

○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一書引此語。為帝堯之言。後讀周芑烝古學彙纂。為黃帝之語。未知孰是也。

○論語曰。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今按。晏子之語也。且晏子曰吾聞之。則晏子以前既有此語者。可知也。今講習家深搜索源委。殆如逐影耳。

○祭祖者。大抵除神主座蓋。雖莫害。而蓋可除。座不可除。余昔年聞之一老儒。後從其說試之。甚便也。今經生家不用心于祭祀。如衰老苦于起居者。或容恕亦可也。不然而懶于祭祀之徒。失儒者面目也。下於此者。恬而不祭。抑何意乎。傳曰。葛伯不祀。葛伯之惡。以不祀為首惡。何弗思之耶。

○今人作神主陷其中。世所謂朱學派儒者陷其中。以為神主式如斯耳。愚按。朱子語類曰。士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語類既如是。則無陷中者。晦翁之意也。朱學者流不用其說何耶。

○因樹屋書影曰。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凡闕字類作□。武王凡銘。皇。惟敬。□。生垢。□。戕。亦闕文也。鍾伯敬曰。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與口字何涉。可發一噱。近世理學家學問。概如此。余亦嗚噓矣。

○今人所為學者。唯在文章末技耳。哀公問孔子。弟子孰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游夏文章不與。文章猶不與也。而況舌耕咕嚕之業乎。況其區。末技乎。以此觀之。古之

之爲學者。在實行不與文章。公孫丑問孟子曰。樂正子強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如此則今學非孔孟之學與。或人曰。從孟子言。則強也多識也知慮也。不及一箇好善。吾識其善之大。雖然一人樂正子。何能令化齊國爲善國耶。孟子論亦似過當也。余曰。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一人豈可不善化一國乎。故曰。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子易弗思之哉。

○或人謂余曰。吾子以溫柔敦厚四大字題之壁。以示門人。其何意乎。余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孔門教人。以溫柔爲本。孔夫子教人。靡先於詩。竊觀聖心所在。欲使人人入箇溫柔。而踐仁地之微意歟。詩曰。溫々恭人。書曰。直溫。中庸曰。寬裕溫柔。論語曰。色思溫。子貢稱聖德曰。溫良恭儉。由此觀之。學者工夫。靡先於溫柔。余常言溫柔者。蓋爲之也。

○衛風淇澳詩曰。寬兮綽兮。猗重較。說者以爲。重較卿士之車也。何其說迂僻也。若以車說之。於上下文不相涉。舜典曰。重華協于帝。虞史以重華讚帝舜之德。詩人以重較稱武公。同轍文章耳。或曰。然則較爲何義乎。曰。漢孔光傳曰。較然甚明。較即明也。重較豈非重華之義乎。若以車解之。則詩意澁而不通矣。

○夫道可默而識。非容易可談也。孔夫子作一大鴻溝。使後人居其溝中。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儒即孔夫子之民而由之人也。在知之則未也。

○默識二字見論語。此二字學問大眼目。聖人以思無邪爲蔽詩三百。余亦謂。默識二字。蔽魯論二萬三十字也。

○儒者衰廢。莫甚於今日。今四業之外。視徒食于世者。莫不善於儒者。何以言之乎。日用彝倫。儒者常談也。然農商或有孝子有順孫。儒家未聞有孝弟溫柔人。或有焉。雖有亦少也。豈非儒者之耻耶。如農商。或有老實底人。而不失信。雖愚比之無善良底人有逕庭。世儒外頗嚴威。而內概養詐術。何以有守信之介耶。唯才辨以爲事業。不知自陷于蘇張范商矣。

○一儒筆記曰。五月半夏生日。我國俗不食菜蔬。井水不飲。曰。是日天雨毒。豈其然。竊惟。半夏有毒之艸。當是日其氣味烈。月令所謂半夏生木莖榮。是也。而田野平澤。或與菜蔬雜生。故是日採菜蔬者。恐有誤得此草。所以不食也。天何雨毒。余謂。恐半夏之毒者或然。天何雨毒者。儒者陋見也。天若不雨毒。地可無毒草。既生有毒之草。則言雨毒也亦宜。而海芋也。押不盧也。砒石也。斑貓也。天生此物何耶。有危害穀。有雷傷人。毒霧之降。瘴癘之起。旱則無青草。雨則水襄陸。地震僵屋。颶風覆船。劇於雨毒。其令之者天也。以此觀之。益知不雨毒者。儒者陋見矣。考歷史所載。有天雨沸湯。雨血。雨土。雨肉之異。昭々不可誣也。半夏之毒。何懼之有矣。且雖生毒物。人應其疾用之。皆自有良功。人參黃芪之純良。亦失其所用。則人受其害。良毒在人之所用。非天之所與焉。序以區々之心。量蒼茫之天。猶蠡測海也。

何能射其窳乎。夫天以生殖群物爲功，擇其良慝。人之智也，智是天所命。故曰：天工人其代，有人于此，言天雨甘露，必言祥瑞也。言雨毒，必言天何雨毒。言苟如是，則豈公論耶。

○靜坐雖迂，而在鑿心術躁妄之病，則不必無益也。蓋孟子求放心，宋儒靜坐之源也。泥則枯禪耳。

○仁字極難形容，予謂：仁是如桃仁杏仁之仁，生氣所聚也。蓋仁生萬善，猶核仁生枝葉。朱子以

心德愛理解，尤善矣。韓子曰：博愛謂仁，此言亦是也。先儒駁韓子者，過于穿鑿也矣。

○余每言：仁如穀種，溫柔如糞壤。一日讀郝京山草山堂集，曰：仁統萬善，溫柔者仁之器。誠異

世之知己也。

○京山又曰：氣有剛柔，太剛則折，太柔則廢，然恒情不患不剛，而患不柔。子云：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獨不言好柔之蔽，至論強，以寬柔爲君子。儒者詆柔爲

黃老，學術所以差也。余讀此言，實不知舞蹈，可謂京山射孔門學的矣。余嘗作學鶴篇，示之

童蒙，俗儒以爲非儒者言。嗚呼迂儒不知著眼目於此，亦以爲黃老，常所以太息也。

○詩卷首言關，書言穆，孝經始于和睦，論語始于不愠，皆自溫柔而引誘者，可以觀焉。

○謝在杭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云：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全是秦始之意，欲復起焚坑之禍耶。噫才學惑人，

何至如斯耶。道學之廢，明儒釀之也。

○世儒皆曰：盡人事而後可謂命，否則不可謂命。愚謂不然。若以盡人事論之，非堯舜周孔

則不得謂命也。誠拘泥之見耳。蓋不知默而識之旨，欲強以口舌之謬也。察其實，不知命之名

義，不窺儒道之根柢也。若嘗欲無言之味，孔夫子之道，條分水達，命亦默而識焉。

○讀書者不耻無信，耻不文，耻無名，不耻無實，然則沐猴之冠，豹虎之窟耳。

○余嘗從先儒所說見易，易者始于伏羲，而文周繫之辭，孔子傳乎此，蓋伏羲之易無辭，至文周

孔子，易始成焉。如斯則孔子易之註者也。吾聞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既作繫辭以贊易，

則祖述伏羲也。然則言可每稱伏羲，而無一語及易，所引之言，唯詩書耳。可疑者一也。繫辭

者孔子所說，而以子曰分之，不知何義也。或云：子曰後人所加，非夫子舊文也。若後人所加，

則分筮者言與聖語也。豈無義而妄加之乎。歐陽氏以爲：繫辭非聖人之書也。卓見遠出程朱之上，

然以繫辭爲妄，則全易總暗中景象耳。可疑者二也。古云：易以下筮得獨不焚，秦去周未遠，

且以秦嬴李斯之才，豈昧于筮書與否耶。曾爲筮書而不焚者，非尊之，知不害于己之所行也，

若謂焚之，則斷爛之書，若謂不焚之，則筮家之遺篇，不足深信焉。可疑者三也。程願以義理

說易，是則是也。要之非易之本旨矣。既非本旨，則牽合耳。賤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險怪奇僻，聖語豈如斯耶。其疑四也。至爻辭則無明徵。春秋傳曰：晉韓宣子來聘，於太史氏見

易象，曰：知周公之德。此言獨庶幾于可證焉。然不言文王，獨言周公，則後儒何以分大象小

象之別乎。且韓宣子雖有知。無周公曰之別。而何以知為周公之言乎。蓋韓氏所見。與今易不同。亦不可知。可疑者五也。其餘不可曉者。陸續不止。聊錄數件。俟明者之辨。

○致知格物之格字。有紛々解。雖似附瘤。余亦有說矣。格量也。商量事理之謂也。廣韻云格量也

蓋是是非非。知為知不知為不知。謂之格物。物事也。就事理之上言。在草木鳥獸器物度數之上。謂格物者。恐不是。

○有客謂余曰。道者先王之道也。本原本乎天者非也。余曰。先王自何而得之乎。曰。先王造為之也。余曰。據何事造為之乎。客默々不對。余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孔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董仲舒得其旨曰。道之本原本乎天。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言道必言天。有識

者皆如是。蓋言其天者。窮其原也。先王之道即是也。

○不仕二君。非天下通義。義人惡不義之辭耳。杜如晦。房玄齡。唐名臣而隋舊臣也。若以不仕二

君為定義。則後朝以何人為臣耶。

○古不是而今却是者。亦或有焉。夫婦五倫之一。然古出妻者。多似恩義薄也。今非有大故。則不

容易出。以今為厚焉。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也。地震川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宗元非之曰。山川者天地之物也。

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

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下畧柳氏悞狠之人。不然何出此言耶。後世言天變不足懼者之祖也。

伯陽父合乎聖人教人之旨也。柳未知害乎教道。妄意逞論辨。今日亦祖于柳者多矣。皆未省教

道之廢也。

○周禮有六夢。儒者因循其說。辨正夢妄夢。甚可笑。蓋其人正而其夢正。則謂之正夢亦可也。其

人不正而夢獨正。則正夢却是妄夢也。六夢之說。顧非周公之意矣。常人正夢。真妄夢也。

○道者就人事而言。非形上之名。宋儒形上之說。本乎繫辭。然其旨與繫辭不同。張橫渠曰。形而

上者無形躰。故謂之道。愚謂。有形躰而後有道之名。故曰。道如大路然也。無物之地。豈

得以大路說乎。易所謂形而上就事而說。為此是善。此事是義也。名之以謂之道。形猶著。

著者事已定也。而後斷是非者。謂之道。道猶法程。蓋分是非善惡之名也。道聖人順天建極之法。

以無物之地說者。非吾儒所謂道。老列之道也。有物有事以下之名也。

○程伊川曰。洒掃應對。形而上。張橫渠曰。形而上者無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躰。故

謂之器。程張二子以無形為高上工夫。恐是非三代之學。後漢以後之學也。道器之說。本出乎易。

然易所謂道器。與張氏道器有些差。學者宜覃思矣。

○世俗讀書。其心在乎文句。不在乎道。夜讀朝誦。馳心於字句之間。千百或得一二。已得一二。

則有元顏意氣。在儒道則不知所嚮。陷玄虛空滅。亦無所分別也。所然者何乎。讀書之初。專談虛靈不昧。相繼說無聲無臭。精本性。氣質之迂塗。苦道躄。形器無極。復初之虛說。久而見一路可通。則頭童齒豁。而讀申韓之書。聞列莊之言。眼爲此眩亂。心爲此動搖。爲嬰兒失路。瞽者無相之想。猶中謬說餘毒。昏不醒。終斃于疑惑之間而不悔。迷左道不能出。又轉入刑名。清談。李唐詩賦。趙宋理學。遂失泗上遺風。相加洞濟二派之學爲之祟。茅塞孔道。俗學之弊。概如此耳。

○孔門諸子如亞聖顏子。無可論。論曾子閔子。無子路之勇。無冉求之藝。辨不及宰我。子貢。文章無游夏之才。雖然孔夫子所悅在二子。諸子不然。然則二子所長何事乎。竊按二子所過諸子。唯在溫柔一事。諸子有所耻于此一事。由此觀之。孔門學以溫柔爲要者。可知也。學者若志溫柔之道。德可進而仁可跂也。

蟻亭撫言乙篇終

學範後編

一堂先生口授

門人筆錄

○學問ノ初ハ。マツ道ノ出ル所ト。道ノ始ル所ヲ知ルベシ。道ノ本源天ニ出ヅト云フコトハ。人ノ常ニイフ所ナリ。然レモ道ノ天ニ出ルハ。猶水ノ源ノ山ニ出ルガ如シ。道ノ本ハ天ニ出ヅト雖モ。其天ヲ奉シテ道ヲ修治シ。天下ノ人ヲシテ夷狄禽獸ト異ナルコトヲ得セシムルハ。全ク聖人ノ制作ニ始リテ。天ニ出ルマ、ニハ非ルナリ。猶水ノ源ハ山ニ出ヅト雖モ。禹ノ九河ヲ疏シ。濟漯ヲ淪シ。汝漢淮泗ヲ決排シテ。中國始メテ魚タルコトヲ免ル、如シ。其道ヲ制作セシ聖人ハ誰ゾ。堯スナハチ其人ニテ。堯ハ是ヲ舜ニ傳ヘ。舜ハ是ヲ禹ニ傳ヘ。禹ヨリシテ湯。湯ヨリシテ文武周公。文武周公ヨリシテ孔子ニ傳ヘテ。天下ノ人ノ共ニ由テ通行スル萬世不易ノ大道ナリ。サテ其道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ノ道ナルコトハ。人ノ常ニ云フ所ナレモ。其實ハ道ノ出ル所ト道ノ始ル所トヲ明ニセズ。故ニ道ヲ語ルニ至テハ。其說ノ當ラザル或ハ無ラズ。別テ我邦ハ孔子ノ書來リシヨリ。古代ノ舊習改リテ。人倫ハ全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ノ道ニ從ヘバ。尤モ其義ヲ明カニセザル可ラズ。無學ノ人ハ。日本ハ日本ノ道

アリテ。唐土ト異ナルヤウニ思フテ。我邦ノ道ハ即チ唐土ノ道ナルヲ知ラズ。唐土モ堯ヨリ以前ハ。伏羲神農黃帝ナドイヘル天子アリテ。宇内ヲ治メ給ヒシモ。民タ、淳朴ニシテ。人道イマダ明カナラザリシヲ。堯ノ聖徳ヲ以テ。此道ヲ制作シ給ヒ。人ヲシテ自ラ禽獸ニ別ツヲ知ラシム。其道ヲ五倫五教ト云。是レ道ノ始メナリ。五倫トハ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ナリ。五教トハ親義別序信ナリ。即チ孟子ニ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患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ト云ヘル是ナリ。今初學ノ爲ニ是ヲ辨シテ。我邦ノ道ハ即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ノ道タルコトヲ知リ。且道ノ出ル所ト。道ノ始ル所トヲ明ニシテ。經ヲ講スルニ當テ。其義ヲ誤ラザルコトヲ庶幾スルナリ。

○人之有道也トハ。人ノ道アルト云フモノハ教アリテノ道ナリノ意ナリ。也ハトイフモノハト譯シ。下文ノ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へ讀送リニス。是ヲ送辭ノ也ト云フナリ。此也ノ字ヲ用ヒテ。無教則近於禽獸ヲ呼起ス。故ニ人之有道ノ中ニ。人ノ道アルハ教アリテノ道ナリノ意ヲ含蓄シテ。下文ノ教ナケレバ禽獸ニ近キヲ貫クナリ。

○飽食煖衣逸居ノ六字ヲ以テ一句トナシ。衣食居ノ三ヲ兼言セシナリ。飽食トアクマデクラヒ。煖衣トアタ、カニキ。逸ハヌケルト譯シテ。人ノ勤勞スル所ヲ。己レ獨リスリスケテ。安樂ニシテ居ルヲ

逸居ト云フナリ。飽食煖衣逸居シテ教ナキ時ハ。人ノ人タル道ヲ知ラズシテ。禽獸トサマデ易リシコトモナシ。故ニ無教則近於禽獸ト云フナリ。禽獸ニ近キハ夷狄ノ俗ナリ。一轉スレバ禽獸ナリ。孔子春秋ヲ修ムルニ。專ラ夷狄ヲ卑貶セシハ。是カ爲ナリ。堯ヨリ以前ハ。唐土モ聖人ノ教アラズシテ。人ミナ夷狄ノサマニテアリシナリ。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ト云フハ。使ノ字句末ノ有信ヲ管到ス。聖人トハ堯ヲ云フナリ。堯ソノ人ノ禽獸ニ近キヲ憂ヘ給ヒ。其臣ノ契ト云ヘルモノニ。教養ヲ掌ル司徒トイフ官ヲ命セラレテ。人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ト云フ五ツノ倫ヲ分テ。教ニ親義別序信トイフ五ツノ道ヲ立テラレ。天下ノ人ヲシテ禽獸ニ近キヲ免レシム。人ノ人タル道コ、ニ始ルナリ。倫ハ品ヲ分チテ品ゴトニ次第アルト譯ス。經綸ノ綸ノ如シ。經ハ機ノ縱絲ニテ。本ノ織出シヨリ末ノ織シマヒニ至ルマデ。白キ絲ハ白ク。赤キ絲ハ赤ク。各自ニ絲ノ條理アリテ。始終本末カハルコトナキ。是ヲ經ト云。其經ノ條理ニ從テ。青黃赤白ニ品ヲ分チ。上下先後ノ次第アル。是ヲ綸ト云。人倫ノ倫モ其ノ如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ト五ツニ品ヲ分チテ。父ハ上ニ在リ。子ハ下ニ居リ。君ハ先ニ立チ。臣ハ後ニ從フノ次第アル。是ヲ五倫ト云フナリ。五倫ヲ書ノ舜典ニ五品ト云。五ツニ品ヲ分ツ故ナリ。五教ヲ皇陶謨ニ五典ト云。典ハツネット訓シ。ノリト訓シ。俗ニ云フゴギチャウノコトナリ。五典ハ堯ノ始テ定メ給フゴギチャウニテ。人ヲ教フル所以ノ道ナリ。

即チ皇陶謨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ト云ヘル是ニテ。天下萬世ノ大道。コノ五典ヲ以テ始
トスルナリ。蓋コノ五典ナルモノハ。全ク堯ノ制作スル所ナレトモ。其本ハ天ニ出テ、堯ノ私ニ設ク
ルモノニ非ス。故ニ先ツ天叙有典ト云テ。次ニ勅我五典ト云ヘリ。其意ハ有ハ發語ニテ。字義アル
ニ非ス。有虞有唐有政有位ノ有ノ如シ。タ、一言ニ典トバカリ云フベキヲ。一言ニテハ急窄ニテ呼ビ
惡シ。故ニ有ト云フ發語ヲ用ヒテ。辞ヲ緩裕ニ唱フルナリ。天叙ニハタ、有典ト云テ。五ノ字ナク。
五典ニハ五トイヒ。マタ我ト云テ。我トハ堯ニ我トシ。五ハ堯ノ分チ給ヒシ五ツナリ。然ハ典ハ天ニ
出ツト雖モ。五典ハ堯ノ制作タルコト知ルベシ。蓋典ハ人ノ天性ニ存スレドモ。天ノマ、ニテ。未タ
聖人ノ制作ヲ歷ザレバ。五典ヲシキモノ、彷彿ト存スルマデニテ。シカト定リシ五ツノ分チモナカリ
シナリ。故ニ聖人聰明睿知ノ德ヲ以テ。天ヲ考ヘ人ヲ察シテ。其典ヲ五ツニ分チ。親義別序信ト定メ
給フ。是ニ於テ人始テ人ノ人タル道ヲ得テ。禽獸ニ近キヲ免ル。豈水ノ源ハ山ニ出ヅト雖モ。山ニ出
ツルマ、ニテハ。洪水橫流シテ。天下ノ民ミナ昏墊セシヲ。大禹ノ力ニ頼リテ。人始テ魚タルコトヲ
免ル、カ如キニ非スヤ。先儒或ハ此義ヲ得ズ。故ニ道ノ天ニ出ツルコトヲ知リテ。聖人ノ制作タルコ
トヲ知ラズ。或ハ道ヲ先王ノ道トノミ云テ。其本ノ天ニ出ルコトヲ知ラズ。均シク道ヲ知ラザルナリ。
夫レ道ハモト道路ノコトナリ。道路ハ人足ノ來往スル所ノモノニテ。人足ニ非ズ。人足ノ道路ト異ナ
ル。固ヨリ言ヲ待タズ。然レモ道路ハモト人足ノ踐ミナラスヨリ生ズレバ。人足ニ率フテ道路アリト

云テ可ナリ。然レモ人足ニ率フノ道路ハ。自然ニ生スル道路ニテ。通天下ノ其ニ由ル所ノ達道ニ非ズ。
何トナレバ。人ニ足アルヲ以テ。草莽榛蕪ノ絶エテ道路ノナキ所ヲモ。自然ト履ミ分ケテ蹊徑トナシ。
又履ミテ止マザレバ。遂ニ道路ヲ成ス。是人足ヨリ生スル自然ノ道路ナリ。然レモ自然ノマ、ノ道路
ニテ。水ニ舟ナク。陸ニ車馬ナク。行程遠近ノ定メモナク。驛亭廬舍ノ止宿スベキ所モナクシテ。通
天下ノ來往スル達道ニ非ス。因テ時ノ王タルモノ、制度ニテ。皇朝ニハ七道ヲ作り。唐ニハ十道ヲ作
リ。朝鮮ニハ八道ヲ作りテ。通天下ノ達トナス。王者ノ制作ニテ。自然ノマ、ニ非ズ。聖人ノ道マタ
此ノ如シ。人ノ天性ニ存スル所ノ道ヲ。聖人ノ制作ニテ修メテ以テ教トナシ。始テ天下ノ達道タルヲ
ヲ得ルナリ。故ニ中庸ニ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ト云テ。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ノ五ツノ交ヲ以テ。天下ノ達道ト云。是レマサシク孟子ニイハユル五倫五教ニ
テ。即チ五典ナリ。中庸ノ書ハ。是ヲ主トシテ説キタルモノナリ。故ニ其書ノ發端ニ。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ト云ヘリ。天トハ人ニ對シテイフ辞ニテ。人ノスル所ニ非ズ。自ラ然ルモ
ノ。是ヲ天ト云フナリ。其天ヨリ命令ヲ受ケタル如ク。自然ト身ニ稟ケ得タルモノ。是ヲ性ト云フナ
リ。其性ニ率フテ自然ニ道アルヲ以テ。率性之謂道ト云フナリ。其性ニ率フノ道ハ。即チ皇陶謨ニ
イハユル天叙有典ニテ。未タ聖人ノ修治ヲ歷ザル。天性自然ノマ、ノ道ナリ。修道之謂教ハ。即チ
皇陶謨ニイハユル我五典ニテ。聖人ノ修治シテ教導スル所ノ達道ナリ。聖人天性ノ道ヲ修治シテ達道

トナス。猶七道十道ノ王者ノ制ニ出ツルガ如シ。是ヲ教ト云テ即チ道ナリ。教導ヲ以テ教トイヒ。達道ヲ以テ道トイフ。道ハ即チ教ナリ。道ト教ト二致アルニ非ス。故ニ五典ヲ舜典ニ五教トイフ。中庸ニイハユル達道是ナリ。豈明カナラズヤ。先儒ノ説ニ。率性ノ道ヲ健順五常トイヒ。修道ノ教ヲ禮樂刑政トイフ。此説ノ如キハ。五典スデニ性ノマ、ニ具備シテ。聖人ノ修治ヲ待タズ。聖人ノ修治スル所ノモノハ。タゞ禮樂刑政ノミナリ。且教ト道トヲ岐シテ二トナス。聖人ノ教ハ即道ナ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ナリ。且ヤ舜典ノ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ト云フハ。孟子ニイフ契爲司徒ノコトニテ。イハユル五品ハ即チ五倫。品ヲ以テ五品ト云フナリ。イハユル五教ハ即チ五典。教ヲ以テ五教ト云フナリ。五品ハ即五倫タルコトヲ知リナバ。五教ノ五典タルコト亦知ルベシ。五教ノ五典タルコトヲ知リナバ。典即道ナラズヤ。道ト教ト豈岐スベケンヤ。若シ典ハ道ニ非ズトイハバ。五典ハは何物ゾ。孟子何ヲ以テ親義別序信ト云フヤ。舜典ト臯陶謨ト。其言ノ相符スル。此ノ如ク明瞭ニシテ。中庸孟子ハ全ク舜典ト臯陶謨トヲ述ベタルモノニテ。其言ノ相符スル。マタ此ノ如ク明瞭ナリ。是ヲ疑フベクンバ。孰レヲカ疑フベカラザラン。

○父子有親トハ。父子ハ親子ト云フコトニテ。親ハ父ト母トヲ兼ヌル辞ナレバ。獨リ父ノミヲ云フニ非ズ。故ニ母子ト云フモ。マタ親子ノコトナリ。然ルヲ五倫ニハ必ス父子ト云テ。母子トイハズ。是聖人五倫ノ道ヲ立テ。人ノ禽獸ト異ナルコトヲ示スノ深意ナリ。其意ハ禽獸ハ母ヲ知リテ。父ヲ知

ラズ。父モマタ子ヲ知ラズ。故ニ母ト子トハ親愛スレドモ。父ト子トハ親愛セズ。且母ト子ト親愛スレドモ。子ノ母ヲ親愛スルハ。タゞ乳ヲ得ルノ親愛ニテ。其自ラ食ヲ求ムル時ニ至レバ。又母ヲモ忘レテ親子タル所ヲ失フ。人ハ是ト異ニシテ。父母ノ子ヲ親愛スルハ論ナク。子ハ母ヲ愛シ。父ヲ敬スルコトヲ知ル。孝慈ノ道コ、ニ生ズ。聖人五倫ノ道ヲ立ルニ。父子ト云テ。母子トイハザル所以ナリ。莊子ニ虎狼仁也。父子相親ト云フコトアリ。虎狼ハ母ヲ知リテ父ヲ知ラズ。父モマタ子ヲ知ラズ。何ノ父子相親ムコトノ有ラン。是聖人ノ父子ト云テ母子トイハザル深意ヲ知ラザルナリ。

○君臣有義トハ。晉語ニ。變共子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トアリ。成ハ變共子ノ名ナリ。成聞之トアレバ。此語スナハチ古ノ建言ニシテ。變共子ノ聞キシ所ナルコト知ルベシ。其語ニ君食之。非食不長ト云テ。君ハ穀祿ヲ以テ臣ヲ食フモノナリ。既ニ其食ヲ稟ケテ長スルカラハ。是カ爲ニ死ヲ致ス。是臣ノ義ナリ。君ハ臣ノ力ニ頼ルヲ以テ。臣ヲ視ルコト己ト一體ナル股肱腹心ノ如シ。是君ノ義ナリ。禽獸ハ祿ノ食アルコトナシ。故ニ君臣アルコト無シ。タタ人ニノミ君臣ノ倫アリテ。義ヤクノ典ナリ。義ハ利ノ反ナ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ト云テ。穀祿モト利ナリ。其利バカリヲ叨リテ義ヲ忘ル、ハ小人ナリ。君子ハ穀祿ノ多少ヲ計ラズ。既ニ贊ヲ執ツテ臣タル上ハ。君ノ爲ニ丹誠ヲ盡シテ。千金ノ身ヲ顧ミズ。忠コ、ニ於テカ生ズ。君ハ臣ヲ以テ股肱腹心トナシ。敢テ

穀祿ノ故ヲ以テ侮セズ。禮コ、ニ於テカ生ズ。イハユ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ト云フモノ。ミナ
 コノ典ヨリ出デタルモノナリ。人ハ君コレヲ食フヲ以テ。義コ、ニ生ズ。然レドモ義者宜也ト云テ。
 統テ事宜シキヲ斷決スルコトナレバ。獨君臣ノ際ノミニ非ズ。凡ソ事宜ヲ斷スル。ミナ義ニ非ルハナ
 シ。タゞ其中ニモ君臣義合ト云テ。義ヲ主トスルモノハ。君臣ヨリ大ナルハナシ。故ニ君臣ニ義ノ道
 ヲ立テタルモノナリ。

夫婦有別トハ。別ハ遠別ト云テ。男女有別ノ別ト同シ。禮ノ郊特性ニ。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
 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トアリテ。夫婦昏嫁ノ始ヨリ
 其別ヲ立ツルコトヲ説キタリ。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トハ。夫婦ノ道ハ。天地ノ陰ト陽ト相合シテ萬物
 ヲ生スルト同シク。陰ト陽ト相合シテ一體トナルモノナリ。是ヲマタ禮ノ昏義ニ。共牢而食。合巹
 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ト云テ。牢トイフ一ツノ牲肉ヲ夫婦ニテ同ク食ヒ。巹トイフ一ツ
 ノ瓢酒ヲ同ク醕ムハ。相與ニ體ヲ合セ尊卑ヲ同クシテ。以テ親ム所以ナリト云ヘリ。此ノ如ク夫婦ハ
 親愛ノ最大ナルモノニテ。子孫是ヲ以テ生生ス。猶天地ノ陰陽相合シテ萬物ヲ生生スルガ如シ。故ニ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ヲ以テ比喻セシナリ。此ノ如ク親愛ノ盛ナルモノ故ニ。褻レ瀆レ易キハ夫婦ノ際
 ナリ。故ニ格別ニ男女ノ別ヲ正クセザレバ。禽獸ニ近キニ至ル。因テ昏嫁ノ初ヨリ。異姓ト云テ同姓
 ナラザル疏遠ナルモノヨリ娶ルハ。マツ第一ニ男女ノ間ヲ遠サクルノ義ニ附託シテ。其別ヲ厚クスル

ナリ。是ヲ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ト云テ。イハユル遠別ナリ。因テ摯ト云テ。婦ノ初テ夫ニ
 見ユル時ニ。進物ヲ指出シ。敬ヒ謹ンテ男女ノ別ヲ章明ニス。是ヲ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ト云フナ
 リ。此ノ如ク夫婦ノ道ハ昏嫁ノ初ヨリ其別ヲ正クシテ。身ヲ終フルマデ此典ヲ守ル。是ヲ夫婦有別ト
 云フナリ。何カ故ニマタ此ノ如ク夫婦ノ別ヲ正クストアレバ。マタ禮ノ禮運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ト云テ。男女ノ欲ハ。天地ノ陰陽相感スル如キ。自然ノモノ故ニ。堯ノ教ナキ以前ハ。父子兄弟
 鹿ヲ共ニスル禽獸ト異ナルコトナカリシガ。堯是ヲ憂ヘ給ヒテ。男女ノ際ハ。專ラ別ヲ正シクセラレ
 シナリ。然レバ別ノ典バカリハ。全ク聖人ノ教ニ成リシモノニテ。天性トハ實ニ乖ケルモノナリ。然
 レモ羞惡之心人皆有之ト云テ。褻レ瀆ル、ノ醜キヲ羞ヂ惡ムモ。亦人ノ本心ニテ。此心自ラ天叙ノ中
 ニ存セリ。故ニ聖人ソノ有典ノ中ニ就テ。此別ノ典ヲ制作シ給ヒ。天下ノ人ヲシテ夷狄禽獸ト異ナル
 コトヲ得セシムルナリ。聖人ノ制作ヲ受ケザル夷狄ニテハ。父死スレバ。其妾ヲ我妻トシ。兄死スレ
 バ。其嫂ヲ我妻トス。是ヲ父子兄弟鹿ヲ共ニスト云テ。禽獸ニ異ナルコトナシ。我邦ニテモ聖教ノ未
 タ洽ネカラザル其昔ハ。ヤハリ唐土ノ堯以前ト同シク。別ノ典タゞシカラズ。妹ヲ妻トシ姪ヲ妻トシ。
 姑ト雖モ妻トスルノ風俗ニテアリシガ。孔子ノ書來リシ後ハ。舊習イツトナク改リテ。今ハ聖人ノ典
 天下ニ充滿シ。一丁字ヲ知ラザル匹夫ト雖モ。兄弟叔姪ノ夫婦タルヲ禽獸ト云フニ至レリ。夫レ人ハ
 今モ古モ同シ人ニテ。天叙ノ典モマタ古今同シ典ナレドモ。聖人ノ教ニ染ムト染マザルトニテ。此ノ

如ク違ヒアリ。若シ我邦モ聖人ノ教ナキコト。唐土ノ堯以前ノ如クナラバ。今ニ父子兄弟應ヲ共ニシテ。機ノ綸ナク。赤絲カ白絲ト交リ。青絲カ黃絲ト接リテ。終ニ其章ヲ成スコト能ハザルガ如ケン。苟モ道ヲ講スルモノ。能ク此意ヲ察識シテ。典ハ天叙ニ出ヅト雖モ。聖人ノ修治ヲ待ツテ始テ天下ノ達道タルコトヲ知ルベシ。若シ先儒ノ説ノ如ク。性ノマ、ニ率フテ。當行ノ道アリトイハバ。夷狄禽獸モマタ道アリト云フベキニ非ズヤ。

○長幼有序トハ。長幼ヲ中庸ニ昆弟ト云テ。長ハ兄ニテ年ノ長シ。幼ハ弟ニテ幼キナリ。然レドモ長幼ト云ハ。昆弟ナラザル人人マデモ。年ノ長幼ヲ以テイフ辭ナリ。序ハ次第ノ義ニテ。次第ノコトナリ。長ハ上ニ齒シ。幼ハ下ニ齒ス。是ヲ序ト云フ。此典バカリハ全ク人ノ天性ニ出テ。禽獸ニ絶テナシ。人倫ノ尤モオトナシキモノナリ。然レモ聖人ノ教ナケレバ。少ハ老ヲ侮リ。弟ハ兄ヲ凌キ。弱キノ肉ハ強キノ食トナリテ。兄弟長幼相害スルニ至ル。畏レザル可ケンヤ。

○朋友有信トハ。朋ハ宗名ナリ。友ハ族名ナリ。朋ハ友ヲ兼ネ。友ハ朋ヲ兼ネズ。其義ハ友ハモト孝友ノ友ニテ。兄弟ノ至テ親シクシテ。相互ニ實意ヲ用フルコトナリ。因テ朋ノ中ニテ格別ニ親シクシテ。實意ヲ用ヒ合フモノヲ友ト云フ。朋ハ兩肉ノ並ブニ取リテ。親疎ニ限ラズ。我ト交ハル人ハ。天下ミナ朋ナリ。信トハウソヲイハヌコトニテ。俗ニイフ正直ナリ。朋友ハモト父子骨肉ノ親ミアルニ非ズ。タ、氣類ノ同異ヲ以テ相和シテ。原薄深淺ノ情好ヲ生ズ。モト言ヲ以テ其意ヲ通スルモノ故

ニ。一タビ言ニ不信アレバ。情解ケテ親ミ離レ。其極リハ爭奪搏噬シテ。禽鹿ノ肉ヲ見ルト異ナラズ。是專ラ言ノ信不信ニ出ルナリ。故ニ曾子ハ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ト省ミラレ。子夏ハ與朋友言而有信トイハレテ。交接ニ尤モ重ンズル所ノモノハ信ナリ。是ヲ朋友ノ典ト云フナリ。初ヨリ此ニ至ルマデハ。堯ノ教ヲ立テ給ヘル所以ヲ孟子ノ解ケル辭ニシテ。堯ノ言ニハ非ルナリ。故ニ下文ニ始メテ放勳曰ノ三字ヲ下ス。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トハ。放勳ハ堯ノ號ナリ。號トハ傍ヨリ其德ヲ評シテ名ツクルモノナリ。舜ヲ重華ト號シ。禹ヲ文命ト號スルノ如シ。其義ハ放ハナラフナリ。勳ハテガラナリ。古ニ稽ヘテ古人ノ勳功ニ放傲スルノ義ナリ。堯ハ大聖人ナリ。固ヨリ聰明睿知ノ聖德ヲ備フト雖モ。聖人自ラ以テ足レリトセズ。古人ノ勳功ヲ取用ヒテ放傲ス。堯典ニ若稽古帝堯曰放勳ト云フハ是ナリ。

○勞之トハ。之ノ字下ノ七字ヲ通シテ。ミナ天下ノ人ヲ指ス。即チ上文ノ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ノ人ナリ。勞ハイタハリト訓シテ。モト勤勞スルコトナリ。是ヲ活用シテイタハルト訓シ。人ノ勤勞スルヲ。ヤレノタイギナリトイタハリ遣スコトナリ。
○來之トハ。來ハ人ヲ懷ケ柔ケテ。我方へ來リ服セシムルコトナリ。
○匡之トハ。匡ハ方正ノ義ニテ。不正ナルモノヲ教ヘテ。方正ナラシムルナリ。
○直之トハ。直ハ不直ナルモノヲ尊テ直クスルナリ。

○輔之トハ。詩小雅ノ乃棄爾輔ノ注ニ。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トアレドモ。必シモ杖ヲ輻ニ縛スルニ限ラズ。モト車ニ从ヒ甫ニ从フ。衣ニ从ヘバ補ノ字ナリ。輔モマタ其意ニテ。車ニ積ミシ物ノ脱落セヌヤウニ。脱落スベキト思フ所ハ。何處トナク物ヲ以テ補ヒ助クルコトナリ。因テ人ノ不善ニ墮落セヌヤウニ。其手ヌケノアル所ヲ輔佐スルナリ。

○翼之トハ。翼ハ鳥ノ兩翼ニ義ヲ取リテ。左右ヨリ其身ヲ扶助スルナリ。

○使自得之トハ。自得ハ自分カラ會得スルコトニテ。天下ノ人ヲ匡直輔翼シテ。親義別序信ノ道ヲ自分カラ會得スルヤウニノミコマスコトナリ。

○又從而振德之トハ。從ハアトニツイテハナレズニト譯シ。振ハヒキタツルト譯ス。既ニ自得セシメテ。又ソノ跡カラ就テ離レズニ格別ニヒキタテ。親義別序信ノ道ヲタシカニ其身ノ徳トナサシムルナリ。然ル時ハ習慣自然ト云テ。天性ニ生レツキタル如ク。通天下ノ風俗トナリテ。今ノ世ノ一丁字ヲ解シ得ザル匹夫マデモ。兄弟叔姪ノ夫婦タルヲ禽獸ナリト云テ。聖人ノ教化トモ知ラザルガ如シ。是ヲ振德之ト云フナリ。漢書元帝紀ニ。振業貧民ト云テ。注ニ振起之令有作業トアリ。振德之ハ。振業貧民ト同語意ニテ。振起之令有懿德ナリ。徳ハ禮ノ樂記ニ。徳者得也ト云テ。道ヲ身ニ得ルノ名ナリ。故ニマタ郷飲酒義ニ。徳也者得於身也トアリ。朱子ノ論語ノ注ニ。徳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ト云フハ是ナリ。然レドモ得於身也ト云フハ。得於心也ト云フヨリモ。義廣ク

シテ盡セリ。何トナレバ。身ハ人ノ總身ノコトニテ。躬ノ字軀ノ字ナド、異ナリ。躬ハ身ニ从ヒ弓ニ从フテ。人ノ形軀ノ弓ノ形ニ似タルニ起リ。カラダト譯シ。心マデニハ係ラザル字ナリ。軀ハ身ニ从ヒ區ニ从フ。區ハマチノト訓シテ。物ノ一ツニ分ル、コトナリ。形軀ノ中ニテ。手足ト股肱臂肘ト。別別ニ分ル、モノヲ軀ト云テ。マタ心マデハ係ラザル字ナリ。身ハ總身ノコト故ニ。形軀ハ論ナク心腹臟腑ヤデヲ兼テ身ト云フナリ。故ニ徳者得於身也ト云フハ。道ヲ躬ニ行フモ。心ニ會得スルモ。皆是ヲ得於身也ト云フナリ。故ニタゞ心ノミニ係ケテ得於心也ト云フヨリモ。義廣クシテ盡セリ。是古義ナリ。或ハ徳者得也ヲ見ルニ。自得ノ得ト。重複スルヲ嫌ヘドモ。サニアラズ。人心ハ面ノ如キモノ故ニ。均シク自得スル其中ニテ。或ハ心得ノ相違スルモノモアリテ。未タ徳ト稱スルニ足ラズ。徳ハ道ヲ得ルノ名ニシテ。道ヲ熟行シテ得ル所ヲ云フナリ。ナホ道ハ人ノ性ニ本ヅクト雖モ。聖人ノ修治ヲ經ザレバ。道トナスベカラザルガ如ク。徳モ性ニ得ル所アリト雖モ。道ヲ行ヒテ得ルニ非レバ。徳トイフベカラズ。譬ヘバ人ノ五畿七道ヲ往來スルガ如ク。七道ハ王者ノ制ナリ。王制ニ從テ其道ヲ行クト雖モ。一日ニ五里カ三里ニ止リテ。未タ人並ニ一日十里ヲ行クト能ハズ。或ハ道ニ迷テ津ヲ開ヒ。或ハ岐ニ臨ンデ右カ左カヲ知ラズ。シカト心得タルコトモ無カリシガ。稍ソノ來往ニ狃レテ。三里ノ所ハ五里トナリ。五里ノ所ハ七里トナリ。遲速ハアレドモ。京師ニ行クハ此道ナルコトヲ自分カラ會得シテ。大澤ニ陥ルノ患ナシ。是ヲ自得ト云フナリ。徳ハ徳行ト云テ。行ハ立ト

對ス。譬へば人ノ足力スデニ定マリテ。一日二十里ヲ行クモ僵レザルベキ。是ヲ道ニ立ツト云。既ニ立チテ以テ十里ヲ行ク。是ヲ行トイフ。其道ヲ行クニ熟シテ。五畿七道ヲ苦モナク來往シテ。其道イツトナク。我物ノ如クニナリテ。曾テ道ヲ行クヲ勞トセズ。是ヲ道ヲ得ルト云フ。是即チ德ナリ。故ニ德行ト云テ。道ヲ行クノ行ト。道ヲ行フノ行ト字義モト同ジ。其義見ルベシ。勞之ヨリ振德之マデ。ミナ堯ノ契ニ命スル詞ニテ。八ツノ之ノ字。ミナ天下ノ人ヲ指シ。八ツ共ニ同語例ナリ。先儒ノ說ハ。人之有道也ノ道ヲ解シテ性トナス。故ニ注ニ。人之有道。其皆有秉彜之性也トイヒ。マタ自得之ヲ注シテ。自得其性ト云テ。八ツノ之ノ字ノ中ニテ。自得之ノ之バカリハ性ヲ指シ。マタ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ト云テ。失ノ字ヲ以テ自得其性ノ得ト對映ス。此說ノ如キハ。得ハ性ヲ得ルニテ。失ハ性ヲ失フナリ。是性ノ得失ニテ。道ノ得失ニ非ズ。アニ八ツノ之ノ中ニ。タゞ自得之ノ之バカリハ獨リ性ヲ指スノ文法アラシヤ。況ヤ本經ニ性ノ字ナシ。是レ文外設義ト云テ。經文ノ外ニ私義ヲ構フルナリ。遂ニ振德ノ德ヲ注シテ。德猶惠也ト云ヘリ。夫德ハ道ヲ得ルノ名ナリ。故ニ發端ノ人之有道ノ道ニ對シテ。德ヲ以テ結尾トナス。一章ノ眼字ナリ。輕忽ニ看過スベカラズ。必竟先儒ノ說ハ。道ハ性ナリト云テ。天性ノマ、ニ五典五常スデニ具備シテ。聖人ノ修治ヲ待タズ。聖人ノ修治スル所ハ。タゞ禮樂刑政ナリト云フガ故ナリ。是天叙有典ノミヲ見テ。勅我五典ノ我ハ堯ニ我トシ。五ハ堯ノ五ツニ分ツコトヲ知ラザルカ故ナリ。若シ堯ハ天ト其德ヲ同クシテ。五典ハ即天叙ナリ

トイハバ。蠻夷戎狄モマタ天ヲ主トシテ教ヲ立ツト聞キ及ベリ。我モシ天ニ同シトイハバ。彼マタ天ト同シトイハシ。誰カ其孰レカ天ト同シキヲ知ラン。夫レ蠻夷戎狄ハ聖人ノ意ヲ聞カズ。故ニ五典正シカラズシテ。禽獸ニ近シ。夷狄ノ卑キハ是ノ故ナリ。唐土モ堯以前ハ夷狄ト同シク。禽獸ニ近カリシヲ。堯ニ至テ五典ノ制ヲ定メ給ヒ。始メテ夷狄禽獸ト異カニ異ナリ。是レ聖人ノ道ノ挺然トシテ天下ニ拔出シテ。夷狄ノ及ブコト能ハザル所以ナリ。故ニ孔子ハ祖述堯舜ト云テ。堯ヨリ以前ハ取り給ハズ。論語ト孟子ノ篇末ニ。堯ヲ始メトシテ。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ト道ノ傳來ヲ述ベタルハ。是カ爲ナリ。後儒ノ說ニ。道者先王之道ト云テ。道ヲ先王ニ係ケタルハ。頗ル見ル所アルガ如シ。然レドモタゞ泛ク先王ト云ヒ。我五典ヲ以テ證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レバ。未ダ臆斷タルコトヲ免レズ。人ノ信從セザルモ亦宜ナリ。且天叙ノ典マデヲ廢シテ。タゞ先王ノ道トノミ云フハ。均シク不通ノ論ナリ。嗚呼。道ヲ知ルモマタ難哉。

學 範 後 編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一堂讀書法

一堂先生口授

杉義大路筆記 山田有年
細谷常教 校

一堂先生ノ家ニ讀書ノ法アリ。焚書以上ノ字義文理ヲ知ルヘキ名ヲ立テ、宗名、族名、對言、單言、反對、順對、連言、映略、帶說、主客、語勢、動靜、治周等ノ名、讀書ニ在テ裨益少カラス。因テマツ茲ニ余カ聞ク所ノ宗族ノ字義ヲ明ラカニ辨シテ、宗名族名ノ本ツク所ヲ示スナリ。

宗ハ姓氏ノ本主ナリ。族ハ宗主ノ傍支ナリ。古ヘ天子國ヲ建ル。其子弟ヲ封シテ、姓氏ヲ本主トナシ。傍支ノ親族ヲ統整シテ、門地ノ尊卑ヲ辨別ス。是ヲ宗トイフ。黃帝ノ子二十五人ヲ二十五宗トイフ。晉語四 是ナリ。周ハ武王ヲ以テ天下ノ太宗トナシ。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ノ十六國、ミナ文王ノ子ニシテ、各國ノ族姓ヲ統フ。是ヲ宗藩ト云テ、異姓ノ諸藩ニ分ツ。黃帝ノ子二十五人ヲ二

十五宗ト云フカ如シ。故ニ滕ヨリ魯ヲ謂テ。吾宗國ト云フ。孟子滕文公上 國ト云フナリ。說者ノ言ニテ。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ト云フハ。宗族ノ義ヲ解セザルヲ以テ。周公弟也。孟子公孫丑下 ノ文ヲモ記シ得サル謬說ナリ。邳晉應韓ノ四國ハ武王ノ子。僖二十四年 大伯虞仲ハ大王ノ子。僖五年 共ニ宗藩ナリ。故ニ虞ヨリ晉ヲ謂テ吾宗ト云。同上 滕ノ魯ヲ指シテ吾宗國ト云フカ如シ。但シ武王ハ文王之嫡子ニテ。其身ニ屬スル親族ハ。十六國ノ外ニモ數多アルベク。又婦人女子モアルヘケレドモ。國ノ宗主タルモノニ非レハ。宗トハイハサルナリ。十六國モ武王ノ弟ナレバ。本皆族ナリ。國ノ宗主タルニ至テ。宗ト云フナリ。魯ハ十六國ノ中ニアリテ。十六國ト同宗ナリ。又別ニ凡蔣邢茅胙祭ノ六國。僖二十四年 周公ノ子ニシテ。各國ニ封セラレテ。各國ノ宗主タリ。魯ニ又是ヲ同宗トナス。是ハ魯ノ國バカリノコニテ。他國ノナキ所ナリ。左傳ニ。魯ノ國ニテ同宗同族ノ死ヲ臨スル禮ヲ擧ケテ。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襄十三年トアリ。同宗ハ宗ノ自リ出ル所ノ祖廟ニ臨ス。是禮ナリ。故ニ十六國ハ文王ヨリ出ルヲ以テ。文王ノ廟ニ於テシ。六國ハ周公ノ廟ニ於テス。共ニ祖廟也。此例ヲ押シテ。若高祖ニ出ル宗アレバ。高祖ノ廟ニ於テシ。曾祖ニ出ル宗ハ。曾祖ノ廟。祖ニ出ル宗ハ。祖ノ廟ナリ。杜注大ニ謬レリ。禮ノ郊特性ニ。諸侯不敢祖天子トアルモ。衛ノ蒯聵カ皇祖文王。烈祖康叔 哀二年 ト云テ。始封君ノ康叔ヲ烈祖トイヒ。康叔ノ自リ出ル文王ヲ皇祖ト云フヲ觀レバ。始封君ヲ以テ其國ノ大祖トナシテ。又ソノ太祖ノ自リ出ル所ヲ推シテ皇祖トナス。必シモ天子

ヲ祖トセサルニ非ス。此例ヲ推シテ。魯ハ周公ヲ始封ノ大祖トナシテ。又ソノ太祖ノ自リ出ル文王ヲ皇祖トナスナリ。魯ハ皇祖ノ廟ヲ立テ。是ヲ周廟 襄十二年 ト云。自リ出ル所之祖廟ナリ。然レハ自リ出ル祖ト。始封ノ祖ト。高祖曾祖トヲ并セテ。五祖ミナ祖廟ナリ。是ヲ同宗於祖廟ト云フナリ。此宗ニ屬スル親族ヲ同族ト云テ。魯ノ宗ニ屬スル親族ヲ同族トイヒ。滕ノ宗ニ屬スル親族ヲ同族ト云テ。各國自ニ其族分ツナリ。故ニ己ガ同族ハミナ己カ父ヲ同スルヲ以テ。禰廟ニ於テ臨ス。是禮也。サテ此族ハ國主ノ親族ナルヲ以テ。是ヲ公族ト云フナリ。此族ノ中ヨリ別レテ卿大夫トナルモノハ。君ヨリ氏ヲ賜テ其家ノ宗主トナシ。亦ソノ族姓ヲ統整セシム。魯ノ孟孫叔孫季孫ノ三氏ノ如シ。是ヲ宗室トイヒ。昭六年 六卿ト云フ。襄二十八年 國主始テ氏ヲ異ニシテ臣ノ位ニ即クナリ。此氏ニ屬スル親族トイフテ。公族トイヒ。其宗屬スル親族ヲ統整ス。叔向カ所謂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昭三年 ハ此宗族ヲ云フナリ。此族ヨリ又別レテ家ヲ成スモノハ。タ、族ト云テ宗ノ名ナシ。元來宗ハ姓ヲ正ス爲ノモノニテ。姓ハ大夫ニ止ル。大夫以下ハタ、氏ノミ。姓ナシ。故ニ族ト云テ宗ノ名ナシ。晉侯問其族。對曰。冷人也。成九年 客問其族。子路曰。族孔氏。莊子漁父 是ナリ。是宗族ノ辨ナリ。サテカク宗族ノ字ヲ古書ニ用ルニ。對言單言ノ別アリ。對言トハ。宗ト族相對シテイフ。同宗於禰廟ノ類。各ソノ本義ヲ以テ云フモノナリ。宗族ノ二字ヲ連用スルモ。ヤハリ對言ト同シク。字義ニ異ナルコトナシ。左傳ニ糾合宗族於我周 僖二十四年 論語ニ宗族禰子路ノ

類ナリ。單言トハ。單ニ宗トイヒ。單ニ族ト云フナリ。單ニ宗ト云フモノハ。本義ノ外ニマタ族ヲ兼
 ス。單ニ族ト云フモノハ。宗ヲ兼ルコトナシ。是ヲ宗兼族族不兼宗トナリ。其義ハ秩宗宗廟ナトノ宗
 ハ。宗ト族トノ昭穆疎ヲ叔秩スルヲ以テ。單ニ宗ト云フテ族ヲ兼ス。王族公孫桓族戴穆ナトノ單ニ
 族ト云フモノハ。宗ヲ兼ルコトナシ。宗ハ族ヲ統べ。族ハ宗ヲ統べザルカ故ナリ。凡ソ古言ニ學習言語聞
 達政事ナド云テ。上下ノ字義至テ相親クシテ紛ハシキ其中ニ。判然タル本義アリテ。對言單言ノ別ア
 ルコト。宗族ノ血脈一類ニテ自ラ其別アルニ似タリ。因テイマ此類ノ字ヲ宗名族名ト云テ其義ヲ明ス。
 左ノ如シ。

學習

學ハ宗名。習ハ族名。學ハ習ヲ兼ネ。習ハ學ヲ兼ネズ。其義ハ學ハケイコスルコトニテ。聖賢ノ道ヲ
 師ニ問ヒ書ニ見テ覺ルコトナリ。習ハ其學ヒシヲ習復シテ熟練スルヤウニナラシムルナリ。論語學而時
 習之ノ如キ。是學ト習ト對言ニテ。各ソノ本義ヲ以テ云フモノナリ。單ニ學ト云フハ習ヲ兼テイフ。
 論語。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ノ如キ是ナリ。單ニ習ト云フニ學ヲ兼ルコトナシ。論語ノ傳不習乎。
 易ノ坤ニ不習无不利。坎ノ象ニ君子以朋講習ノ類ノ如シ。學問ノ學ハ宗名。問ハ族名。學ハ問ヲ兼
 ネ。問ハ學ヲ兼ネズ。

言語

言ハ宗名。語ハ族名。言ハモノイフト訓シテ。凡ソ口ヨリ發シテ物ヲ云フコトハ。統テ言ナリ。故ニ人
 ト偶シテ談說スルモ。獨ニテヒトリゴトヲ云フモ皆言ナリ。語ハ人ト偶シテ談說スルニ限リテ。獨言
 ヲ獨語トイハザルナリ。言行ヲ語行トイハズ。食言ヲ食語トイハザル類ヲ以テ知ルベシ。

智慧

暫ハ宗名。慧ハ族名。慧ハ性解ト註シ。儼敏ト註シテ。ハシコイト譯ス。小兒ナドノ天性ムマレツキ
 テ事ヲ解シ。物ゴトニサトキコナリ。俗ニマセト云フコトヲ夙慧ト云フナリ。左傳ニ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成十八年。ト云フハ此義ナリ。是ヨリシテ小兒ニ非ルモ。サガシキ智ヲ謂テ慧トイフ。
 國語ニ聰慧。齊語。論語ニ小慧。衛靈公ノ類是ナリ。又通シテ惠ニ作ル。列子ニ逢氏有子少而惠。周穆王
 是ナリ。智ハ知也。無所不知ト註シテ。小兒ノ小智ニテモ。聖人ノ大智ニテモ。統テ是ヲ智ト云テ。
 大小老幼ノ分チナシ。故ニ智ハ大智ト云フコトアルトモ。慧ニ大慧ト云フコトアルコトナシ。

衣裳

衣ハ宗名。裳ハ族名。詩ノ綠衣黃裳。綠衣。袞衣繡裳。九服ノ如キ。衣ト裳トヲ對言シテ。上ヲ衣ト
 イヒ。下ヲ裳トイフ。單ニ衣ト云フハ。緇衣。素衣。寢衣。鄉黨。錦衣。曲禮ノ如キヲ云フナリ。單
 ニ裳ト云フニ。衣ヲ兼ルモノアルコトナシ。

穀祿

穀ハ族名。祿ハ宗名。穀ハ廩米ニテ。フチノコナリ。論語ニ三年學不至穀。泰伯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憲問。是ナリ。祿ハ田祿ニテ。チギヤウノコナリ。孟子ニ分田制祿。滕文公。是ナリ。孟子マタ井地不均穀不平。同上。ト云テ。穀ト祿ト連用シ。各ソノ本義ヲ以テイヘリ。然レトモ祿ハ宗名ニテ。穀ヲ兼ルカ故ニ。孟子マタ周室ノ爵祿ヲ説キテ。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萬章下。トイヘリ。此祿ハ穀ニ祿ヲ兼ルモノアルコトナシ。

禽獸

禽ハ宗名。獸ハ族名。爾雅ニ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釋鳥。是ソノ本義ニシテ。單ニ禽ト云フトキハ獸ヲ兼ヌ。孟子ニ一朝而獲十禽。滕文公下。是ナリ。單ニ獸ト云フニ禽ヲ兼ルモノナシ。

鬼神

鬼ハ族名。神ハ宗名。爾雅ニ鬼之爲言歸也。釋訓。ト云テ。人ノ死シテ精魂ノ天ニ歸ルモノヲイフ。列子ノ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天瑞。是ナリ。是ヨリシテ形ハ見ヘザルモ靈アルカ如キモノヲ山鬼ナド、云テ。神ハ人ノ測リ知ル可カラス。不思議ニ善キ働キアルヲ云。社ノ神ハ土獲リ。稷ノ神ハ草木ヲ蕃殖シ。川ノ神ハ土田ヲ潤澤ス。ミナ人ノ測リ知ル可ラザル。フシギニヨキハタラキヲナスモノナリ。因テ人鬼ニテモ。子孫ヲ保佑シテ福祿ヲ授ル。フシギニヨキハタラキアルニ取テ云フルハ。

鬼モマタ神ト云フナリ。是神ハ鬼ヲ兼ヌ。鬼ハ神ヲ兼ヌズ。

憂患

憂ハ宗名。患ハ族名。患ハサシアタリタルクラウナリ。ナンギナキ後日マデヲアンジルの意ナシ。故ニ疾病盜賊ナトノ。サシアタリタルキラウヲ病患盜賊ト云フナリ。憂ハサシアタルクラウト。後日マデヲアンジルのクラウナリ。孟子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離婁下ト云テ。憂ト患トヲ對言セシハ。憂ヲ終身ニ屬シ。患ヲ一朝ニ屬ス。其義見ルベシ。家語ニ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朝之憂。在厄ト言フハ。全ク孟子ノ語法ニ倣フナリ。然レトモ憂ヲ樂ニ對言シテ。顔子ノ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雍也。ノ憂ナリ。故ニ孟子ト其義モトヨリ異ナリ。且憂ハ宗名ニテ患ヲ兼ルカ故ニ。サシアタルクラウニ用ヒテ。一朝之憂トイフ。患ハ族名ニテ。後日ヲアンジルの意サラニナシ。左傳ニ西鉏吾曰。亦無患也。又曰。非吾憂也。成八年。國語ニ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周語下。莊子ニ憂其瓠落無所容。又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逍遙遊ノ類ハ。憂ト患トヲ互用シテ同意ナルニ似タリ。此ハイツレヲ用ヒテモ。義ノ通スル所ナリ。故ニ左ノ如シ。宗義同キニアラズ。

聞達

聞ハ宗名。達ハ族名。達ハツキヌケルト譯シ。此ニアル物ツキヌケテ彼マテ至ルナリ。禹貢ニ舟ニテノリツケルコトヲ。浮于汶。達于濟ナド云フヲ觀テ見ルベシ。因テ達ハ我カ道德ノ人ニツキヌケ及フ

論語ニ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爲政 周ハマンベンナクユキワタルヲナリ。 比ハ物ノツキアフ
テ間ノスカヌヲナリ。 是周ト比ト反對シテ。 其義ノ相反スル。 君子小人ノ相反スル如シ。 故ニ單ニ周
トイヒ。 單ニ比ト云テ。 互ニ相兼アハス。 宗族順對ノ。 單ニ宗ト云テ族ヲ兼ルモノト異リ。 且比周連
言スルニ至テ。 周マタ比ニ連レテ不善ノ名タリ。 左傳頡臯不友。 是與比周。 文十八年 韓非子比周蔽
主上。 和氏 是ナリ。

和同

論語ニ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 和ハシツクリト雙方イリアフテ。 ソレノミニナラヌヲナ
リ。 金石絲竹ノ和諧シ。 五味ノ調和スル如シ。 同ハ絲ト絲ト同ク。 甘味ハ甘味ト同キカ如ク。 相和セ
ザルナリ。 左傳ニ晏子カ論スル言ノ如シ。 和同連言スルニ至テ。 同マタ和ニ連レテ美名タリ。 左傳ニ
民生敦龐。 和同以聽。 成十六年 禮記ニ天地和同。 草木萌動。 月令 是ナリ。

驕泰

論語ニ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 子路 泰ハユツタリトシテオホキウナルヲナリ。 驕ハタカブリテ
ズサタイラシキヲナリ。 是モ驕泰連言スルハ。 泰マタ驕ニ連レテ不善ノ名タリ。 大學驕泰以失之。
是ナリ。

巧言令色

書ニ巧言令色孔任。 阜陶謨 論語ニ巧言令色 鮮矣有仁。 學而 令ハ令聞令望 詩文王 令兄弟。 角弓 令
人 凱風 令妻 閔宮 令德 湛露 令名 孝經ノ令ニテ。 容悅佞媚ノ意ナシ。 故ニ令儀令色 蒸民 仲山甫ノ美
徳タリ。 然ルヲ今巧言ニ連シテ。 反テ不善ノ名タリ。 驕泰比周ヲ連言スルト同シ。

孝子慈孫

孟子ニ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離婁 大學ニ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 左傳ニ父慈子孝
昭二十六年 慈ハ是父ノ子ヲ愛スル道也。 イマ孝子ニ連レテ慈孫ト云フハ。 慈マタ孫ノ祖ニ事フル道タ
リ。 巧言令色ノ連言同シ意ナリ。

映畧

映畧トハ。 上ノ文ニ映照シテ下ノ文ヲ省略シ。 下ノ文ニ映照シテ上ノ文ヲ省略スルナリ。 古言此法尤
モ多シ。

論語ニ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於禮樂)。 先進 是進ハ孟子狂
簡進取 盡心下 心ノ道ニテ。 學者ノ道ニ進ムヲナリ。 論語ノ與其進 不與其退也。 述而 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 子罕 吾見其進也。 未見其止也。 同上 ニテ此意ナリ。 故ニ此章進於禮樂ノ四字ヲ以テ句
ヲナシ。 其禮樂ニ進ム弟子ニハ。 上文ノ先進於禮樂ニ映射シテ。 先進ノ下ニ於禮樂ノ三字ヲ畧セシ
ナ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前三者何先。曰去(足)兵(之政)。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云云。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云云。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上ノ自有ニ映シテ下ノ有ヲ畧ス。兵革非不(堅)利也云云。不以兵革之(堅)利。公孫丑下。上ノ堅利ノ堅ニ映シテ。下ノ利ノ上ニ堅ヲ畧ス。夏后氏五十畝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滕文公上。下ノ百畝ノ畝ニ映シテ。上ノ五十七ノ下。兩ナカラ畝ヲ畧ス。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子貢)子夏子張子游(曾子)矣。同上。子貢子夏子張子游ミナ其師ヲ哀慕スル。上文ニイヘル如ク。獨リ曾子ノミニ非ス。然ルヲタバ曾子ト云フハ。其最モ重キモノヲ舉ケテ。餘ハ知ルベケレバナリ。是マタ映畧ノ法ナ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是公孫丑上篇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心ノ四端ナルヲ既ニ詳ナリ。故ニ此篇ニ之端ノ二字ヲ四ツ共ニ映畧ス。離婁上篇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盡心上篇ニ之實ノ二字ヲ兩ナカラ映畧シテ。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マタ萬章ノ篇ノ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公孫丑上篇ニ清任時之三字ヲ三ツ共ニ映畧シテ。皆古之聖人也ト云。ミナ此例ナリ。是ミナ數篇ヲ隔テ、映畧スルモノ。タ、一章ノ間ノミナラズ。左傳ニハ十四五年之間ヲ隔テ、映畧スルモノアリ。襄二十一年州綽カ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ト云フヲ。同二十八年ニ。盧蒲癸カ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ト云テ。食其肉ト其皮トノ二ツヲ映畧セリ。州綽カ語ヲ照シ觀ルニ非レバ。寢處ノ語ハ解ス可ラス。昭三年ニ子雅カ其或寢處我矣ト云フハ。譬於禽獸ト其肉ト其皮トヲ三ツ共ニ映畧セリ。本ヲ語ルニ非レバ。益益解スベカラズ。是古辭映畧ノ尤モ大ナルモノナリ。

繫言

繫言トハ。物ニ繫ケテ道トイヒ德ト云フナリ。道ハ堯舜ノ教フル所ノ親義別序信ヨリシテ。文武周公孔子ノ傳フル。孝弟トイヒ。忠恕トイヒ。仁智禮樂ミナ天下古今ノ由テ行フ所ノ道ニテ。天ノ道ニモ非ス。地ノ道ニモ非ス。禽ノ飛ブニモ非ス。魚ノ躍ルニモ非ス。タバ是レ人之道ナリ。德ハ此道ヲ得ルノ名ニシテ。マタ天ノ德ニモ非ス。地ノ德ニモ非ス。禽ノ飛ブニモ非ス。魚ノ躍ルニモ非ス。タバコレ此道ヲ得ルナリ。若シ天ノ道。地ノ道。天ノ德。地ノ德ヲ云フハ。必ス是ヲ天ニ繫ケ地ニ繫ケテ。天道。論語公治長。地道。中庸。天德。同上。地德。周語ト云テ。單ニ道トイヒ。單ニ德ト云フノ人ノ道ヲ指スモノト異ナリ。老聃ヨリシテ。道ヲ天地ノ先ニ推シテ。先天地生。字之曰道。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二十五章 ト云テ。天地萬物ヲ生スルモノヲ道トナシ。天地萬物ノ其道ヲ得ルヲ徳トナス。莊周ガイハユル行於萬物者道也。物得以生。謂之徳。天地是ナリ。故ニ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徳。駢拇 ト云テ。六本指モ徳ナリ。是ミナ繋ル所アルニ非ス。單ニ道トイヒ。單ニ徳ト云テ。聖經ノイハユル道德ト異ナリ。漢儒ヨリシテ此義ヲ知り得ズ。老莊ノ道德ヲ聖人ニ混同ス。世ノ漢唐ノ學ヲナスイハユル古學ナルモノ。宋儒ヲ譏リテ老佛ト稱スレトモ。其人ヤハリ老莊ノ道德ト聖經ノ道德トヲ同シテ。道德アキラカナラサルモノ。今ニ幾千年。學者第一ノ患ナリ。尤モ明ニセサル可カラス。今茲ニ繋言ノ目ヲ設ケテ其義ヲ辨ス。左ノ如シ。

孟子ニ聖人之道 滕文公上 堯舜之道 公孫丑下 先王之道 離婁上 儒者之道 滕文公上 孔子之道 滕文公下 論語ニ文武之道 子張 君子之道 公治長 道ハ堯ヲ以テ始トス。阜陶謨ノ勅我五典 孟子ニイハユル親義別序信是ナリ。先王トハ。夏書ニハ禹ヲ指シ。商書ニハ湯ヲ指シ。周書ニハ文武ヲ指ス。何レモミナ聖人ナリ。故ニ堯舜ノ道トイヒ。先王ノ道トイヒ。文武ノ道トイヒ。統テ是ヲ聖人ノ道ト云。孔子ハ堯舜ヲ祖述シ。文武ヲ憲章スレバ。孔子ノ道ハ。即チ堯舜文武ノ道ナリ。君子タルモノ專ラ是ニ由ル。故ニ君子ノ道トイフ。楊墨ニ對シテ儒者ノ道トイフ。是ニテ物ニ繋ケテ道ト云テ。天下古今ノ由テ行フ人ノ道ナリ。凡ソ聖經ノ單ニ道ト云フモノハ。ミナ此道ヲ指シテイフ。左ノ如シ。論語ニ志道 里仁 朝聞道 同上 由斯道 雍也 適道 子罕 謀道 衛靈公 孟子ニ得道失道 公孫丑下 賊道 盡心

上ノ如キ是ナリ。至道 中庸 大道 滕文公下 ノ如キハ。道ノ尊稱ナリ。是ハ物ニ繋ルト異ニシテ。タ至大ノ字ヲ道ノ上ニ加ヘテ尊ブナリ。

中庸ニ忠恕違道不遠ト云フハ。道ハ孝弟忠信仁義禮智ノ宗名ナリ。忠恕ハ中ノ族名ナリ。忠恕ニダニアレバ。孝弟ナリ仁義ナリ。何レノ道ニモ遠カラヌト云フコニ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ト同義ナリ。忠恕ニ聖人ノ忠恕 學者ノ忠恕ナド、ニフ別アルニ非ズ。

論語ニ志於道 據於徳 依於仁 游於藝 述而 孟子ニ其爲氣也 配義與道 公孫丑下 其交也以道 其接也以禮 萬章下 君不郷道不志於仁 告子下 士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 盡心上 是マタ單ニ道ト云テ。即チ聖人ノ教フル天下古今由テ行フ所ノ道ナリ。其道ハ即チ孝弟忠信仁義禮智ノ宗名ナレバ。仁モ固ヨリ共ニ存セリ。然ルヲ志於道ノ外ニマタ依於仁ト云フハ。志於道ノ中ニモ依於仁ヲ以テ要トス。故ニ道ノ中ヨリ殊更ニ拔出シテ仁トイフ。孟子浩然ノ義ハ集義所生ト云テ。道ノ中ニモ義ヲ以テ要トス。故ニ道ノ中ヨリ拔出シテ義トイフ。交接ノ道ハ。道ノ中ニモ禮ヲ以テ要トス。君タル道ハ。道ノ中ニモ仁ヲ以テ要トス。推シテ知ルヘシ。

論語ニ天道 公治長 中庸ニ地道 論語ニ父ノ道 里仁 善人之道 先進 中庸ニ小人ノ道 孟子ニ許子ノ道 滕文公上 楊墨之道 滕文公下 子之道貉道 告子下 佚道生道 盡心上 荀子ニ姦道 儒效 偷道 富

道ハ道路ノ譬ナリ。道路ハ人ノ由テ通行スル所ナリ。通行スルニ道路ニ由ルガ如ク。人倫日用ノ間。此道ニ由ラザル可ラス。聖人はニ於テ教フルニ此道ヲ以テス。故ニ單ニ道ト云フト。聖人ニ繫ケテ道ト云フト。繫言單言其義異ルコナキ同シ道ナリ。人ニ道アルヲ以テ視レバ。天ニハ天ノ道アリ。地ニハ地ノ道アルカ如シ。故ニ人ノ道ヲ借りテ天地ノ道ニ名ツクルナリ。天地ノ道ヲ借りテ人ノ道ニ名ツクルニ非ス。故ニ單ニ道ト云フニ。天地ノ道ヲ指スモノアルコナシ。是レ繫言ト單言ト其言ニアリテ。老莊ノ單ニ道ト云テ。天地萬物ノ道ト云フモノト異ナリ。善人之道。小人之道ノ如キ。善人ニ繫ケ小人ニ繫ルモノハ。善不善ニ拘ラズ。タゞ其由テ行フ所ニ取テ。其人ノシカタト云フカ如シ。聖人ノ教フル道ニ非ス。故ニ單ニ道ト云フニ。此類ヲ指スモノアルコナシ。是マタ繫言單言ノ別ナリ。佚道生道姦道偷道ノ如キハ。物ニ繫ル繫言ト同シカラズ。佚生姦偷ヲ道上ニ加ヘ。字義ニ從テ其シカタノ善不善ヲ云フナリ。是マタ單ニ道ト云フモノト異ナリ。タゞ孟子ニ道ニ仁與不仁而已矣。離婁上ト云フバカリハ。單ニ道ト云フヲ仁ト不仁トノシカタヲイフ。他書ノ未タ觀ザル所ナリ。然レモ亦タゞ人ノ行フ所ヲ以テスルモノニテ。天ノ道ニモ非ス。地ノ道ニモ非ス。萬物ノ道ニモ非レバ。老子ノイハユル道者萬物ノ與。莊子ノ行於萬物者道ナルモノト異リ。是マタ知ラザルベカラズ。

中庸ニ周公文武之德。孟子ニ文王之德。公孫丑上 論語ニ君子之德 顏淵 周之德 泰伯 德トハ道ヲ身ニ得ルノ名ナリ。禮記ニ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 古之學術道者 將以得身也。鄉飲酒義 是ナリ。身

トハ躬ト心トヲ兼ヌル名ナリ。故ニ道ハ心ニ得ルノミナラズ。躬ニ得テヨク行フニ非レバ。德ニ非ス。故ニ德行ト云テ。行ニ配シテイフ。皇陶謨ニ行有九德。其義見ルベシ。夫孝弟忠信仁義禮智ハ道ノ名ナリ。是ヲ身ニ得ルヲ以テ。マタ德ノ名トナス。タゞ其ノ是ヲ得ル。學ンデ得ルト雖モ。衆德ヲ兼備スルニ至テハ。聖人ニ非ルヨリハ能ハズ。衆人ハ各ソノ性ノ近キヲ得テ。以テ其德ヲ成ス。顏回ノ仁。曾子ノ孝。子路ノ勇ノ如シ。其德ニ大小厚薄ノ異ナルアリト雖モ。亦ミナ人ノ德ニテ。天ノ德ニモ非ス。地ノ德ニモ非ス。萬物ノ德ニモ非ス。凡ソ聖經ノ單ニ德ト云フモノハ。ミナ此德ヲ指シテイフ。左ノ如シ。

論語ニ爲政以德 爲政 道之以德 同上 德之不修 述而 好德 子罕 崇德 顏淵 尙德 憲問 有德者 同上 知德者 衛靈公 亂德 同上 執德 子路 孟子ニ德之流行 公孫丑 以德行仁 同上 莫如德 公孫丑下 尊德樂道 同上 周子德 盡心上 ノ如キ是ナリ。至德 論語 盛德 大學ノ如キハ。德ノ尊稱ナリ。道ノ尊稱ニ至道大道ト云フガ如シ。

左傳ニ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成十六年 書ニ明德慎罰。康誥 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其善。盤庚上 詩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谷風 左傳ニ無怨無德。成三年 老子ニ報怨以德 六十三章 德ハ民ヲ安スルヨリ大ナルハナシ。故ニ刑ト反對シテ。恩惠ノ義トナス。罰ト對シ。怨ト對ス。ミナ同意ナリ。

中庸ニ天德 國語ニ地德 周語 論語ニ民德 學而 小人之德 顏淵 左傳ニ共德 莊二十四年 尙書ニ實德 盤庚上

含德 同上 爽德 盤庚中 凶德 同下 暴德 立政 孟子ニ求也爲季氏宰 無能改於其德 而賦粟倍他日
 離婁上 論語ニ驥不稱其力 稱其德也 憲問
 德ハ道ヲ身ニ得ルノ名ナリ。人ニ德アルヲ以テ視レバ。天ニハ天ノ德アリ。地ニハ地ノ德アルカ如シ。
 故ニ天道地道ヲ人ノ道ニ借リテ名ツクルト同シク。人ノ德ヲ借リテ天地ノ德ニ名ツクルナリ。天地ノ
 德ヲ借リテ人ノ德ニ名ツクルニ非ス。故ニ單ニ德ト云テ天地ノ德ヲ指スモノアルコトナシ。是マタ繫言
 ト單言ト其言ニ分別アリテ。老莊ノ單ニ德ト云テ天地萬物ノ德ト云フモノニ異ナリ。民德小人ノ如キ。
 民ニ繫ケ小人ニ繫クルモノハ。善不善ニ拘ラズ。タゞ其身ニ得ル所ニ取テ。其人ノコ、ロエト云フカ
 如シ。聖人ノ道ヲ得ルノ德ニ非ス。故ニ單ニ德ト云。此類ヲ指スモノアルコトナシ。是マタ繫言單言ノ
 別ナリ。共德實德含德爽德ノ如キハ。物ニ加ヘ。其字義ニ從テコ、ロエノ善惡ヲ云フナリ。單ニ德ト
 云フモノト異ナリ。猶道ニ佚道生道姦道偷道ト云フガ如シ。是マタ善惡ミナ人ノ身ニ得ル德ヲ云フモノ
 ニテ。老莊ノイハユル萬物ノ德ニハ非ルナリ。其德マタ繫言ナリ。無能改其德ノ其ハ。上ノ季氏ヲ
 指シテ季氏ノ德ナリ。稱其德ノ其ハ。上ノ驥ヲ指シテ驥ノ德ナリ。繫言ニハ善惡ミナ其物ヲ身ニ得ル
 所ヲ以テ云フナリ。是マタ單ニ德ト云フモノト異ナリ。故ニ驥ト雖モ調良ニ取テ德トイフナリ。然レモ
 力ト德トヲ分チ。莊子ノ駢拇枝指マデヲ單ニ德ト云フモノト異ナリ。

漢儒單言ノ道德左ノ如シ

陸賈新語ニ道莫大於無爲 無爲 虛無寂寞通動無量 道基 賈誼新書ニ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 固爲所
 生法記。故曰道 所得以生 謂之德 道德說
 淮南鴻烈解ニ道者覆天載地 廓四方拆八極 高不可際 深不可測 包裹天地稟受無形 原道訓
 僞託管子ニ虛無無形 謂之道 化育萬物 謂之德 心術 道也者 動不見其形 施不見其德 萬
 物皆以得 然莫知其極 同上 道生天地 德出賢人 道生德 德生正 四時 道者扶持衆物 使得
 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 形勢解
 劉向說苑ニ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也者 物之動莫不由道也
 楊雄法言ニ老子之言道德 吾有取焉耳 問道 知默守道之極 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解嘲
 趙岐孟子注ニ道謂陰陽 道無形而生有形 舒之彌六合 卷之不盈握 包落天地 稟受群生者也
 公孫丑上
 劉向カ說苑ニイフ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ハ。易ノ大傳ニ出ル語ニテ。易ニ非ス。易ハ上經下經ノ六十四
 卦ヲ載スルモノニ限ルナリ。大傳ハ其易ニ繫ル辭ニテ。易ヲ說キシモノナリ。故ニマタ繫辭ト稱ス。
 繫辭ノ中ニ上下經中ノ語ヲ引キテ。易曰ト言フモノ四處アリ。繫辭ノ易ニ非ルコト。觀テ見ルベシ。漢
 儒ヨリ繫辭ヲ引テ易曰ト云フモノ。タゞ劉向ノミナラズ。滔滔皆是ナリ。妄ノ甚シキナリ。其一陰一
 陽ト云フハ。易ノ一タビ陰トナリ。一タビ陽トナリ。陰ト陽ト變化ニテ八卦トナリ。六十四卦トナリ。

三百八十四爻トナリ。變ノユク所ニ從テ。一定ノ卦ナキヲ道トスルノ義ナリ。故ニ此語ニ易无卦トアリ。又觀テ見ルベシ。說卦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ト云フハ。明カニ天ノ字ヲ下シ繫言ノ道ナリ。且一陰一陽ハ。陰ト陽トミナ一ノ字ヲ添ヘテ。タゞ陰陽ト云フニ非レバ。說卦ト其意自ラ異ナリ。且句首ニ易无卦ト云テ。易无卦ヲ承ケテ一陰一陽トアレバ。易ノ一陰一陽タルヲ明カナリ。漢儒說卦ヲ誤解シテ一陰一陽ニ混淆シ。一陰一陽ヲ誤解シテ老莊ニ混淆シ。遂ニ聖人ノ道ヲ視ルヲ老莊ノ如シ。試ニ觀ヨ聖經中凡ソ道ト云フノ。人ノ道ニ非ルモノ一言アルコトナシ。

一堂讀書法終

題視志緒言前

柴博士嘗言。方今奎運休隆。陶冶之所化。自今後數十年。應家挾四子五經。然而能讀之者應益希。此言在寬政中興之時。今而果然。柴子又云。方吾少時。貧生賃書自給。而成立者往往有焉。今人則不能然。蓋人心與政治升降。今之學子大率不勤不苦。仰給於父兄。而揮財於食色。游談無根以翫。揭歲月。俾先輩獨獲知言之名。不亦哀哉。雖然不昧者心。不朽者文。稽乎文而攻乎心。道則在几席之下矣。作視志緒言。

江門鹽谷世弘毅侯氏

堯田大島信書

視志緒言序

甚矣哉。民之不興於行也。挾策之士。往往以讀書立身。判爲兩岐。動輒曰。吾家非儒也。何必刻苦讀書。嗚呼。儒者之道。即所以爲人之方也。譬猶布帛菽粟然。人人孰不資焉以生活。獨儒者多積而厚藏之耳。非別於人而更有所謂儒者也。今其言曰。吾家非儒也。不知是輩將欲不爲人耶。此宕陰先生所以有視志緒言之述也。蓋戢戈以降。治化休隆。文教日昌。自京師江戶。至諸侯之國。無不有庠校之設。自卿大夫士。及闔閭之小民。無不習佔畢之業。君之於其臣。父兄之於其子弟。孰弗欲皆學焉以爲人。而爲之臣子者。乃怠惰自甘。欲不爲人。如此則家將不得爲家。而國將不得爲國也。先生示是書曰。此吾老婆心。亦聊以導童穉爾。予復之。以謂先生自道則然。以予視之。育英之意。贊化之旨深矣。鏗梓告竣。因書數言於簡端。以諗世之讀是書者。

慶應二年龍集丙寅孟夏

昌平學助教 島田重禮 撰

視志緒言引

予此書ヲ作リテ。二三子ニ示サントシ。既ニシテ再思スレバ。又復止メント思ヘリ。予ガ初メ此ヲ編ミシ本意ハ。世ニ書物ヲヨム人餘多アレバ。學問ヲ以テ心身ヲ治メ。家國ヲモ治ムル心ニテ學ブ人スクナク。學者トイヘバ。我慢ツヨキ高慢モノニ非レバ。輕薄浮躁ノ口利ニ過ギザルユヘ。讀書ハ只字ヲシルノ用ノミト。童蒙ヨリ心得。蒙心主トナリテ。終ニ學ブ處ノ業ト自己ノ言行ト。冰炭相反スルニ心付カザル者多シ。是レニ由テ予ニ於テハ父師ノ教誨ヲ信奉シテ。志ストコロ専ラ心身ノ工夫ニ在テ。口耳ノ學ヲ好マザル趣意ヲ明シテ。蒙幼ノ趣向ヲ定メント思フノミ。然レモ古ヨリ數シレヌ聖賢數シレヌ書ヲ遺シ。學問ノ躬行實踐ニアリテ。口耳ノ爲メニアラズ。實用活用ニ在テ。書籍文字ノ上ノミニアラザルコトハ。口ヲ極メテ説キ給ヘリ。學者一タビ此ニ眼ヲ著ル時ハ。日々誦讀スル處ノ經傳一言一字トシテ。己ノ骨髓ニ銘スル金言良藥ニ非ルコトナク。自然嚴父ノ教ヲ耳底ニ聞クニヒトシク。心ニ省ミ行ヲ磨クハ必然ノコトナリ。然ルニ予ガ後覺ヲ以テ。珍シク我獨リモノシリ顔シテ此義ヲ語ルハ。附贅懸疣ノ至リ。有道ノ嗤ハ扱置キ。自ラ此心ニ耻ヂザルベケンヤ。是レニ由テ一タビハ又焚キス

テント思ヒシナリ。然レモ予ハ口ニオナキ者ナリ。古ノ教ハ友ニ從ヒ志ヲ視^シストアレバ。朋友ノ切磋
 ハ。相互ニ志ヲ談ズルヲ以テ。雙方ノ志モ通ジ。過ヲ聞クノ種トモナルコナレバ。志ヲ隱シテ言ハザ
 ルモ亦偏屈ナルベシ。固ヨリ此緒言ハ。口ニテ嘶スベキヲ。口オノナキユヘ心ノ通ゼザランコヲ恐レ
 テ。舌ニ代フル筆ナレバ。アナガチニ耻ヅベキニモアラジト思ヒ返シ。扱^コソ淨寫シテ諸子ニ示スノ
 ミ。此書初ニ志ヲ立ツルヲ論ジ。次ニ儒ノ字ノ義ヲ論シ。次ニ檢身ノ要ヲ舉ゲ。次ニ讀書ノ法ヲ論シ。
 終ニ拙文數篇ヲ載セテ吾志ヲ視^シ。以テ二三子ノ志ヲ聞カント要ス。名ケテ視志緒言トイフユヘンナ
 リ。

天保丙申初冬

岩陰學人題於宇田川之晚香廬

視志緒言卷上

志ヲ立ツルヲ論ス

學問ハ目的ヲ立ツルヲ第一手下スノ初メトスルコナリ。其目的トハ。射ヲマナバ、鵠ニ中ルヲ期シ。
 田ヲツクラバ穀ヲ得ルヲ期トスル如ク。其業ノ至ル處。此ト見切ルコナリ。然ルニ今ノ學問スルモノ。
 目的ナキ人多シ。譬ヘバ的ナクシテ空シク矢ヲ放ツニ齊シ。試ニ是レヲ論ゼン。予ハ醫家ニ生レタレ
 バ。多ク醫者ト交リ。毎ニ其語ヲ聞クニ。醫者ハ儒生ト違ヒ。目前活物ノ死生ニ預ルコユヘ。其業ヲ
 成スコ難シトイフ。是レ醫者ノ常言ナリ。誠ニ解スベカラザル言ト云フベシ。ソレ儒ノ道ハ。心ヲ正
 シ身ヲ修メ。家國天下ヲ治ムル道ナレバ。一タビ調合ノアヤマル時ハ。身ノ賢愚。家ノ興衰。國ノ治
 亂ニアツカル。是ヲ活物ニアツカル者ニ非ストイフベケンヤ。然ルニ當時醫者ノ言。往々上ノ如ク。
 人モ亦是レヲ怪マザル者ハ何ゾヤ。是レ醫者ノ理ヲ解セザルニ非ズ。當世學者ノ學ビ方ヲ失フユヘナ
 リ。學問スルトテ。唯文字ヲヨミ昔物語ヲ覺エ。詩文章ヲ人目駭カシニ修ムル計ニテ。今日心身ヲ修

メ家國ヲ治ムル實用ニ用フル者ナキユヘ。他ヨリ是ヲミル時ハ。儒者ハ只字ヲヨミ物ヲシル而已ト思フハ尤モノナリ。畢竟世間ノ學者ハ。大率目的ナシノ學者ナルガユヘナリ。然ラバ世俗ノイハユル學者ヲ離レテ。眞ノ學者トナラント志スニ。何ヲ目的トスベキヤ。目的トハ餘ノ義ニ非ズ。眞ノ人トナラント志ス計ノナリ。扱眞ノ人トナルハ如何トナレバ。他事ニ非ズ。親ニ事フルニ至孝ナラザルハ。眞ノ人ニ非ルナリ。君ニ事ヘテ至忠ナラザルハ。眞ノ人ニ非ルナリ。去レバイカナルガ至孝至忠ノ道ナラント。其理ヲ自身ノ心神ニ問ヒ。仰テ古聖賢ノ書ニ旁求シ。必ズ至道ヲ知リテ以テ此ニ至ラント目當ヲ定ムル。是學問初發ノ射侯ナリ。古ノ人ニ勝レシ人モ。他ニ非ズ。此ヲ見ルコト早ク。手ヲ下スコトキ故ニ。聖賢君子英俊豪傑トヨバル。皆千辛萬苦シテ精神ヲ勵シテ後ニ。此域ニ上リシナリ。尼父ノ志學。孟子ノ願孔。顔子ノ舜何人也ハ言フモサナリ。明道先生ガ十四五歲便學聖人。朱文公ガ八歲ノ時ニ孝經ノ上ニ題シテ。不如此便不做人トイヒ。陳白沙ガ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行之ヲ讀ンテ。大丈夫行己。當如此也トイヒタルモ。皆此處へ第一ニ目ヲ著ケタルナリ。伊藤仁齋先生十七歲ノ時。三井寺ニ登リ琵琶湖ヲ望ミ。慨然遠想シ。男兒勿ニ空死。大哉神禹功トイフ詩ヲ作りタリ。其後厲精苦學シテ。一代ノ碩賢トナリタレバ。亦其志ニ背カズトイフベシ。人ノ材徳ハ草木ノ如シ。同シク天地ノ氣ヲ受ケシモノナレバ。日々ニ生滋スルモチマヘナリ。草木生長セザレバ枯ル、ナリ。人ノ材能モ。進マザレバ退クヨリ外ナシ。韓文公ガ聖益聖。愚益愚ト言ハレシハ此事ナリ。予ハ庭弱

愚陋ノ至リナレト。願クハ市井ノ小人ト異ナリ度シト念ヒ。師友ニ切磋シテ。性善ノ言ヲ篤信シ。鞠躬盡力。死而後止トイフヲ平生佩服シ。命アラン限リハ苦學スル鄙衷ナリ。欲持贈君無長物。山中只有白雲飛。コノ心諸子ト是ヲ共ニセント欲スルノミ。

儒ヲ論ズ

世間ニ儒者トイフヲ。武士ニ非ズ。醫者ニ非ズ。僧徒ニ非ズ。別ニ一技一藝ノ者トシ。讀書ハ唐土ノコニテ。今日ニハ關ラザルコト心得ル人往往ニアリ。捧腹噴飯スベキノ甚シキナリ。聊カ幼蒙ノ爲メニ惑ヲ開カン。鄭康成云。儒柔也。以道優柔其身也。此ハ字義ヲ説ケリ。白虎通ニ云。通天地人曰儒。此ハ儒ノ極位ヲトケリ。扱以道優柔其身トアレバ。道ハ他ニ非ズ。五倫ノ外ニ道ナキナレ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ニツキ。親義別序信。當然ノ道理ナリ。是ノトコロヲ能心掛ケ。至善ノ場ニ至リタル人ハ。天人一理ナルユヘ。即チ天地人ニ通ズル人トイフナリ。然ラバ凡ソ今日ニ在テ人倫ノ交アル者ハ。皆儒道ニ志ス者ナラズヤ。然ル時ハ天子モ儒ニ志ス者ナリ。將軍モ儒ニ志ス者ナリ。諸侯モ儒ニ志ス者ナリ。士大夫モ儒ニ志ス者也。農夫商賈巫醫百工モ儒ニ志スモノ也。誠ニシカラバ世間一切貴賤トナク。皆儒道ニ志スモノナラズヤ。是ニ由テ觀ル時ハ。凡ソ人ト生レタルモノハ。皆儒道ヲ學バズシテ叶ハザルナリ。扱其儒ノ道ヲ心得ルニハ。自己ノ心ヲ明ニスルヨリ外ニ工夫ナキコナリ。其心ヲ明ニスルハ。人ヲ以テ人ヲ師トスルナリ。扱又人ヲ以テ人ヲ師トスルニ。今人ヲ師トシテタラ

ザレバ。古人ヲ師トシ。古人ヲ師トシテ足ラザレバ。海外異域ノ人マデモ。超群ノ人サヘアレバ師トスル。是天地ノ心ナリ。本朝ニテ古人ヲ師トセントスルニ。聖天子。賢公卿ノ言行政事ヲ載セタル書ハ。古事記。日本書紀。續紀。其他御歷代實錄。或ハ律令格式。又ハ萬葉。古今集等。乃至歷世軍記物語ノ類ナリ。然ル處右等ノ書ヲ編ミタル人。一代ノ君子ニハアルベケレ。天地人ニ通シテ古今ニ超出セル人ニモ非レバ。文ハ道ヲ載スルノ器也ノ道理ニテ。道德高カラザレバ文章モ明ナラズ。自然手本トスルニ不足ナリ。故ニ廣ク宇宙ニ首ヲ回ラシ。上下古今ヲ考合スルニ。漢土ヲ超エテ。眞人ノ出テタル國。經典文物ノ備リタル處ナキユヘ。我。先皇モ遙遙人ヲ擇ミ渡海セシメ學バシメ給ヘリ。其遺教ニテ學問トイヘバ。先ツ漢土ノ書ヲ吟味スルコトナリタリ。然レ。本朝ノ書ハ學ブニ足ラズトイフニ非ズ。王朝ノコトハ勿論。近代將軍家ノ事。并ニ名公鉅卿ノ言行政事等。是亦學バズシテ叶ハザルナリ。然レバ儒者トイフハ。士農工商ノ外ニ非ズ。唐土ノ事。今日ニ用ナキニ非ルコト分明ナリ。傳ヘキク水戸ノ義公ハ。儒者トハ吾等ハジメ皆此ニ志ス者ナリトアリテ。臣下ニ儒官トイフヲタテラレズ。備前芳烈公モ。幼年ノ時ヨリ君子儒トナラント志シタマフトアリ。然ルニ世間ノ文盲人。コノ意ヲ知ラザルノミナラズ。其儒者ト呼バル、モノモ。此ニ徹底セザルニヤ。乃至シルトイヘ。時勢ニツレテ行ヒ得ザルニヤ。儒道トイフモノ一技一藝ノ如クナリユキ。書家畫工醫者劍客ナド同様ニ。流派ヲ立テ爭競スルコトナレリ。嘆ズルニモ餘リアルコトドモナリ。扱今時ノ儒者トイフ人ヲ觀ルニ。經書ヲ

ミルトテ。大義ヲ後ニシテ。一字一文ノ義ヲ甚シク穿鑿シ。其ウヘ言ト行ト雲泥ノ相違スルヲ。恬然トシテ恥ヅルコトモ知ラズ。講義ノ時ハ。先儒ノ說ヲ羅列シテ其抵牾ヲ縦ニシ。以テ己ガ博聞強識ノ名ヲ賣ラントス。或ハ辯舌喋喋トシテ高ク性命ヲ説キ。巧ニ仁義ヲ講スレ。省察力行ノ功夫ニ至ツテハ。毫髮モ心ヲ不用ノ類多シ。詩ニ云。爾月^ニ斯^レ邁^カ。吾日^ニ斯^レ征^カ。味者ハ兔モアレ。吾黨ノ士ハ。儒字ノ意ヲ善ク心得。實踐實用ニ深ク精神ヲ勵マサンコトヲ庶幾スルナリ。

身ヲ檢スルヲ論ス

五倫五常等ノ名義ハ。經傳ニツヒテ潛研シテ。人人自得スベキナレバ。今嗷嗷ヲ費サズ。只敬ノ一字ハ。程朱深ク學者ニシメシテ入徳ノ門トセラレシ處ニテ。五倫五常ヲ踐ムモ必此ヨリ入ルコトユヘ。今其大意ヲ説クナリ。蓋シ周ノ時ハ風俗モトヨリ敦厚ニシテ。且聖人アリテ世間ヲ禮樂ヲ以テ治メ給ヒシユヘ。禮以制心ノ理ニテ。外貌ヲ治メテ自然ニ心ハ治リタルナリ。ソレユヘ春秋ノ時ニ至リテモ。公卿大夫多クハ威儀動作ヲ以テ人ヲ評論スルナリ。秦漢以後ハ禮樂壞崩シテ。風俗日日ニ偷薄ニ趣ク。殊ニ唐末五代ノ大亂ヲヘテ後。宋ニ至リテ。尤人情輕浮奇袤ニ赴ケリ。其時ニ程朱起リテ。世俗對證ノ藥ヲ求メテ。深ク敬ノ字ノ意ヲ發明シテ。心ヲ以テ心ヲ治ムルノ理ヲ示セリ。今ノ我俗ニ於テモ。一同堅守スヘキ良訣ナリ。扱敬ノ字ヲ朱子初メハ主一無適ト説カレタレ。晚年ニハ敬只是畏字トイハレタリ。至テ簡切行ヒヤスキ語ナラズヤ。今起居飲食應對坐立ヨリ。凡ソ萬事萬端ノ事ヲ處スルニ

至ルマデ事事ニ畏レツ、シミ。無油斷無麤忽。因循苟且ニセズシテ。大事大切ト心得ル。是即敬ナリ。先讀書ノ一事ヲ以テイヘバ。書帙ヲ大切ニシ。妄ニ疊ノ上ニ不置。跨越セズ。几案ニ對シテハ兀然端坐。神明ニ對スルガ如クスルナド。是讀書ノ敬ナリ。親ニ事フルヲ以テ言ハバ。晨ハ安否ヲ問ヒ。夜ハ牀第ヲ安ジ。夏日ハ蚊ヲ逐ヒ涼ヲ來シ。寒天ハ爐炭ヲ温ニシ衣服ヲ厚クシ。言ハザル前ニ其意ヲサトリ。指サザル前ニ事ニ赴ク。游フトコロ常ノキマリアリ。行クマジキ處ヘ行カズ。四體髮膚敢テ毀傷セズ。高キニ上ラズ。危キニノゾマズ。是孝ノ敬ナリ。朋友ヲ以テイヘバ。忠信ノ内ニ禮敬ヲ存シ。妄ニ狎態褻言ヲナサズ。幼童ニ對ストイヘ。敢テ長ヲ挾マズ。如水ノ淡ヲマモリ。如醴ノ戒ヲ保シ。非義ノ事ハ必ず約セズ。約セシハ必ず不易。晏子ノ久敬ヲ暫時モ忘ル、コナキナド。是朋友ニ交ルノ敬ナリ。萬事はヲ推シテ知ルベシ。鳩巢逸話ニ載ス。永井尙政君アル時井伊直孝君ニ問テ。何ゾ一生ノ心得ニ成候コ承度シトアリケレバ。直孝君。不肖ナガラ自分覺エノコレアル義御断シ可申。サリナガラ輕ハズミニウケタマハラレ候テハ無詮義ナリ。三日精進潔齋シテ。禮服ヲ著用シテ可被參トアリケレバ。尙政君ソノ言ノ如ク。齋戒シテ麻上下著用ニテ。往キ問ハレケレバ。油斷大敵ノ四字ヲ守ルベシト答ヘラレタルトナリ。圖ラズモ彼太公ガ丹書ヲ武王ニ授ケタルト符合シテ。油斷大敵。眞ニ敬ノ字ノ的解ナリ。朱文公曰。英雄却是自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中。做將來ト。可味名言ナリ。霍光ガ傳ヲ看ルニ。昌邑王ヲ廢シ宣帝ヲ立テタル駭世ノ大事ヲナセルモ。其人ノ本領

ヲトヘバ。小心謹慎ノ四字ナリ。諸葛武侯ガ出師ノ表ニ。先帝知臣謹慎トアルヲ。林西仲評シテ。謹慎二字。孔明一生本領トイヒタリ。尙書ヲ讀ンテ。堯舜禹臯陶大聖人ノ朝ニテ。大政ヲ議シ君臣相戒メ給フヲ見ルニ。至奇至神ノ語アルベシト思ヘバ。二典ニ諷ノ間。欽哉懋哉ノ戒ニ過ギズ。然ラバ敬ノ一字ハ。實ニ入學ノ門戸ニシテ。徹上徹下ノ訓ト知ルベシ。學ハ約ヲ守ルヲ第一トス。扱其守約ノ處。人人博學中ヨリ自得スル處ユヘ。一概ニ説カレザレ。謝顯道ガ自性偏難克處克將去トイハレシハ。誰ニモ通シテ簡約イリヤスキ語ト云フベシ。後光明天皇ハ近代ノ英主ニテイマシケルガ。平日謝氏ガ此語ヲ篤ク御信仰アリ。天皇ノ性雷ヲ御嫌ヒアソバサレシニ。自ラ以テ偏ト思召サレ。或年夏月大雷ノ度ゴトニ。椽前ニ臨御マシマシ。竟ニ御氣質ヲ變シ給ヒシトナリ。誠ニ一天萬乘ノ君ニテ。恐レナガラ深宮ノ内婦人ノ手ニ御長シ遊バサレテサヘ。其勵志力行カクノ如シ。況ヤ吾人ハ晨夕唔呻ノ中ニ在リナガラ。躬行心得ト云フコトヲ聞テ。嘲笑セザレバ罵詈スルコトハ。獨リ何ノ心ゾヤ。予ハ此事ヲ想フゴトニ。滿身毛顫ヲ覺ユルナリ。人ニハ偏蔽ノ處誰ニモアルモノナリ。其偏性ヲ知リ。聖賢ノ語ヲ取リテ對證劑ヲ下ス時ハ。多年積累ノ後ニハ。其藥マハリ其病サリテ。德性進ムナリ。元ノ耶律楚材ガ生一利不如除一害ノ一語。古今稱シテ從政ノ名言トス。予ハ亦取ツテ以テ身ヲ修ムルノ要法トス。タトヘバ短氣ノ人ハ顔子ノ不遷怒ヲ學ビ。懦弱ノ人ハ孟子ノ不動心ヲ學ビ。粗暴鄙俗ノ人ハ恭敬擲節ヲ守リ。貪鄙吝嗇ノモノハ廉直清潔ヲ守リ杯シテ。

精察力行セバ。氣質ノ變ゼズト云フコアルベカラズ。歐陽文忠公。學道三十年。所得平心無怨惡耳トイヒ。薛文靖公ハ。學道四十年。去一矜字トアリ。皆偏處ニカヲ用ヒテ。多年ノ後其效驗ヲ覺エタルナリ。古人ノ猛省勉行想ヒミルベシ。呂舍人ガ今日行ニ難事。明日行ニ難事。久則自然堅固ト説カレシモ。偏處ヲ除クヲ一難事トイフナリ。

予ガ志ス處。五字ノ訣アリ。即今踐得スルニ非レドモ。棺ノ蓋ヲ下スマデハ必ズ行ハント思フナリ。其訣ハ百事不欺心ノ五字ナリ。大抵吾身ヲ省ルニ。何ゾ事ニ接スル前ニ。コレハ是コレハ非。カクノ如キハ邪カクノ如キハ正ト。心ニ浮ブナリ。是ハ彼ノ道心ニテ人ノ心ノ靈ナル處ナリ。其時ニ身ノ便利耳目ノ慾ニ流レテ。非ト邪トヲシリツ、スルコアリ。是ハ人欲ニテ。即人ヲ欺クニ論ナク。自ラ欺クナリ。人ハ本來忠信ナルモノユヘ。人ニ欺カルレバ心持アシキナリ。然ルニ今マ人ニ欺カル、マデモナク自ラ己ヲ欺クトハ。何ノ心ゾヤ。是ヲ己ノ心ニ問ハバ。イカ、答フベキ。古今聖賢ノ千言萬語。此念ノ起ルヲ止ムルヲ第一ノ工夫トス。尙書ノ執中。詩人ノ不愧屋漏。學庸ノ慎獨。論語ノ克己。曾子ノ自反而縮。孟子ノ收放心ノ類。其言異ナレモ。要スルニ不欺心ニ會萃スルナリ。諸葛武侯ガ我心如秤。不能爲人爲輕重。顏真卿ガ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司馬文正公ガ無不可對人言者トハ。此ノ不欺心ノ成レルヲ語ルナリ。劉先主ノ語ニ。勿以善小而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ハ淺近ノ言ノ様ナレモ。人々心ニ反求スル時。マサカニ大惡ハナサバハ勿論ナレモ。是ハ小善ナリトテナ

カズ。是ハスコシノ惡ニテ謹シムニモ足ラズトテ爲スコアリ。然レモ塵積リテ山トナル。小不善ヲ取ツテ小善ヲモ不爲トキハ。終ニ善道ニ入ルコナク。要スルニ庸凡陋劣ヲ免カレズ。悲シムベキナラズヤ。是全ク力行ノ勇ナキヨリ起ルナリ。蓋シ恥ヲ知ルハ勞ニ近キナレバ。進學ノ功ハ。勇猛英毅ニアリ。朱文公ノ語ニ。溫柔爲德之本。然進脩却以剛健入焉ト。然ラバ其自ラ欺ク機ヲ止ムルハ。小善ナリモ善ト見バ進ンデ取ラン。小不善ナリモ不善トキカバ捨テ、トラジト。勇往慕進。戰陣ニ先登ヲ志ス如ク。奮發激昂。忍ビ勉メテ去ルベキナリ。「ナキナゾト口ニハイヒテヤミナマシ。心ノトハバイカ、答ヘン」ノ古歌。コレ不欺心ノ善注脚ナリ。總テ是ヲ戒ムベシト思フ古語ハ。或ハ壁ニ貼シ。或ハ日記ニ録シ。或ハ扁額ニ題シナドシテ。嚴君ニ對スル如ク心得タキコナリ。

衣食聲色ノ欲ハ。人ト生レテ必定コレアリ。是アルコレヲ人トイフナリ。然レバ佛氏ノ教ノ如ク無欲ト説クコハ。人理ニ通ゼザルナリ。故ニ吾道ハ寡欲節欲ト説ケリ。人ハ必ズ欲アルモノトテ。食フマシキモノヲ食ヒ。取ルマジキモノヲ取リ。爲スマジキモノヲ爲シテハ禽獸ナリ。禽獸ト人トハ。本ト天地ノ生物ナレバ。五體ノ欲アル處。甚ダ相近キモノナリ。唯人ハ心ノ靈ナルコ諸物ニスグレタルコユヘ。是ヲタベタキト思フトテ。他人ノ物ヲ奪ヒトリテハ。其心安カラザルナリ。父子應ヲ共ニシテハ。其心安カラザルナリ。人ヲ嚙ミ物ヲ殺シテハ。其心安カラザルナリ。其心ノ安カラザル處。遙ニ萬物ニスグレテ靈明ナル處ニテ。上下天地ニ參ハルモ。只此ノ耿々タル不忍人ノ心ナリ。是ノ心ヲ擴

メテ同類ハ必ず親ミ。恩ヲウケタル者ハ必ず報ヒ。長ヲ譲リ短ヲ受ケ。取ルベキモノヲ取リ。取ルベカラザル者ヲ取ラズ。衣ハ寒ヲ防グニタレバ。必シモ綺麗ヲ盡サズ。食ハ命ヲ繋グニ足レバ。必シモ甘美ヲ盡サズ。綺麗甘美盡スヲ好マザルニ非ザレバ。勢及バザル處アルニヨリテ分ニ安ズルナリ。故ニ禮ハ飲食ニ始マルトテ。此人ノヤサシキ心アル處ニ附テ。聖人起リテ事々物々ニツキ制度品節ヲタテ。君臣父子上下貴賤ノ等級ヲ建テ。禮ヲ教ヘタマヘリ。畢竟人ノ心欲アル内ニ。節スル心アルニヨルナリ。故ニ教ハ外ヨリ附タル様ニテ。其實ハ本來ノ心ニ本ヅク。率性之謂道是レナリ。此處ヲ能ク合點シテミレバ。邪心貪欲驕侈淫佚モ起ラヌ筈。又起スマジキ筈ナリ。扱今ノ世ニテ禮制ト云フモノ定マラヌモノユヘ。庶人ニテモ金錢サヘアレバ。天子諸侯ノ衣食ノマネモナル様ニナリタルユヘ。口腹支體ノ欲日々ニ增長シテ。ミマジキ色ヲ見。キクマジキ音ヲ聞キ。分ニ超エ身ニ應ゼザル衣食ヲ好ムコトナリタリ。此心ヲ抑フルコト。今日ニアリテ第一學問入用ノ處ナリ。畢竟何事モ本ヲ推シ末ヲ究メミル時ハ。自分可笑コトアルモノナリ。能ク考ヘミルニ。イカナル山海ノ珍味ナレバトテ。其味フトコロハ舌三寸ヲ過グル間ニスギズ。イカナル廣堂大厦ナレバトテ。身ヲイル、處ハ膝三尺ノ間ニスギズ。イカナル美衫麗服ヲ著タレバトテ。其心ハ愚陋ハモトヨリ愚陋ナレバ。心持面白クモナキコナラズヤ。然ルニ口腹支體ノ爲メニ役々トシテ一生ヲ送ルトハ。愚暗ノ眞タゞ中ナリ。今衆人ニ優リテ眞ノ人ニナラント學問スル身ノ上ニテ。食物ノアシキヲナダキ。衣服ノ麤惡ナルヲ耻ヅルトハ。誠

ニ婦人女子ニモ劣リタル心ニテ。男子ト生レタル甲斐ナキコトナリ。惣ジテ人ハ艱難辛苦ヲ嘗メザレバ。仁義ノ眞味ヲノミコマザルモノナリ。仁義ノ眞味ヲノミコマザル時ハ。人ト生レタル甲斐ナキコトナラズヤ。艱難辛苦他ノ事ニアラズ。衣食住ノ意ニマカセザル是レナリ。然レバ飲食衣服ノ意ニマカセザルハ。仁義入門ノ端ニシテ。仁義ヲ行ハント欲スルモノ。必ズ此處ヨリ工夫ヲナスコトナリ。汪信民ガ咬得菜根。百事可成ノ語。能ク玩味スベシ。

讀書ノ法ヲ論ス

段茂堂ガ姪ヲ戒ムル書ニ云。勿讀無用之書。勿作無益之文。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此語座右ノ銘トナスベシ。今時ノ學者ハ。經書ヲミルトイフ人。經書ヲ研クニアラズ。注疏ヲ研クナリ。漢注唐疏ヲ崇奉スル人ハ。多クハ一字一文ノ訓詁ヲ研究スルニ專ニシテ。全體ノ義理ニ疎ク。精神ヲ考證ニ費シテ。己ガ博覽ノ名ニ誇ラントス。是ハ名ハ經義ヲ明ニストイヘバ。實ハ字引學問トイフモノナリ。又宋學ヲ主張スル人ハ。多クハ經文ヲ後ニシテ。集注章句ヲ偏固ニ穿鑿シ。章句集注ヲ後ニシテ。大全蒙存精言滙參等。モロモロ明清間ノ末疏ニワシル。是ハ名ハ四書ヲ讀ムナレバ。實ハ宋元明清間ノ人ノ爭訟ヲ聞クナリ。カクノ如キ者。何レモ有用ノ書ヲヨムニ志ストイフベカラズ。又小説家アリ。經術ヲ後ニシテ稗史野乘隨筆漫錄ヲ讀ミテ。學問ヲ以テ談柄トナス。是ハ書ヲヨムノ名アレバ。實ハ田樂俗謠ノ類ヲ學ブニヒトシ。何トナレバ。人ヲ喜バシメントテスルコトニテ。己ガ爲メニスルノ學ニ非レバナリ。畢竟人情新奇ヲ好ミ艱深ヲ厭フヨリ。古經ノ白文ヲ後ニシテ。後世新奇ノ說ニ走ル

ナリ。一事ヲ舉ゲテ云ヘバ。本史ヲ未ダ讀マズシテ。王鳴盛ガ十七史商榷。趙翼ガ廿二史劄記ト爭ヒ。古文尙書ノ註疏モ讀マズシテ。閻百詩ガ疏證。毛西河ガ宛詞。江聲ガ集注ト噪クガ如シ。甚シキハ其書ヲ未ダ讀マズシテ讀ミタル顔色ヲナス。其帳中ノ秘ヲ開ケバ。經義考。簡明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彙刻書目等ナリ。是ハ本屋學者トテ。尤モ士人ノ列ニ入ル、ヲ耻ヅベキナリ。蘇長公ガ李氏山房藏書記ニイヘル。書籍日ニ多クシテ。學者日ニ鹵莽ニ赴クノ弊。今ノ時病ニ善ク當レリ。近代ニテモ白石先生。初メ貧シキ時。史記ヲ求メテ得ズ。手ツカラ寫シテ讀メリト聞ク。百年前ハ書籍乏シクシテ。人傑却テ多ク。近年ハ典籍日ニ夥シクシテ。人材日ニ衰フルハ何ゾヤ。能ク反求スベキナリ。所詮石様ニ學者ノ鹵莽囿圖ニ流レシ風ナレバ。此風ニ少シモ染マラスヤウニ心掛ケザレバ。書ヲ讀ムノ益ナキコナリ。此弊ヲ改メントナラバ。彼ノ物茂卿ガ目無漢後書ト誓ヒ。中井履軒ガ唐以後ノ書ヲ不見ト定メタル如ク。誓ツテ新奇ニ走ルマジキナリ。苟卿曰。誦數貫之。思索通之。董遇曰。讀書百遍意自通。晦庵朱先生讀書ノ法ヲ示シテ。熟讀精思循序漸進トアリ。今此ノ語ニ法トリ。經書ハ輪講會讀ヲ主トス。其下讀スルニ。先ツ白文ヲ誦讀スルコト數遍。シカルノチ注文ヲ并看シ精思スルコト數遍シカルノチ朋友輪講會讀シ。會論既ニ了レバ。又誦讀シテ背誦ニ至ルヲ期トスベシ。此ノ如ク經書ヲ精研スル時ハ。多年爛熟ノ後。以經斷經ト古人ノイヒタル如ク。經文相發シテ復注解ヲマタザルベシ。其間ニ呂獻可ガ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先生ガ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尺ノ語ヲ佩

服シ。自己ノ心ニ體察シ。一字一義ヲシテ今日ノ實用活用ヲナサシムベシ。

諸葛孔明ガ時與年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ノ一語。尤モ吾人ノ病ニ中レリ。大抵人怠惰ト勉精ノ善惡ハ知リタレバ。誰モ惜陰ノ心ハツキタレバ。先ツ今夜ハ寒キユヘ早ク眠ルベシ。今朝ハ雨モフルユヘ晏起スベシ。是レ一ツハ父母ノ遺體ヲ養フ爲メナリ。今日ハ怠リテモ明日ハ勉ムベシト。自分心ヲ欺キテ尤モノ理窟ヲ生ズ。一日一日トタユム間ニ。ハヤ春露降り秋風起リテ。其年モ空シク過スナリ。是レ月ニ一鷄ヲ攘ミテ。來年ヲ待ツテ全ク止ムベシトイヒタルト同様ノ義ニテ。所詮ヤム時ナキナリ。范堯夫賤シカリシ時。夜學ヲツトメ。其燈焰ノ付キタル書帳ヲ。公ノ夫人常ニ其子ニ示シテ勉メシメタリ。司馬溫公ハ圓木ヲ枕トシテ睡ヲサマシ。邵康節ハ夏扇モツカハズ。冬爐ニアタラズ。夜席ニツカザルコト十有七年トアリ。又呂東萊ガ朱子ノ家ニ投宿セシ時。晨ニ至リ目サメテ見レバ。元晦耿々タル青燈ニ對シ讀書シテ。精神益々旺スル體ナリケレバ。東萊嘆服セシトナリ。古豪傑ノ士トテ生知ノモノニ非ズ。皆志ヲ以テ氣ヲ帥ヒテ刻苦セシナリ。近年ニテモ太宰徳夫ハ工夫シテ警几ヲツクリ。倚睡ル時ハ覆ヘルヤウニ拵ヘリ。白石先生ハ八歳ノ頃手習ラスル時。傍ニ手桶ニ水ヲ滿テオキ。眠ヲ催セシ時自ラ灌キタリトアリ。又今ノ龜井昭陽ハ誓ツテ二時ヨリ外ハ眠ラズト聞及ベリ。張楊園ガ學規ニ。學者ノ通病ヲ舉ゲテ。五問ヲ説ケリ。問思慮。問言語。問出入。問涉獵。及接問人與問事。是レヲ五問トイヒ戒メタリ。嗟乎勉ムレバ俊傑トナリ。勉メザレバ凡庸ニシテ終ル。此ノ兩機ヲ能考ヘテ。

心ノ安ンズル處ニ從フベシ。

夏誦說附

古人讀書。必期背誦。而其行之又因天時。因時則其成功也輕。成誦則其著心也深。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言語。解者曰。諷與誦。皆背文也。而諷則直言。誦則以聲節之也。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文以上。乃得爲史。唐人設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宋呂本中張子厚。皆謂書須成誦。朱文公取其言。一載之小學。一載諸近思錄。誦之不可已也。其因天時者。在小戴之記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春誦者暗讀也。冬讀者研經也。陽氣暢而陰氣肅。朗誦宜陽暢之日。潛研宜陰肅之時。先王立制之意爲然。秦漢以下。禮樂崩壞。因時之教。無得而聞。宋葉模創意建夏課。曰。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此亦善用禮意者也。蓋記誦之學。達者謂之玩物之流。然下學而上達。宣尼之所訓。而行遠必自邇。乃聖門之成規。得魚忘筌。指月忘指。記誦安可廢哉。今倣葉氏法。創夏誦。不謂之課。而謂之誦者。所主在背文也。夏誦之式三焉。一曰。正位。面明窓而設淨几。無得歌邪。二曰。整容。兀然端坐。收息臍下。肩背竦直。腹與鼻莖齊。三曰。朗讀。不舌澹。不口吟。字分句明。琅琅如出金石。如斯則神定氣收。虛室生白。至靜勝熱。於以銷夏日也宜。而其要訣在於讀一字斯行一字。是則無冬夏之別者也。

卷上終

視志緒言卷下

附錄

晚香廬記

記與小川三平話

鞭駘錄小引

鞭駘錄中語一條

與山田琳卿書

與十束翁書

呈慊堂先生書

送木下士勤序

送安井仲平序

慊堂松崎先生行述

澹齋長沼先生傳

右雜文數篇。先視^シ予志。欲以觀諸子之志。與琳卿書。送士勤仲平序。見擇益友。慊堂先生行述。示為學之方一節。簡明精切。為學者之正鵠。長沼氏傳。可以見學不可不兼文武。故以二先生傳終焉。

晚香廬記

大城之未創築也。今虎門內外。坦為平田。植櫻其塢。引渠其間。潄折流東入海。當春時。櫻花如雪。落則皆布水面而下。為江戶一偉觀。人因呼其地曰櫻田。渠曰櫻川。今愛宕山下之櫻川。即其遺支云。先君子卜居於其下流之南。至今十有五年。屋頗破。予更葺而新之。其規制一仍舊貫。而扁則新焉。門東向。左右有室。左曰不息。右曰不換。右西曰日休。其園曰日涉。有樓隔障為南北。南曰遺經。北曰十駕。合而名之。曰晚香之廬。既成。客之晨夕來者。以予居之狹隘。而其扁額之繁也。或笑焉。或嘲焉。予因謂客曰。此古者銘几席觴豆之遺意耳。非為觀美也。予每晨而起。入不換之室。必仰而思曰。嗟乎此讓堂乎。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旨哉王介甫之言也。則愛日之情油然而生矣。入不息之室。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人居世。知當知。行當行。頃刻不息。如日星之常運。所謂居敬立誠者。其在於斯乎。則慎獨之心惕然興矣。歷階而登遺經十駕之樓。則曰。嗟乎此非先君子開以為予讀書之所者乎。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今遺經俱在。

而未_レ能誦而蹈也。其將奈之何。荀卿不云乎。騏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吾篤信而不能疑焉。下而入日休之窩。則曰作偽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美哉言乎。雖不能及。而吾則有志焉。暇日則曳杖步園。環堵之地。雖無處移步。一草一木亦足以怡顏而成趣。見秋暮黃菊之開。則顧而思櫻川之春。彼花雖妍而無香。風雨一至。則繽紛飛散。曾不能保挾日。豈若此菊之當草木黃落之日。笑風傲霜清香遠聞哉。韓稚圭曰。不差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其有深感於此乎。而我取以名吾廬。則又有說焉。余性至愚。閱史每讀周公瑾年廿四經畧中原。諸葛武侯廿七定三分之策。則忸怩將愧死者數矣。他日讀衛武公九十作抑戒。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有以少慰其心也。乃自奮曰。男兒天縱不與我以超群之資。當自強以奮天工。其成與否。吾其入黃泉而後知之。嗚呼是晚香之說也。客聞之。益笑益嘲。余不暇顧其狂也。退而書焉以自警。

記與小川三平話

余性弱而怯。聞鷺鷥之聲。亦為噩然。而志則不甚卑。常欲為宇宙間可指數之人。獨恐其不能成。嘗以為天人之道在剛健。而患莫甚於弱。然天地父母之所賦。雖勉而不可變也已。深以為憂。小川三平者豫之西條人也。甚口善辯。談有確據。己丑之秋。予在昌平學。與三平為隣舍。嘗為予說。明石有一士人。好射甚於好色。而左臂拘攣。不能滿引。就師而學。三月無所進。師曰。止乎。人各有所能。獨弓而已哉。士人退而深憾。決意出妻。獨臥一室。晝則手弓。夜則以石臼荐其肱。

目不為食者三年。有過門者。聽弦聲曰。此名手也。吾受之業。入而問之。則舊弟子也。大驚以為神。予聞之。而似有深得予心者。退而把聖賢之書閱之。開口則曰沈潛剛克。曰有為者亦如是。曰人一能之。己百之。雖柔必強。今乃篤信而不疑焉。雖然斯道之難造。非射之可比。而予質之難變。甚於曲臂。縱令能百倍其力。其成否未可必也。則將何以待之。諸葛武侯不云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杜工部曰。蓋棺事則已。嗟吾至瞑目之日了之耳。癸巳九月識

題鞭駘錄

驚馬可致千里耶。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吾聞之荀卿氏曰。騏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使荀卿妄人耶則已。荀卿之非妄人耶。則必不敢欺後人也。然則十駕之術如何。曰。鞭之鞭之。鞭之而又鞭。今日行十里。明日行十里。行行不息。百年如一。必至所志。斃而後已。其是庶幾及之與。予驚駘也。而有志於千里。以古人為鞭。揮之以氣。以追騏驥之風。寧中道而斃。不願蠢蠢然帖耳乎卓樞間也。作鞭駘錄

揭抄鞭駘錄仰高篇中語一條

備前芳烈公嗣封之初。夜不安眠。耿耿徹曉。左右請其故。不答。一夜甘寢異常。左右又問。公曰。子年尚弱。嗣此大邦。未知所以治國之方。思之不已。目之所以鰥。昨讀魯論。至夫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而為君子儒。以為政耳。無他道。心決而氣定。是以鼾睡。嗚呼公生深宮。長於婦

人。而其精思力行如此。吾人晨夕于典籍中。有師友之嚴責。而不志於躬行。獨何意歟。

與山田琳卿書

琳卿足下。僕生於醫師氏。於軒岐之書。雖未曾目涉。然得頗耳其說。醫之察病。以問切望聞為四訣。而問居其先也。問其說則曰。病之為品萬不同。而受之之源。亦不啻萬殊。非令其人自言其狀。何由知之。此問證之所以居其先也。僕聽此言。而有怪於吾問學之道焉。人之異稟。猶病之有萬品。自非上哲之資。必有偏處。則非一大病乎。身之有病。尚必使其人自言其證而後知之。而況於心之病乎。先覺者良醫也。後覺者病夫也。則宜自悉其病證。而請之良方。而世之講學者。曾無以是道相藥石者。何也。一日翻然而悟。曰。吁。王政墮而教道變。古之學者在國制。而今之學者在私業。古之學者在實行。而今之學者在徒說。私業建而大道為曲藝。徒說盛而六經為弁髦。宜矣學者之無意於實踐也。雖然。古之人不曰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乎。顧在病夫之擇而求之耳。自是之後。每訪明師良友。必自陳其病狀。而求投之藥。而足下則為所求之人矣。語云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于心。人之相知也。不待試而識矣。向者獲足下於川澄氏。及接之眉而聽緒論。僕雖不敏。固已有動於心者焉。僕交天下人亦不少。見文章煥發者矣。炫才術技。不見于言。則見于色矣。見博聞多識者矣。誇多鬪靡。不見于言。則見于色矣。見穎悟俊秀。氣燄可畏者矣。不輕於言。則躁於氣矣。見淳茂好古。介然有守者矣。非偏陋寡聞。

則詭激悖俗矣。如是者僕初見則喜之。再則已厭矣。若足下者。可謂人所當有者皆有。人所當無者皆無者矣。是豈非良友哉。豈非良醫哉。則孰不欲獻其病狀。而求之方劑。況在僕乎。僕賦性昏懦。百病無不在。加之以中間迷多岐。轉轉變移。病無定狀。請陳其詳。僕年十五六時。欲以經術文章名世。以為求道在知古言。知古言在讀古書。日則誓不見漢後書。而手則修季王氏辭。既而入昌平學。漸與四方俊髦交。磨礱切劘。始知文章小技不足修。章句腐儒不足為。妄意自斷曰。學者將以有用於世也。諸葛武侯讀書觀大畧。桓彥範不甚喜讀書。所志忠孝大畧。有用之學。必如是而足矣。廢作文。後研經。專以知經國之務為念。視性命之說為迂腐。聞理學之言則掩耳而走。當時客氣甚盛。勝心如燃。斷然自以為是。而不恤入言。如是者數年。年二十餘周遊關西。僑寓京阪之間。頗嘗辛艱。其後丁父憂。始躬家事。漸接世路。齟齬扞格百不如意。乃嘆曰。學者將以為用也。而所學與所為每相負。豈非學之失其道乎。嘗為之深思長慮。以謂天下之事。有難為者。獨以有私而已。苟無私矣。則事無足為者焉。於是一切排功利之學。復闢然自修也已。然而仍有一大沈痾。僕膽薄而善怯。材疎而鈍於機。量小而不能大受。常悲學者大患三焉。曰弱。曰昏。曰狹。有一于斯。良醫將無處投其方。而我皆兼有之。思治之之方。而未獲焉。則慨然以悲。芥然以沮。閉宵清晨。時自環顧其中。尚有一點清明之靈。耿耿如存如亡。治而養之。似其才不遂止於此者。即復奮然猛省。以慎獨為補方。以集義為恒藥。百事不苟。念念克己。日月不怠。

憂憂乎其難哉。足下者吾黨之扁倉也。嚮約會讀禮記及中庸章句。幸見允諾。望自今以後。會論之次。經中要義。有中僕病者。切告痛論。不遺餘力。以下對證之劑。不冀尋常講訓詰者之比也。沈確士有句曰。諸病自心生。心閒始可醫。僕心已閒矣。他人有所言。不敢不虛納也。況在足下歟。足下恰其一片惻惻之心。而辱誨之。幸甚幸甚。

與十束翁書

正月廿三日。孤哀子鹽谷世弘謹白。先修有言。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君子為學。期于俯仰無愧而已。此言也。僕常誦以為至言。然而未能踐者久矣。僕年廿二。家嚴見背。老母獨居室。時俸祿甚薄。不足奉菽水之歡。因謂今世俸薄者。手執工藝。以足衣食。謂之內職。內職之為言。猶曰私業云爾。僕亦欲效之。自願性迂材拙。所能者獨吾伊耳。於是聚旁近子弟。抗顏稱師。利其束脩以資養。名曰教授。其實內職之最拙者耳。營營栖栖以送日月。而心甚不寧。深宵夢覺。枕上獨思。講學本非肥家之具。束脩豈糊口之資。師之係世道也大矣。安得以非器叨居哉。於是慙愧刺心。痛若受針砭。時或欲改圖變志。別習所謂內職。百感交集。不覺涕洟流落。丈人試置身於僕之地。以顧其心。僕之所云。豈非實際乎。一日繙朱子文集。王近思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朱子曰。但學道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

別無意思也。讀此三復大息曰。嗟乎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所謂祿仕是也。學非爲產也。而有時乎爲產。吾今日是也。與其憂愁百端。別思方法。竟無所成。不若專吾所好。敦學相長。以爲養親之助。舍垢匿瑕。覲然坐臯比者。八年于茲矣。不幸家慈溘焉棄世。因復以爲僕之屈志於舌耕者。徒以親在耳。今親以天年終。則宜託孥於丈人。入國黌。以大成志業。然親亡未期。遽然撤先人舊廬。跡類不孝。僕非不思之。亦權事之輕重而決爾。僕本愚騷。非生好學也。先人爲羽州大館人。大館羽之北鄙。先人少有大志。好儒而惡佛。直以古人自期。然僻境乏文獻。國適有難。父子離散。遂來江戶。性至孝。急於邀親以奉歡。不得已而嗣鹽谷氏。以服其家業。非本志也。故僕之生也。必期繼己志。甫四歲。手執孝經授讀。每有疾風迅雷凡可怖之事。令朗誦孝經。稍知握筆。令手寫中庸而後教之。謂寫必善記。及授論語。依音直誦。蓋慮訓點之害也。年稍長。令入國庠。游關西。學於平安。前後縮家貲以資膏火。其所以督課期望者至矣。先人之託若斯。而不繼其志。不孝之罪謂之何。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自先人見背。倏忽八載。今年已三十。日月如流。志業不就。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慨然淚下也。故今反覆沉思。以爲撤廬之罪輕。而繼志之功重矣。抑嘗聞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反於情。若託室之舉。多家累則不可行。婦無父母則不可行。僕家累有一姊一弟一妻一兒耳。今姊氏既適人。家弟亦爲人義子。荆婦丈人長女。而豚兒則丈人外孫。當是時。舉妻子託之

丈人。荆婦有寧親之慶。而丈人有舍館之愛。則未必爲不情之舉焉。是僕入鬻之時方至也。伏惟丈人憐其意。諒其心事。使不失其時以成先人之志。其恩之重且大。宜如何報也。世弘再拜。以下六篇追加

呈慊堂先生書

正月二十九日。鹽谷世弘再拜。世弘天資孱劣。志業未成。非以師儒自居之時也。特以家貧親老。覲顏舌耕以助菽水之奉耳。今也慈母不幸大故。貧窶不足憂。舌耕之恥。今則可以免矣。故欲與舅氏十束井齋謀。託室數年。以入昌平學院。身方居艱。而井齋亦適有恙。不得相見商議。本月二十三日。與牘以囑斯事。越數日報翰未至。察其意。得無沮而止之乎。世弘甚恐焉。語云。人窮呼父母。今父母俱亡。孤影孳孳。窮而無所告訴。獨有視猶父先生在焉。是以大聲呼之。世弘年十九始執贄先生。爾時客氣甚盛。不顧入毀譽。學術則信祖徠物氏。人物則慕蕃山熊澤氏。以爲讀書觀大畧而足。文章兒戲不足修。學問必見於事功而止矣。逢人輒高談放論以爲快事。是以初見日。即及蕃山事。先生喻以功名不可期。儒者之業唯在經義文章。世弘時未服。越一年。仗劍游上國。南窮紀州。出入乎五畿之間。西徑山陽。至於備前。謂備前即蕃山經綸之跡存焉。覽其跡而想見其人。天下之觀止於此。是以不復過備前西一步。直徠關東而歸。當時疎狂如此。辛卯歲遽然失怙。始入仕途。風波險艱。憂憂多拂意之事。時自環顧。疑學乖其方。快然不樂者累月。既而思。孫武

有七計。以校彼我之情。則未戰而勝負見矣。筭之不可已也。當今貴門地而賤道德。守簿書而侮先王之法。巧言語者謂之賢。便進退者謂之能。筭錐刀者謂之材。而有學術者謂之迂腐。我試與當世之士。校其短長。門地就貴。道德就講。簿書就習。言語就巧。進退就便。錐刀就密。學術就深。彼所有者。皆我所無也。我所長者。皆彼所鄙也。欲以此馳聘當世則愚。自是用世之念稍灰矣。今則翻然悟。事功原道德。道德原經術。而學問自有用。用自有時。存要用之心。與必人之我用。皆不是也。而後乃今大服先生之誨焉耳矣。嘗讀朱子滄洲精舍論學者曰。今人欲學道。蓋未有能用旬月精力者。不若歸家杜門。以二三年為期。取四子六經。反復讀之。體究諸身。然後就正良師。斯可矣。又觀先生答著澗林公書曰。古之學者專力紘誦。某欲依其法。簡緣省事。就靜僻閑院。取九經三史等書。各誦五六千言。其間則依朱子讀書法。益研尋其義。如此數年。學庶乎達矣。先生之言。朱子之訓。篤信而敬奉。以期於必行。然怙亡而恃存。愛日之不暇。事無可省。有餘力不復勤。而歲月奄忽。復逢風木之感。噫往而不還者親也。緣今則可以簡。是以出於託孥入學之計焉耳。然就學者私也。近君者忠也。今遠君而就學。人或以世弘為厭。世而後君者。而不知斯乃欲大益於君也。蓋世有無用之用焉。盍嘗觀役夫之運石乎。有萬鈞之石。推之以十夫而不撼。輓之以百夫而不轉。工師立其旁。游手開扇。好音節以唱歌。百人隨而和之。石則嶮然轉矣。夫石因人力而動者也。今萬鈞之石。百人推之不撼。一人唱之便轉者。何也。所以一衆力

者歌也。謂之無用之用。國家者石也。百官者役夫也。有道義之士。坐而講學。牢籠群材。而一其風教。躬不執簿籍籌筭之勞。隱然為國家重。獨不類夫工師乎。世弘無用之器也。然頗解音節。用之唱歌則或適。其就學者無他。將益習其歌爾。楊子雲有言。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斯不師矣。濂溪周子曰。師道大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區區之心。竊不自揣。有期乎楊周之言。伏惟先生當代之岱斗。好人倫如郭有道。思一物不獲其所。若已推而投之水火。天下莫不信其誠者。今世弘殆失其所。是以忘狂疎之罪。敢修書於函丈。伏願哀閱愚誠。勸之井齋。使允託室之請。何賜加旃。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禮也。以事不可已。故觀縷至此。與井齋書附呈。伏請台照。

送木下士勤序

宵靜更深。兀然而坐。仰棟而思。鄙吝之念。時或襲乎方寸。既而就枕。有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心懼而念消。其人則二三畏友也。而木下士勤居多。顧士勤其何以使予畏之。至乎此哉。向者予之養母也。洎士勤具慶之日也。雖不觀其奉歡膝下。扇枕溫被之容。仰其望雲之眉。而忖其愛日之心。自知其不及遠甚也。士勤為世子侍讀。務取仁后明辟之徽猷懿躅。而進之。至於掇諸口碑。詢諸故老。博搜而精遴之。以為簡編。讀其序引。忠盡之意。藹然盡於楮表。獻替之語。裨補之事。雖外人不可得而窺。因其華而可以推其實。予方執方策事幼主。進退之際。有愧于

士勤者深矣。士勤同胞四人。友悌天至。鞞鞞醜醜之情。或發乎文章。或見乎鴻魚往復之語。予有一弟。怡怡之訓不免時罄。輒自過口。木士勤必不如吾也。嗚呼士勤之使予愧慙者。既已如此。則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者。蓋亦氣餒有以取之也已。士勤東肥人。祇役來江都。予自與之締交。十餘禩于今。今則遭世子大故。將浩焉而歸。予烏得不黯然而悲。惘然而自失也。雖然。士勤之責予。以行而不以言。予之畏士勤。以心而不以貌。則雖在海嶂千里之外。其精神意氣。固有相紐而弗解者焉。自今而後。予之志行可愧于士勤者尚多。則夢寐之間。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何異前日哉。然夢之動於宵。晝間之思有以感之也。今與士勤。面不相見。言不相聞。則夢亦得無怠于寅夜乎。嗚呼。離合時也。聚散數也。茫茫者天。使予瓠膠苞魚。忻焉迓士勤於品江之塵者。其復在何歲也哉。

送安井仲平東游序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觀也。仲平飫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

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屹屹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入意表。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忼慨。以僻壤乏師友為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筭。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筭最嗜。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游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為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

也哉。

謙堂松崎先生行述

先生松崎氏。諱復。字明復。初諱密。字退藏。號謙堂。肥後國益城郡木倉村人。父曰憲法。母米光氏。世業農。或曰。其先豐後人。仕大友宗麟。後遷本州。先生幼聰穎。數歲能讀四子五經。十歲以父意薙髮爲僧。年十五乃欲歸乎儒。出奔江戶。訪其親族。不能獲。還至武相界。遇盜盡喪橐銀。彷徨至豆之三島。歎寺門投宿。主僧叩其志而閱之。書致之江戶稱念寺。寺主玄門愛其敏慧。勸住持屬院。先生不肯曰。若欲爲僧。吾鄉之寺。乃鉅於此。唯其不欲。是以奔已。玄門知弗可奪。厚助游資。升諸簡順林公門。入昌平學。先生氣力兼人。治經爲文詩。沈摯精緻。蔚然駕等輩而上之。居數年。快烈公自岩村入繼林氏。聞其才名。延致家塾。適佐藤君一齋亦在焉。相與磨礪切劘。學業益進。享和二年。掛川城主大隆公辟爲藩教授。食俸廿人口。無幾。隆公卒。大悟公嗣立。深識先生。政事無巨細。多與之詢。先生悉力匡翼。所言莫不行。列國法。士大夫死無嗣者。許暴納異族爲後。謂之急養子。而祿爵遽降。先生建白。凡如是者宜博搜精遊。以期於得器。不應期限勿遽。致謬取匪材。其未得之。賜祿如故。則餼粟之費小。而得人之益大。從之。至今國人仰公之風曰。某法悟公之所建也。某令悟公之所定也。口其仁明者。不一而足。蓋出於先生冥贊之力者居多。先生處事公亮。不邀名。不誇功。務歸美於君。而已居其勞。公倚之

如左右手。文化八年。朝鮮來聘津島。林氏例當接待。快烈公乃請先生以往。從前接辭之儀。弁陋失體者。至是悉革焉。若林公私見用便服。燕語具書記。投贈從彼。而我乃和答。皆快烈公與先生謀定之。加以先生學殖之淹博。文辭之瞻敏。辭客敬服不敢違。初大悟公在位僅四年而卒。見了公立。亦僅三年而卒。嗣侯襲封之三年。加賜五口俸。以褒積年之勞。其嗣侯之自宮川入續也。先生密疏言事。事秘不傳。時肥後侯以先生其國民也。將請諸掛川侯復之。先生謂出女可以改嫁。而嫠婦不可再醮。君臣夫婦其義一矣。吾歸于此十年。所天三喪。不可以移。遂與書其鄉人曰。越之鳥飛集於燕。爲主人所羅。受其美餌。南望之情雖切。奈主人之恩何。往復數回。辭旨甚哀。肥人乃不敢強焉。於是作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以示志。遂乞骸骨。買山幕西羽澤村。剃茅以家焉。所謂石經山房也。先生學靡攸不閱。最邃經義。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嘗曰。經訓坦明。炳如日星。箋注榛蕪。大道乃荒。欲復諸古。惟在知字而諷誦焉耳。若望文生意。自翊心得。私意日長。而經旨益乖。欲免班氏所謂碎義巧說。破壞形體。終以自蔽者得乎。吾欲令學者專玩經文。存其大體。三年一藝。多聞闕疑。庶乎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者。可以幾也。若夫訓詁。原諸說文。參諸漢注唐疏。餘力以及三史文選。如是而材之不成者。未之有也。廼把開成石經。益以孟子大戴記。考訂以授梓。天保十三年三月。大朝有召見之命。四月朔初見。大君。即日藩侯賜爵用人。別支俸廿人口。其後歲時奉朝請。是歲。大朝命列侯十萬石以上。各刻典籍。先生躍然曰。是

盛舉也。張而大之。在吾儕矣。因注古典善本。僅存皇朝。當急鐫者。題曰擬刻書目。獻諸當路。明年肥後侯亦召見。即建言。請借足利學所藏宋槧五經注疏而梓之。事始就緒。而先生嬰疾及病。尚說修經事。媿媿口占以授徒。至瞑目然後已。弘化元年四月廿一日。易竇於山房之正寢。距生明和辛卯九月二十七日。享齡七十有四。既終之七日。門人商議。卜地於郭西目黑村長泉院。以葬焉。先生嘗有家園萬里不歸得。且住都城西盡村之句。故其宅兆亦措之郭之極西。遵素志也。先生資性真摯。厚於人倫。誘掖後進。惟恐不及。視人危急。投水火以赴救。雖其骨肉至親。趨起不敢為者。獨忘身從之。孤兒寒士及貧不能嫁者。賴以獲所者。不可勝數。其或負恩。及或有過惡。洒然不留於臆。若始不記其事。諸故舊死者。逢忌日。雖遠必往掃墓。不以風雨寒暑少懈。先侯墳廟在箱嶺。距都三百里。屢往而拜之。玄門沒。視其子如視玄門。前後交游甚廣。最與狩谷掖齋相推重。自言吾志於復古。得之掖齋為多。晚年聞望益隆。閣老參政或至交膝咨諏。然屢議遂秘。人莫得而聞之。故不能傳也。孺人關口氏。江戸處士專藏女。子明遠嗣家。食二十人口俸。皆先沒。側出男曰者。甫九歲。藩侯以特恩。賜俸二口。佐倉侯亦致月廩若干。孫德明未冠。以蔭食俸十五人口。孫女二人。所著有接鮮紀事一卷。接鮮瘡語二卷。游豆小志一卷。換骨志喜一卷。游東阪錄二卷。日錄二十四卷。文詩如干卷。所校棗。有影宋爾雅。陶子集。三謝詩。其審定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已成。孟子大戴記則未逮成云。甲辰歲十二月二十日。門生鹽谷世弘謹述。

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二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先生每舉是章。以示吾輩曰。此學者之正的也。其言流弊處。古今一轍。今之學子能免此。則材之成可期矣。行述中經訓坦明一段。尤為緊要。猶恐蒙生未解。故表而出之。世弘再識。

澹齋長沼先生傳

先生諱宗敬。字外記。號澹齋。信濃松本人。長沼五郎宗政之胤也。其先出小山結城氏。中世有居野州長沼城者。因以氏焉。祖山城守廣輝。據奧州南山城。元龜中嬰城戰死。父廣次屬高崎城主榊原侯。遠江守家次。從大坂役。有功。後依丹波守戶田侯。光重。出羽守松平侯。直政。於松本。及松平侯遷封松江。廣次從往。後去而沒。先生生而知禮。比三四歲。在親前。未嘗平立而旋。鄉里號奇童。初依丹波守戶田侯于明石子。加納。侯嘗設倡優。縱臣庶觀。先生獨注目君側。不頃刻轉眄。意若警非常者。有倉滿某者。熟視異之。謂人曰。此兒必成偉器。年十二。仕為近習。祿百石。十六歲上疏言事。後又進讜言者數。卒不合。去赴江戸。從安達彌次兵衛。學書翰式。一日火延其宅。多失書篋。內有秘籍十餘卷。安達憂曰。吾學絕矣。先生乃以所默記。綴緝進之。迨後獲

原書 比較不失一字 安達大奇之 以其妹妻之 薦之筑後國主有馬侯 玄蕃頭賴利 食二百五十石 寬文八年辭祿而去 筑前國主黑田侯 右衛門佐光之 招以重祿 先生曰 吾聞兩筑之祖 舊有怨讎 國家不幸有事 釁隙再開 則吾於致躬也窮矣 固辭弗就 初先生在加納也 游僧寺習字 聞旁兒讀小學 輒能記之 僧為摘其文講解 先生大悅 自是篤信洛閩說 以持敬為主 以聖賢為必可及 沈研經術 旁學甲州兵法 既而曰 世所傳武田氏兵法者 多小幡景憲輩所割裂彌縫 非當時信傳也 吾為武門胄 不可以不正焉 於是鑽極古今韜鈴 聞有身經戎陣者 必往質之 至銃馬曲藝築城制 靡弗窮究 原諸三代師律意 參諸孫吳七子 下稽明將俞戚之法 量時宜 驗實效 網羅參伍 明辨精蘊 著兵要錄二十二卷 以建一家言 大要射馭刀槍 原之本邦 節制紀律 取之漢土 大小火器法 則參用西洋 嘗語門人曰 吾錄 三分書也 二分在口訣 五分則在學者自得焉耳 後來有善用之者 不必株守我法也 而其最所深悟者 風后握奇 武侯八陣也 述握奇八陣集解 以糾公孫弘獨孤及輩之失 補李靖趙本學等所未備 自以千載不傳之秘 於今發焉 一時聲譽高海內 諸侯爭請為師 然先生不欲以兵家自名 又不喜奔馳侯門 其應請以二三家為限 必先說經然後及武 備前國主芳烈公 松平新大郎光政 請看其著書 乃抽出師篇呈覽 公深嘉之 嘆曰 俾予齒尚壯乎 將從斯人而游也 今老矣 靡及也夫 乃令其臣日置伊右衛門從學 明石城主松平侯 若狹守直明 以客禮延之 則諸國老 與聞政務 居五年 去隱城州伏見里 或曰 以

禮貌衰也 或曰 熊澤蕃山游明石 謂公曰 武事有長沼宗敬在焉 文事則君請與臣圖之 其學又先生所不喜 故去 元祿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沒 年五十六 先生器識明達 有異材 端莊廉儉 言無虛偽 行由規矩 於出處進退 及守正防異 尤所用心 有僧白底者 屢來聽講 後化還俗 藤井懶齋語人曰 吾聞澹齋雖通經而喜兵 意謂必有武弁風 迨見之 學術醇而踐履篤 吾益友也 聞其死 深悼之 前沒三日 先生召寺僧 約以葬依古禮 命藤井象水理後事 象水者懶齋子 而學於先生者也 學徒後先數百千人 其尤著者 佐枝尹重 宮川尚古 尚古 小濱人 仕筑前國主黑田侯 所著有兵要續錄 尹重始仕新庄領主桑山侯 美作守一尹 又仕備後守酒井侯 最後仕伊賀國主藤堂侯 和泉守高睦 著握奇八陣或問再辨 單騎器械制等書 二氏門徒甚盛 故先生之學分為兩派 享保中有人進兵要錄於 有德大君者 大君賜覽嘉賞 稱為無雙兵書 逮寬政時 會津國主松平侯 革新國政 其戎制多取長沼氏成規 於是乎先生之道益得所施用云 鹽谷世弘曰 或問澹齋先生曰 握奇書果風后所作乎 先生曰 不必論作者真偽 吾取其陣法之蘊括乎此耳 必欲觀聖人之兵 大易師卦盡之矣 觀乎斯言 其所詣蓋超然遠矣 世或以先生生在 偃武後 貶其書 以為几上空談 殊不知思之通也必神 而智之至者 變來即應 古之名將有少年就戎者 有脫逢掖被介冑者 彼豈經事閱陣而後能乎 且江帥身未曾汗馬 而其門下乃有源興州 明俞大猷稱一代良將 而其師趙本學眇然山澤癯儒耳 學之不可以已也 先生之道大行乎世 庸詎知

百載之後。涉其流。溯其源者。不有與州大猷其人出焉乎哉。
士兼文武者。古今何限。獨學先生者。以予嘗學其兵法。而近適作是傳。別有六藝論。具論古人之學。必該文武。文長不載。

視志緒言卷下畢

視志緒言跋

客歲岩陰先生奉命修國史。自以爲年既耆艾。精力衰耗。惟恐不果。因欲盡謝生徒。以專力編摩。然職居師儒。有未得痛拒者焉。有請業者。輒出是書。眎之曰。此吾壯年之作。今仍斯心也。學者立志爲要。志既立矣。當正學路。若夫訓詁章句之疑。質諸友朋。審諸吾心而可。是書首論立志。次示入學之方。予之欲與二三子言者。是已。今茲春首。予謁先生。談及是事。因請鐫之家。以廣頒學生。見許。乃謄寫以授劄氏云。

慶應元年乙丑三月

堯田大島信識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淺草茅町	同 伊八
同 日本橋通四丁目	同 佐助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小林屋新兵衛
同 本石町十軒店	英屋大助
同 淺草福井町	山崎屋清七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本銀町河岸	山城屋新兵衛
同 銀座三丁目	山城屋政吉

序

石蓋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哲人の世にわけるも亦然り。其ある所。必邦家を照らす。聖言に曰。君子居らば。何の陋きことかあらんぞ。故に齊五人を以て國寶とす。もし其學力博く、他の美を知るを以て。本ちを賤しむるの資とするものは。識者の取所にあらず。觀山松宮先生嘗て三教要論を著して粗論之。不佞拙序を加ふ。梓成て世に行る。一二の儒生難して曰。我儒の道。神佛と同日の談にあらず。要論の説は。駁雜容悅。國家に諂ふもの也と。或云。佛を信じ神を尊び。又儒を倡ふ。其學や定見なし。よむ人をして適從する所に迷しむと。その責不佞に及ふ。不佞これに禦るに口給の才なし。たゞ少しく見る所のものは。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と。こゝに知る國君を尊ぶものは。君子の禮なることを。夫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と。苟も意のある所を搜らすして。たゞに諂とするものは。ふたゞび往日時人の誤りを踐むにちかゝらざらんや。又三教の道たる。各取捨あり。金中汰砂。砂中汰金。疑似を辨じ。錙銖を分ち。見にある所の物を不棄して。今日の實用に補あらしむるものは。學者の夢夢を喚醒して。心目を豁しむる也。其言の根宗ある所を燭破することあたはずして。概して迷はしむるといふものは。迷はしむるにはあらずして。見る人の自ら惑るなるへし。不佞幼よ

り讀書を好む。當時一二の名儒を延て、益を請ふもの年あり。然るに其得る所、僅に博聞多識、朗詠風月の樂のみ。修身齊家經邦の實行における。凡庸の資輒く成りかたきに困しむ。一日先生を見るに及て。其説の踐履捷徑、貫心刻髓の切なる。淺學の者といへども、耳に入て曉しやすく。躬に行て效あり。不日の成功。舊業とはるかに異なることを覺ゆ。要に通じ變を盡す。逐年ます／＼新也。但此言也傍觀耳聞、牆外の人の遽に不信所、其門を得て入るもの。獨予か言の不欺ことを知らん、今や斯編成る。また海内實學に志あるもの、大幸なららんや。乃其囑に従ひ、少しく嚮の嘲を解て、以て卷首に冠しめ。世の俗眼を以て妄論譏評するもの、却て自ら胸裏の學蘊を暴白せざらんことを欲するのみ。

松山 酒井 忠 躬 序

續三教要論

觀山松宮主鈴 菅原俊仍舊貫著

要を知るものは一言にして盡。知らざるものは流放して統紀なし。是故に聖人一貫の傳あり。博文約禮の言あり。原夫天の大なるや涯際有ることなし。地の廣きや自ら封疆あり。萬物の兩間に生るや。品彙あげてかぞふべからずして。最上奇珍の出る所其地名香し。是以漢土獨聖人を出すのみならず。神明位して日域輝き。瞿曇生れて身毒聞ゆ。其他の諸蕃は人を以聞ゆることあたはず。僅に珍禽奇獸靈艸藥石を以聞ゆ。一物の美なを其地を稱せしむ。況や君子居之。誰かあへて陋しとせん。蓋し地に方位水土の區別有て。人性小異なきことあたはずといへども。俱是一天覆幬の下。横目の民その情大に同じき所あり。我先王天に跡するの洪量。その然ることを知しめして。彼此の界を不問。萬國の衆美包羅摠括して。以て政教を潤色するを法としまふ。故に異方殊域有と有所の縑緗黃卷年を追て入來り。小技纖巧といへども採用られずといふことなし。況やその大なるものにおいてをや。然るに後世駁雜。學者浮文に馳て本に報るの要を省みず。異域を尊て本土を賤しむの非禮不義に陥るものあり。亦悲し

からすや、謹按るに、國初神代理氣形質の辨ありて、天人合一、事理不二、物を取て理を遺さず、理を言て物を遺さず、簡易正直、天然にまかせて人工を加へず、天地を以書籍とす、易の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といふものと暗合す、愚おもへらく、本邦窮理の學上世已に明らかなり、何となれば諸の神號各その理皆具ればなり、就中開關始祖の神靈、國常立尊と申、又天御中主尊と申、國は形質なり、常は常住不變なり、立は氣也、生理其中に在り、天は天然なり、又天理天道なり、御は至尊也、中は中正中庸、過不及なき也、主は主宰也、是天地の精靈人性の出る所、治道の由る所、儒の太極といひ、一理と云、天心上帝神道など稱するに暗合す、萬世心學の基本、尤以敬畏奉崇すへし、夙聞、舊史、著我境界、相好境界、實我境界、法塵境界、細戈境界、果學境界等の撰論ありといへり、次に國狹槌尊、次に豐斟淳尊、凡三神矣、乾道獨化、所以成此純男、これ乾の二卦三陽爻、一函三の義と暗合す、法忍師云、聖人の説を以て神明の道を解するにあらず、天然自爾の正道、彼此暗に符契すと、近日神學者兩部習合の嫌ありとして深くこれをいひ、我先王萬國の教を容て集て大成、醇美の洪業有も、却て國學の害たるべき端を開かせたまふ恨を合に似たるものあり、もし牢く自家を守て他の似たるをいとはざ、横目豎鼻の相似たるをもいとはんや、原文已に漢字を用ゆ、字を取て成語成説をとらすんば何を以意を述んや、拘れりといふへし、且其義實に符契すといへども、易た卦文を以其理をいふ、是影響のみ、我國神人の實行、直に天地と其徳を合、四時と其序を合、豈尊からず

や、諾冊二尊自凝鳴を國中の柱とし、左旋右旋、一ツ面に會てみまのまはひし遣合爲夫婦、大八洲を生みたまふに至つて、陰陽交感生生の道あらはれ、兩儀四象を生し、四象八卦を生すといふに相似たり、夫聖人の位を大寶と云、聖徳ありといへども國土なければ、その徳を施す所なし、神明大業を開くの初、先洲土を生、誠に宜なる哉、三才の功一つを欠くときは鴻業不成を見つべし、又其生といふを以、洲土萬民を見ること子の如くするの仁政不言して知ぬべし、あはしま淡洲兒の數に充すと、他の洲は守護の神を封して皆神號あり、其小なるを以封侯の數に充ざるをいふなるべし、自凝洲を以國中の柱とす、是天に繼て極を立るの義、一身の主宰卓爾として履で立所止る所を知るの謂なるべし、それよりして左右に分巡たまふ、是陰陽内外男女の道あらはれて、生生無窮の源たり、後世政教の則る所餘蘊ある事なし、此要訣を領會して以て末章を推すときは、本朝天地人皇の氣脈接續、其道純粹明睿一毫を加ふべからず、事理全備、日用彝倫の微にいたるまで、取に隨て盡ること萬寶の肆に入か如し、神代一部の書數十葉に過ずして、本末巨細遺る所なし、其軀製儒佛の二書に類せず、神經怪牒奇古絶倫なるものなり、上世未有文字の時口口相傳、後家家その聞所を記し留む、故に日本紀一書を擧ること數部に及へり、按るに漢土において伏羲の一畫文字の太祖たり、然れとも此時筆硯紙墨有て直に文字を寫すにはあらず、本邦、天祖の教詔に曰一二三云、是筆に命じ紙に寫すにあらずといへども、文字の始たることは相同じ、後字母神文あり、別に國字論聲母傳あり、神聖の生處其地靈にして、乾坤の瑞氣をあつむ、本土

四面大海を帶て。百二の固を備へ。中央に三國第一の高山あり。峯は八葉の玉蓮を削り。影は萬里の滄海に浮。四時常住の雪。千歲不時の煙。蜻洲是物あつて宇宙の風景を粧ふ。惟嶽神を降して君臣世哲人に乏しからず。道と人と相續で。仁而壽。君子の國と稱せらる。五穀秀美。金鏡純粹。實に三才精英の凝る所。民風剛悍。古細戈千足國と號す。國星傳あり。神威を仰ぎ。國王を尊ぶの義氣。民性に具ること。異方の比倫する所にあらず。學者徒に他の美に眩て。自居る所を省みざるものあり。君子命に安するの要を忘るものと謂べし。又不然して牢く國學を信するものは深秘に托して獨知に誇る。亦是道を弘る君子の意にあらず。韓氏か曰。知て告ざるものは不仁也。告て實を以せざるものは不信也。蘇子か曰。我知て人に告ざる。其名を棄天といふと。苟も志ある者不仁不信棄天の懼を思はざるべけんや。如儒教は漢に和に其人多く書も亦多し。數千年間異端邪正の論蠶絲を分ち牛毛を析く。一朝夕の立談に盡すべきにあらず。然といへども其要身を修め家を齊へ國を治め天下を平かにするにあらずといふことなし。故に其說俗耳に近く民風に益あるを以て的要とすへし。然るに近日學風。それしや仕立と平人仕込の差別なく。生質の利鈍を見ず。一等に無點の本にて素讀を教へ。唐音などを學はせ。眞の唐人に仕立んどのみ責かくるゆへに。多くは取付かたきになんぎし。點附の本を持て其席へ出るをは恥のやうに心得。輟てせざることになりゆくは甚た嘆かしきことにて。入らんことを欲してこれが門を閉ると云ものなるべし。殊に王侯大人などをそれしやに仕込んとして。無點本にて困しむ

るは事情に濶れる迂遠の教なるべし。此唐人仕立の學風はやりてより。坊間梓行の書も皆無點になれり。無點にてよむほどの人には點ありとても妨とはなるべからず。無點をよむことのならぬ人のためには點あるは大なる助けなれば。利益の廣きは有點の方なるべきを。かくなりゆくこと學文ぶりにて。世を救ふ仁徳の要たることを忘れたるにあらざらんや。愚か竊に見聞する所。世の貴人性の其道に賢きは詩文の名あるも聞ぬぬなど。多くは風流浮華に流れ。酒色の媒となりて。家風正しからず。甚しきは家を亡すに至るもありて。忠孝兩ながら失ひ。儒士の士大夫に周旋して業とする所。詞花言葉。徒に無用の文具たるのみならず。却て志を蕩す端を開くに似たるものは何そや。潜に其弊の出る所を推勘るに。文事ある者は必武備ありの聖言をわすれて。武を談するは儒者の事にあらずといふに在り。是よりして武を霸道といやしむ。雪霜の操を失ひ。兒女子の物知りのごとく。長袖の奢靡にほだされ。酒色の敵に仕伏られて。足腰の立ぬ行跡にても。猶君子の道と稱して。抗顔大言。忌憚る所なきの類多し。高德の眞儒これかために眉をひそめたまはざらんや。殊に本邦王政劔徳を以て國を始め。武人權を掌る故に。武士は平人にて文士其中に在り。是を以て武學は平人仕立にて。武門に肩をならふる人知らてかなはぬこと成を。腐儒の私説に迷されてかへり見ず。もとより文學は力に及はず。平人は不學不智にて日を送る風になりゆくこと。是儒學者世を憂るの意篤からず。名聞を事として扇誘法を不得の誤によれり。漢士にては獨り武職のみならず。文士もまた武備の操鍊今なをあり。和儒の武を以て度

外に置ことは、彼國の學風を取失ること。學論の二編に曲つよに述たり。往て見るへし。又儒者或は云、奇正變化の方。攻伐擊刺之術。經に見すと。是經の短を知らずして井に水なしとするのたぐひのみ。夫詩書易春秋の載る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の聖言に約して。隱微を燭破するの眼あるときは、兵家制勝の秘蘊漏る所あることなし。唐太宗八陣を賛して曰。後世天智神畧ありといへども。よく其闕闕を出ることなからんと。蓋し八陣猶八卦のことし。陰陽五行。對待流行。進退往來。行止形勢。上下俯仰。前後呼應。左右折旋。首尾靈動。神現鬼沒。變化不測。妙を盡し奇を振ふども。卦爻生剋の理に外なることあらんや。乃知る冉求の學ふ所孔子の戦法亦他に求むへからざることを。後儒察せず。文武を岐て二つとし。治に馴て守成の難きを忘る。是以て士風振はず。いはゆる義氣天日を貫き。忠精人君を動し。狂直檻を折るの諍。獨立態くまにあたるの勇。きくものをして弱婦も奮ひ懦夫も立しむるの風あることきをかず。何を以て國家の大事を任するに堪んや。こゝを以て愚斷じて云。文武相通せざるの學いまた俱に語るに足すと。言過大に似たりといへども。然れども愚か一世を睥睨して浮文の英雄呑に足すとするもの此に在り。夫文武の學底止する所なし。吾これを知れりとするものは何人か敢せん。苟用心怠らすんば今日不知も他日これを知らん。こひねがはくは空論人を欺くの罪を免れん。兵法曰。備者門まなへを出るより敵を見るが如くすと。此門や城門をいふにあらず。生死の門なり。此世に生るゝより敵を見るが如くの備を失はずんば。何ぞ耳目の欲に奪れて。心主の險をやふられ。身を亡し家を破

るの患あらんや。初學勉行の徒。先此要訣を得るときは。大本已に立。其他小出入の處必しも拘るへがらす。近日學者枝葉の議論古に過といへども。然れども根本の養ひ不贍たかゆへに。棟梁の材器昔に不及。其言聽くへくして其行觀るへからざるものは。博文に誇て約禮の工夫淺く。仁道の廣く大ひなることのみを昌言して。身を修るの近より始ることを事とせず。困學勉行の徒に向て君子優柔厭飢の教を説。故に分ぶんに過ぎ等を踰て。師道不嚴。學不固。此弊を致すのみ。讀者若奮激して觀を改。自反省察せば。胸裏恥を知るの勇なきことを悟り得て。従前の怠惰を驚き。勇猛精進。終日乾乾たらは。漸次自得の境に入ることを得て。聖人の一言半句も皆悉骨に染み髓に徹し。其味無窮の樂有て。夫子憤を發して食をわすれ樂て憂をわするゝのあとを追ふにちかゝらん。もし不然して。舊習に狃れ小成に安んじ。我意古人猶不慚。況や當世兎置の野夫區區たる卑下の論何ぞ觀るに足らんといはば。いはゆる文辭の習華にして實鮮し。倡ふ所の禮樂只玉帛鐘鼓のみ。色莊者活書匣の請り何れの日か免れん。梁陶弘景が詩に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と。學道の修力も亦獨り此風致ありけれ。豈他人の毀譽と取捨とのために動さるゝことあらんや。勉て自得の明を開くへし。如佛教は其門に入らず。秘密心印悟入獨得の妙處は。牆外の人想像臆度の尤看破し易き所にあらず。且その脱然として高く。引て止る所をしらず。民俗に補なきものは。世を憂る人の先とする所にあらず。故に姑く置。視聽の及所形迹に就て愚見を以て推してこれを論するに。天竺遙遠。俗風いまた

審ならず。蓋し西極偏僻の地。人情固滯。常律の治め易き所にあらず。若藥弗眩眩厥疾弗瘳。佛祖其しかることを知る。是を以て別に一機軸を出し。出世間の一道を開て。世法と相對し。僧と俗と相並んで。佛道の無欲を以て世俗の貪婪を救濟し。世俗の信施を以て僧侶に給養し。相まち相たすけて以て治をなさんと欲す。其法一切人情の執着を放下し了て。一心を安んぜんを欲す。故に天地を起滅し。人世を幻妄とす。倫理を廢し。政綱を壞り。家累を見て煩惱の絆きつなとし。出家を以て成佛の因とす。是非常の剛劑猛烈の大藥石。疾によつて方を設るもの也。其樂所世と同じからず。高く雲煙に駕して天外に遊ぶ。往來不羈。縱橫得なし。一種の風致。別の乾坤を開くものなり。己先此自由底を修し得て。而後人間の顛倒迷妄を教解せんと欲す。要する所。陽に世法を廢して。陰に世を濟ふに在り。顧に其智餘りあり。其手段偏性頑民膏肓の病に適中す。是を以て國人欣然として觀を改め。穢土を變して淨土とし。地獄を遁れて天堂に升る。實に妙智力神通方便と稱るに足ぬへし。夫醫師の良なるもの。牛溲馬勃敗鼓の皮といへども收畜へて棄ることなし。況や極重惡人無上菩提の靈藥をや。然に儒士その聖人の道と背馳して。天下の通法治道の大經となすべからざるを以て。辨駁餘力を遺さず。出家の標題を忘れて。世法倫理を以てこれを攻む。予を以てこれを觀れば。その詰難する所。佛門既に棄る所の糟粕のみ。故に僧徒冷笑してはいはく。區區たる儒術皆我が放下中に在りと。是議論涌くかことしといへども。肯て顧ざるゆへんなり。愚か此説を立る。釋氏のために回護するにあらず。韓文公以來の諸大儒。皆佛祖の主

意一切世法と相反して。異を以てこれを攻て。其美をなす。糜腸の藥。毒の根を抜くに在ることを見す。世儒の頭巾氣象いまた脱せざるの僻見を辨する也。請ふなを其説を審にせん。夫五穀は種の美なるもの也。其性平にして常に食ふべし。以て軀命を養ふへく。以て神識を明にすへし。聖人の教。中正の道是也。藥石は其性偏にして毒あり。常に食ふへからすといへども。病を去に當ては。五穀の及ざる所を能す。釋氏の道是也。もし一味五穀のみならば。何を以て疾を治せんや。古の君子人とともに善をなすことを喜んで人の惡を成さず。諸儒の佛を見る。専らその惡をかぞへて。其善を取るに意なきに似たり。儒云。殺身仁をなすことありと。佛云。捨身求菩提と。その求る物同しからすといへども。求るの切なるものは相似たり。佛祖其始王位を捨て自ら薪水の勞に就く。豈己を利するの私に出るものならんや。飲食男女は人の大欲存せり。世俗の紛擾多くこれに係る。然るに僧や草蔬を茹ひ。男女の道を斷つ。儒書に曰。好學好色か如くするものを見すと。又曰。口腹の人はともに語るに足らずと。入門の始。此二つの物。念を斷て顧ざらしむ。君子の三戒少時色にあり。ただ佛門禁を立ること甚嚴に過て。倫理を絶滅するに至る。僧中名ある人間に斷根の者あり。是愛着の念不息を懼るによる。自ら慚べし。然らずんば他の嫌疑を避け。讒人の口を塞く。やむことを得ざるに出るもあるへし。愚か親く知る所。法忍師も斷根なりき。父母の遺躰を傷り。君子の慎む所を犯し。天然生生の氣を滅盡す。不仁甚しと謂べし。然れども小人入門の始。志を立るの確固たること如此にもあらずんば。大事を遂

ること得難かるべし。されは可稱にはあらずといへども、亦その志は賤しむべきにあらず。果して其如き人秀でざるはすくなく。然らざるも世俗の醜行に倣ふもの多からず。豈禁防法を立るの致所にあらずや。富貴を欲るは古今人情の同じき所也。然るに僧や夢裏の假相として心を動かさず。乞丐以て美味に充て、糞糞以て美服とし、すべて世俗の辱とする所自以て榮とす。孟子のいはゆる齊人の妻妾潜に相泣所。彼以て福利を得るの計とす。是以て小人をして貧を困ます。學者得かたき所の命に安んずることを得て。盜竊爭奪の罪を免れしむ。低くしては四民の業に堪ざる者。高くしては濟世の徳ある者のために。一つの養地をひらく。亦奇ならずや。堯舜天下の重を以て子に與へずして賢にあたふ。是仁人君子民を憂るの誠に出。凡庸能及ぶ所にあらず。然るに僧や子なし。自ら賢を擇て法を傳ふ。故に其道世世衰へす。小人をして聖者の行ふ所を行はしむ。亦授受謀を得たるにあらずや。其家を出る。父母を無するの罪辞すへからずといへども。亦其言に云。一子出家すれば九族天に生すと。蓋し僧の意を得る者。忽王侯と敵禮することを得。親戚其餘光を蒙ること。俗躰絶て得へからざるを得るの捷徑なきにあらず。僧道貴賤なし。君を無するに似たりといへども。無位の真人。君よりも尊き者あることをしらしむる時は。君に忠なしとすべからず。血脉の子なきを以て。天下の人を子の如く兄弟の如くせば。是君子の意にあらずといふへからず。其隨機說法。人人喻戸戸説小なりといへども。亦官政風教の纖悉しかたき所を補ふの功なきにあらず。爰を以て。本邦容て拒ます。國俗に害あるときは。官裁の制ありて。恣にするにことあたはず。何の憂かこれあらん。ただ僧徒愚民を教化し。王制を翼賛すること。佛祖道を立るの本願たることを領會せず。或は密室に枯坐して世縁をいとひ。或は自己見性の高きを談じて民風に補なく。或は華蓋の飾を事として民利を侵漁し。民財を耗盡し。多くの庄園を塞て世の助なく。儒者の攻を免れるもの。又自ら省て慚ざるへけんや。通して按るに。和國は東頭日出の始。東方の神を尊ひ。生生を以て道を説。神徳神化に一任して。物のはしめを慎み。淳朴正直。人心私慮の穢をいとひ。祝祓を務とす。漢土は日中の如し。聖人を尊ひ。中正を以て道を説。物難るを文とす。博文約禮を教とす。當然時中。人為徳行を本とす。天竺西極。物窮るときは變す。西方の佛に事へ。死を以て道を説。來世を以て教をなす。人性自然の嗜好如此同しからざる所あり。道亦從而小異あり。是人智に出といへども。亦天に係れり。佛法子なきを以て。天下を官にすることを得て。外より犯されず。國號變することなし。漢土の始。聖人天下を官にす。而禪讓遂行れす。後王天下を家にす。而守成遂す。放伐篡奪の風起る。其終り社稷を保つことあたはず。夷狄に併られ。國號しばしば變す。道と人と世世相續て間斷なく。天祖の大統赫赫として。萬方均しく瞻望。目を刮るものは。天日の下。獨我本邦のみ。亦天なるかな。天や一にして。地に西東の別あり。故に天を知り地を知るときは。一にして異あり。異にして一なる所有ることを知る。其これを知るの性におけるも亦然り。天の人に賦する所。地の水土に隨て齊きことあたはず。稟る所齊からずといへども。然れとも吾に在る所の物

りて。恣にするにことあたはず。何の憂かこれあらん。ただ僧徒愚民を教化し。王制を翼賛すること。佛祖道を立るの本願たることを領會せず。或は密室に枯坐して世縁をいとひ。或は自己見性の高きを談じて民風に補なく。或は華蓋の飾を事として民利を侵漁し。民財を耗盡し。多くの庄園を塞て世の助なく。儒者の攻を免れるもの。又自ら省て慚ざるへけんや。通して按るに。和國は東頭日出の始。東方の神を尊ひ。生生を以て道を説。神徳神化に一任して。物のはしめを慎み。淳朴正直。人心私慮の穢をいとひ。祝祓を務とす。漢土は日中の如し。聖人を尊ひ。中正を以て道を説。物難るを文とす。博文約禮を教とす。當然時中。人為徳行を本とす。天竺西極。物窮るときは變す。西方の佛に事へ。死を以て道を説。來世を以て教をなす。人性自然の嗜好如此同しからざる所あり。道亦從而小異あり。是人智に出といへども。亦天に係れり。佛法子なきを以て。天下を官にすることを得て。外より犯されず。國號變することなし。漢土の始。聖人天下を官にす。而禪讓遂行れす。後王天下を家にす。而守成遂す。放伐篡奪の風起る。其終り社稷を保つことあたはず。夷狄に併られ。國號しばしば變す。道と人と世世相續て間斷なく。天祖の大統赫赫として。萬方均しく瞻望。目を刮るものは。天日の下。獨我本邦のみ。亦天なるかな。天や一にして。地に西東の別あり。故に天を知り地を知るときは。一にして異あり。異にして一なる所有ることを知る。其これを知るの性におけるも亦然り。天の人に賦する所。地の水土に隨て齊きことあたはず。稟る所齊からずといへども。然れとも吾に在る所の物

によつて。神聖の教に循ひ。勉て天徳に達するときは。萬邦不通といふ所あることなし。乃ち人性に循ふの道不同といへども。治をなすに一なる所あることを得ん。愚や此沃土に生れて久しく國恩に浴す。たゞに白日を消して曾て尺寸の功なし。幸に天年を假して犬馬の齒八旬に垂たり。一子俊英先て卒ぬ。頗鋭志あり。從游の客其老成の功を見ざることを世のために惜むもの今猶多し。尋で法忍師遷化したまふ。又是濟度の功畢す。天か下ゆすりて父母を喪るかごとし。その他英材間氣。天年不遂。志を齎て冥に入るもの。見聞の及ふ所幾許人ぞや。これかために。切に晩境の工夫を畢ざることを傷む。一哭一喜。一日一日よりも深し。窓下身を撫て。延暦の天眷に答へ奉らんことを期し。床頭書に向て。報國守備の義氣死すといへども不_レ休。千歳一日の如くならんことを念とす。於是累年積思の得る所聊以て筆に命す。衰朽固陋の見。いはゆる破糞器。苦掃_い街。大方の前に進むへからすといへども。然ども献芹の野。傾葵の誠に倣ば。靈物州家を輝し。賢者の國器たる。必其土俗に利益あることを知らしめて。學者の虚器たらざるを勵すの一助にたける。匹夫をも志を奮ふへからざるの聖言。潜に恃む所あり。嘗て聞。世道の弊を拯ふの責三つあり。上士は立徳以教變之。中士は立功以法革之。下士は立言以辭闢之。三つのものは。世其責に任る者あり。愚は艸野の處士。其列にあつからすといへども。亦志士の是邦に在る勢氣を鼓舞するの一助聲は。自ら任する所にあらざらんや。因て梓以て前論の後に續くことしかり。

寶曆十二壬午年孟春下澣

神 唐大和。國の手ふりは。かはれとも。高天の原を。あをかぬはなし。
儒 これひとつ。身のおもひ出や。天地の。道のひしりに。遇るよはひは。
佛 風あれて。さかまく波も。法の道。くるしき海の。筏とはしれ。

續三教要論終

跋三教要論末

苟世爲學者。誰不願志效名立言存不朽。然而志不效名不立。堙寢而已者。十八九而多矣。棄墜自畫之徒固置矣。夫精苦自誓。不得不舍者。或一旦名與身共沒。不少概見者。豈不悲哉。抑天不欲使善物殖。將欲殖之而不得者耶。一日觀山先生語余曰。吾友村上生者。少好學。其志將有爲者也。中道而殞。其將死也。屬一筐書於余曰。吾志業不遂。旦暮入地。一姪某者可教。則君其授此。令成其業。若不且君自取焉。爾來殆且三紀。其姪者亦從事四方。不能即其業。其書徒堆篋中。蠹魚之餌爾。夫受人之遺託。不能濟。又使其物蠹且腐矣。死有知。謂夫人何。吾曩著三教要論。頃又且掇其緒餘。爲一小冊。欲木之以公于世。惟是生之臭味此業。欲因此舉少存其志。然其書固非爲其作者。故梨棗之費。取之夫遺書。而使一有言之士錄其所以於末。庶幾生名與斯書俱不朽。足以酬其素志。且解往託之無效乎。子其爲我徵之。夫遠古人之所易忽也。先生於生。固非毛裏相屬者。特以一時相許之言。蹈信於三紀之後。可不謂厚乎。生之託先生。不失其所因者耶。惜哉不見其見宗之効。是爲憾焉。余未習村生之爲人。聊錄先生之言。以爲徵。村生名義方。篤學。旁好祝家之事。故其卒正親町公賜其祀號。曰清葦靈神。鬼而神之。

蓋祝家之言云。

福元綏撰

東都書肆

神田新橋通

平田嘉七

發行

旅籠町一丁目

彫工

小島茂

八

三之逕序

書曰。以禮制心。味哉言也。蓋禮之制心。無不可制者。但自周之衰。禮義揮地。雖有賢者。不獲所以制之術。於是。初倡治心安心說。老莊儒佛。各道所見。雖違於古。時之不可以已也。今夷考數家。其理致高妙。纖悉不遺。佛氏之學斯為最矣。亦今人之所不可不知也。瀧君彌八。學究百家。往年有問死生安心說者。書以對焉。其括諸家大要。列眉不啻。且言徒論死生安心。而仁澤不及物者。佛老不容焉。可謂規箴後學深切矣。讀者不以三隅反之。則焉知瀧君之言折中於何物乎。

寶曆四年冬十二月

長門 秦 守 節

三の逕序

予天性懶惰にして、徒に年月を送り、犬馬の齡積りて、今年而立に及びぬ。熟思ひみるに、人間の一生は、白駒の隙を過るより速にして、行水と共に待てふ事を聞ず。黒髪の亂れ心其儘に、棘の雪を頂き、盛りと見し花も、いつしか青葉の梢紅葉して、霜の枯枝と移るふ。有涯の身を以て、無窮の間に託す、渺たる滄海の一粟と。東坡か云けんも實にさる事ぞかし。たとひ古希の齡に至るも、今四十年の過るは、春の夜の夢なるべし。富貴榮華は蒼通にひとしく、身後の名も、生前の酒にしかずとかや。聞けば、名を求め利を貪りて何かせん。さはいへ。人として草木と同じく朽果なんは、誠の人とや云へき。世の助人のためにも成てこそ。天地の心にも叶ひ、世に生れたるかひはあらめ。さりさて數ならぬ身の、いかで世の助とはなるへき。小節に拘り、邊幅ををさめ、身を持つ事石佛の如くして。愚者の目を悦ばしめ、世俗の譽を買得ることも。人の爲一文の錢に直らじ。さらば貧きを救ひ、乏きに施さんも、家を整ふる方便すかになければ。いかで心に任せん。しかし學ひ得たる端端を、世の人にも傳へ。獨得し樂みを、心あらん人に告知らせてんは、自らが天地に背かず。世に立てる志ならんか。夜半の燈火に向ひ、筆を吻くちりて、人の間に答へ侍る物ならし。

享保戊午春

鶴臺山人序

三の逕

○生死の沙汰安心の儀に付、聖人の道と、佛老の道の大略、御尋被仰下候。聖人の道は、天下を治め安んずるの道にて候故。左様の沙汰、さのみ無之事に候。易經に、精氣は物となり、遊魂は變を成すと有之候。廟を立て壇を築き、在すが如く祭る時は、其所へ鬼神舍り集り候。是を精氣爲物と申候。祭る人もなく、舍るへき所もなき魂氣は、天地の間に遊行して、様様の災をいたし候。是を遊魂爲變と申候。故に古の聖人、鬼神祭祀の禮法を定め置れ候。奥深き道理ありて、委敷事は平人の知られざる儀に候。孔子もいまた生をしらず、いづくんぞ死を知らんと宣ひ候。生前の事さへ知りかたく候。まして死後の事はしられぬ儀にて候。聖人の道は、天を敬ふを第一といたし候。鬼神を祭るも、天を敬ふ心にて候。天は蒼蒼として測りしられぬ物に候。日月星辰の繋り、霜露寒暑の往來、風雨雷霆の變、いかなる訣くひともしらず。奇妙不思議なる物に候。其内に生ずる人に候故。専ら天を敬ひ候。凡天地の間の事、一切萬事、皆天の被仰付にて候。されば人として、死を惡み、生を好み、貧賤を厭ひ。

富貴を願ひ。福を悦び。殃を嫌はざるはなし。されとも生死壽夭。吉凶禍福。富貴貧賤。皆天より受得たる命數有て。ひとつとして人の心に任せず候。或は父祖の餘慶により。生れながら富貴成もあり。或は貧賤の家に生れ。後に富貴なるあり。富貴の家に生れ。後に貧賤なるあり。是皆天命にて候。天命を受けて富貴なる人は。富貴相應の天職あり。奢を盡し。樂を極むる爲の。富貴にはあらず。我身の逸樂を専らとして。世の歎き民の愁を顧みず。宮室衣食翫好に金銀を費やし。酒に耽り。色に溺れ。亂舞遊獵に荒みて。國政家事の天職を忘るゝ人は。天誅を免るゝ事能はず。或は國を亡ぼし家を失ひ。或は其身早く死して。子孫なし。是皆天命をこらす。天福を齎まざる人にて候。天福を齎むとは。天より我に授け給ふ福分に。大數の限りあり。其福分を大切に。みだりに取遣はざる時は。我一生に受盡さすして。其餘慶子孫にも及ひ候。譬へは金銀の如し。一生に何百貫と限りたるに。其限りをしらす。むざと取遣ふ時は。一年二年に遣ひ果して。其後は一錢もなき貧者となり候。又其金銀を大切に。むざと遣はざる時は。我一生に用ひ餘りて。子孫までも傳り候。天道は福善禍淫とて。かりそめにも善事を好み。人の爲世の爲になる人は。天より福を授け。惡事惡心をさしはさみ。不義放逸なる人は。天より禍を降され候。善惡の報。其身一生に限らず。先祖の禍福。子孫にも報ひ候。故に積善の家には餘慶あり。積不善の家には餘殃ありと。周易に有之候。か様の道理を能合點して。善を脩し惡をいましめ。天命に背かず。今日人人のすべき事を勤めて。其以後は天命に任せ置き候を。

君子の安心と申候。才智器量ありて。高官重祿を得べき人なれども。用ふる人なきは天命なり。保養を能しても。死ぬるは天命なり。儉約を守り。無用の費をせされども。不慮の事ありて貧窮になるは天命なり。身に罪咎なれども。君父の難により。忠孝のために身を果すは天命なり。貧賤に居ては。貧賤を天命ぞと安んじ。難儀に逢ては。難儀を天命ぞと安んじ。其分際相應に。作すべき事を。力の及ぶ程勤めて。其上は吉凶を天命に任せ。心を苦しめず。樂みを失はぬを。命を安んずると申候。此外に安心の沙汰無之候。

○佛家には。天命を破して。因果を説き。業報を談す。三受引滿。輪廻轉生とて。一切の生死苦樂。皆業因の所感と觀す。一生の念に引れ。生れ替り死にかはり。三界にさまよふを。生死の海に漂ふと云。一念五百生。繫念無量劫とて。一念多念の執着により。いつとなく生死輪廻を出る事あたはず。生死の源を悟り。心性の根本を見付て。常に無念無想にして。永く生死を離れ。因果にまつはれず。慈悲の心を以て。衆生濟度の願を起し。形を種種に變じ。異形異類の行をなしても。とかく衆生の利益になるを。誓願とする人を。佛とも菩薩とも申候。心湛然として。清き水の如く。明なる鏡の如く。一點の曇なく。眼前の虚空の如くなる所を。眞如界と云。極樂と云。法性と云。法身如來と云。水の如く鏡の如しと云も。姑くの譬喩にて。至極の儀にはあらず。心の根本は。有にあらず。無にあらず。色もなく。形もなく。佛もなく。凡夫もなく。迷もなく。悟もなく。煩惱もなく。菩提もなし。

山河大地。草木禽獸。森羅萬像。一切諸法。皆心の所現にして。奇妙不測。言句の及ぶ所にあらず。心を離れて世界なく。世界を離れて心なし。心の外に佛衆生もなく。心の外に過去未來現在なし。譬へは鏡の如し。影を寫すを以て鏡あり。鏡の外に影なく。影を離れて鏡なし。影は鏡の影にして。鏡は影の鏡なり。心は法の心にして。法は心の法なり。法ハ一切諸法ナリ。其心即人人本具の佛性にして。一切衆生。本來成佛と云。有無色相を離れたる心なれば。成佛と云も無所得。悟と云も無所得なり。唯本來の面目。自己の心源を悟りて。成佛するなり。成佛したりとて。再此世へ生れず死なざるにはあらず。生死に心を動せず。生は生に安んじ。死は死に安んじて。生死ともに無念無想なるを。生死輪廻を離るゝと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とて。此世界はいつまでも此世界なり。此世界の外に別に世界もなく。生死を離れて。別に行先もなし。無念無想と云も。一生の間何事をも思はず。すぎと念を起さぬにはあらず。もし左様の人あらば。死人に同じく。影を移さぬ鏡の如し。念生してやまず。喜にあへは喜び。怒るへき時は怒る。是即真心の妙用なり。されは六祖は。百の思想を不斷と云。傳心法要には。縁に遇へば隨て應じ。縁息めば則寂なりと云り。今の念暫らくも止まらず。未來の念また無にしもあらず。是を不生不滅と云。心に生死涅槃なし。生死即ち涅槃なり。心に迷悟眞妄なし。煩惱即ち菩提なり。假の世を常住なる物と思ひ。此世界を安樂なりと思ひ。人我の相を立て。此身を淨き物と思ふ。心性の源を知らされは。常樂我淨皆顛倒なり。悟れば則ち此世此身其まゝ常樂

我淨なり。是を佛の四徳と申候。教家には。空假中の三諦。有門。空門。非有非空。亦有亦空の四門を立て。一心三觀。一念三千など。様様の名數階級あれとも。畢竟は非三非一。實相中道の理に極りて。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を至極とす。密家には諸法本不生の理に據て。十界の當躰を。直に毗盧の身土とし。凡夫の三業を。即ち佛の三密とする故に。即身成佛と云。禪家には。纔に文字言句に涉れば。妙心の當躰にあらず。階級を歴て。修行に日を暮すは。手ぬるき故。直に人人自具の佛性を見付けて成佛す。故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と云。諸家種種の異説あれとも。皆佛説なり。五時四教。大乘小乘など。しばらく差別ありといへとも。眼明らかなれば皆大乘なり。眼なければ皆小乘なり。唯一乗にて。法に二つはなし。只是一音なり。人根に利鈍あるのみ。修行の所は。戒定慧の三つにあり。戒律を持ち。禪定に入り。智慧を琢くなり。或は數息觀。水想觀。月輪觀。阿字觀などの觀法あり。或は經を讀み。佛名を唱へなるとして。惡念妄想を拂ふ方便とす。佛は紫磨黄金の膚。極樂は西方十萬億土にあり。蓮の花に登るなと云は。皆方便の説なり。地獄餓鬼畜生等の六道も。極樂も。皆一心の所現にして。心の外には何事もなし。故に經には去此不遠と云。大原問答には。極樂とは。無想國なり。往生とは頓悟發明の名なりと云り。畢竟の所は。心性を明らめ。生死苦樂に心を動かさず。平生心に事をさしはさまず。事をなすも。無心にしてなし。萬事に執着なく。罪業を結ばぬを。安心とするなるべし。

○老子莊子の道には。因果の沙汰なし。一切萬物。生死壽夭。皆自然の道理にて。天のなすにもあらず。我なすにもあらず。自ら生し。自ら死す。是を物化と云。天地の内は。譬へは四方六面の箱の如し。其内に一氣遍滿して。自然に聚りては人となり。禽獸草木となり。自然に散しては。形滅して残らず。形は盡れども。氣は盡る事なし。聚りても天地の内に入り。散しても天地の内に入り。聚るも散するも。我にたいして損益なし。何ぞ悦はん。又何ぞ悲まん。生は我苦勞すべき時節なり。死は我休息すべき時節なり。死ぬると云は。大きな家の内に。よく寐入たるが如し。人の一生は夢の如し。吉凶禍福。貧富貴賤も亦夢なり。夢中に夢を見て。其吉凶を占ふ。占ふもまた夢なる事をしらす。天地の鑪。造化の冶工。陰陽の炭を以て。萬物の銅を鑄出す事なれば。聚散定りなく。變化測りがたし。變化とは。様様に移り替る事にて。生きたる者の死し。壯なる者のおとろへ。菜虫の蝶となり。鳩の鷹となり。雀の蛤となる類なり。人も生れぬ先きは。いかなる物なりけん。死たる已後は。馬になるへきや。鼠になるへきや。木草になるへきや。我しらす。唯其日／＼の我分際を安んじて。外を求めず。心を痛めぬを道とす。死生も亦大なり。しかも是と變する事あはずとて。生死程の大事なれとも。曾て心を動かさず。まして其外の苦樂貧富に心を動かさんや。是を安心とするなるへし。右生死安心の沙汰。聖人の道。佛家老莊家の大意如此に候。猶此外に。大切の心得有之事に候。聖人の道は。天下を安んずる道にて候故。仁徳を第一といたし候。仁徳と申は。世界の人を。我子の如

く不便に思ひ。人の爲に。我身の艱苦を厭はず。世を助け人を救ひ候を。仁徳と申候。佛の道は。慈悲を専らといたし候。慈悲と申も。一切衆生。虫蟻草木までも。我身に替て憐愍する事にて候。道家には。無我無欲にして。物と争はざるを第一といたし候。無我とは。一切萬物を。我と同躰一身なりと思ひて。人をそだて。我身を謙る意にて候。されはいか程身の行ひ宜しく。心正しく候ても。世を助け人の爲になる志なき人は。無用の人に候ゆへ。賢人君子とは不申候。生死の源を悟り。心性を明らめ候ても。衆生濟度の志なきを。聲聞心と申候。たごひ五逆十惡の罪人は。成佛することも。一度聲聞の目に墮せし人は。成佛なりかたしと。佛も説置れ候。道術を學ひ。長生不死の旨を明らめ候ても。萬物一躰の心得なく。我を立て。私欲ありては。虛無自然の道には至られず候。然れば孰れの道にも。我を捨て。世を救ひ。人の爲になり候を第一といたし候。此心得無之候ては。生死安心の沙汰も無益の至に候故。乍序申進候。猶又御不審も候はゞ可仰蒙候。佛老の道。大略は右之通りに候へとも。猶委しき事は。其家家の人へ御尋可被成候。以上

蔣詡が竹下の逕は。塵外の友唯二人ありて。漫に行通ふ人なし。陶淵明が松竹菊の逕は。別に一家の乾坤をなして。或は危き邦を去り。或は不義の祿を食まざる。高尚の棲なり。予が三逕は然らず。中華に聖人の道あり。黄帝老子の道あり。佛の道あり。黄老の道は。昔より許由巢父十隨務光などの如く。世を離れ。俗を絶つ輩あり。老子莊子列子に至りて。書を著して。其旨を述べたり。靜清無爲

を宗とするゆへ。前漢の文景帝の如く。其道を以て國家を治めし人もあり。晋の代に。専ら虚無の空理を談じ。一種の風俗をなせり。支道林・竺道生・道安・僧肇の輩。皆清談に預りて老莊の文字をかり。佛理を明せり。後世又道觀あり。道士是に居る。神仙不死の道を修し。祈禱追福を業とす。青牛不度大洋海とて。此方には道教なし。間老莊の書を読み。其道を慕ふ人有り。佛道は。秦漢の時より。粗中華に傳りて。後漢の時。經像梵僧等來りしより後。南北朝に至り。其道大に弘通せり。道觀佛寺。道士僧人。大むね似寄りたる物なるゆへ。常に道釋の争ひあり。北朝魏周の代。佛法を破滅せしも。皆道教を荷擔せしゆへなり。儒者の佛法を破するは。梁の荀濟。唐の傅奕。韓愈等なり。是皆其旨趣ありて。一概の論にあらず。宋朝の諸儒。異端なりとして。一向に論破せしは。其性理の學。佛法に似寄たる故なり。いつれの道も。末流に至りては。弊なき事能はず。其弊のみを擧て。是を誘るは。不情の甚しきなるへし。諸子百家。孰も人情に本つき。物理を推して。建立したる道なれば。其短きを捨て。長きを取らば。何れ其益なからん。君に仕へ。父母に事り。國天下を治め。家を整ふる事は。聖人の道に至れりとすべし。或は愚俗を勸化し。かたましき嫗嬢を誘かんには。地獄天堂の教も。何れ不可ならん。或は世に望みなく。又は時にあはず。年老て家を譲り。勤むる業なく。常に徒居せん人の。佛の道に入り。老莊の教を學はんは。誠の樂みなるへし。又此方の儒者は。六經を明らかにし。博く古今に通したる人も。其道を世に行ふ事難ければ。常の士大夫とは様替りて。出家

道士の類なれば。何ぞ其道の同しからざるを論せん。さらばとて。三教を一致なりとするは。林子が陋見なるへければ。心あらん人。其好む所に任せて。各其道に入るしるべともならんかしと。拙き筆に載するは。誠の逕なるへし。

寶曆六年丙子仲春

皇都書林 博文堂 田中市兵衛 梓

管仲孟子論序

管仲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也。事其讐桓公也。仲尼未言之其非。獨美其有九合一匡之仁。而後儒誇小智。是織見。動或譏之。是為不自知其與聖人戾者。豈足以論之其是非哉。如孟子言性善。其旨原於繫辭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固本於天地日月陰陽自然之公議也。如其與齊梁君言。稱好色好貨之類。其心蓋急於救民之塗炭。是故寬其持論。開其進路。以誘導其之志王道。事仁政者耳。如鮒生鄙瑣。弗達時實。拘拘紙上者。豈足以議之純疵哉。近時孱儒淺學。不知大經。不達賢範。據私臆。聘妄議。其可惡莫甚焉。越大野藩松邨公凱。余未識其人。而近著管孟論。以斥近世陋學之非議。千里馳書。以需予一言。其論數千言。辨析甚精。余謂此不唯可以祛管孟之冤。而推之其旨。可以為後學指導道義之端緒矣。余豈可不為之左袒乎哉。

享和三年癸亥春二月

皆川愿題

管仲孟子論

越前 松邨良猷 公凱 著

管仲論

有客問余曰。論語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云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司馬子長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劉子政曰。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不能以王也。王子雍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

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譽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朱子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伊藤原佐曰。管子及莊子荀子韓非越絕等書。皆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然則桓公之於子糾。是以弟殺兄。不義之甚者也。管仲亦不得免黨不義之罪。夫子何故深與其功而不一論其不死之非乎。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嫡庶之辨甚嚴。而於乘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况管仲之於子糾。盡其心而已矣。運窮力屈。遂囚于魯。不避事讐之嫌。而成齊桓之業。是夫子之所以不言之其非也。物茂卿曰。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而後人弗之察已。子糾兄而小白弟。章章乎明哉。宋儒陋見。因孔子仁管仲。而固執薄昭之言。遂以罪王魏。王魏亦管仲耳。祇其人不及管仲。而太宗委任亦不及桓公。未免有優劣焉。然管仲自擇其主。而王魏高祖所命。則王魏豈可罪哉。仁齋乃以春秋之義嫡庶之辨強為之說。以求通。夫鄉人猶且序齒。推兄

弟之序也。而謂乘妾之子無兄弟之義可乎。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罪可知已。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濟世安民之功。豈能被天下後世哉。是管仲之不可尤也。物子又曰。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諸儒之說參差牴牾難適從如此。欲得子之論而折衷。敢問以為如何。余逡巡不肯曰。是天下之公論講道之大義。諛聞何可當焉哉。客曰。雖然何以解惑。請語子之所安。余再辭曰。淺識未足以解人之惑也。客固請曰。子無說則已。有說則令吾得聞。忠告善道非交友之道乎。余乃幡然曰。善哉言也。不語將獲罪於知友。余敢語爾。於是為論曰。夫管仲器小之解。子長子政先論其概。西漢之時。諸儒不汲汲於議論。是以著書說義。多不切緊者。苟非有大過。則不宜痛尤之也。程子曰。管仲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物子稱之以為能言。而謂不解孔子之言何殊。夫或人哉。仁齋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物子以為不知字義。且謂大氏後儒不知微言。故不達孔子之意。物子蓋以器小為夫子之微言。是欲詳解之而難乎其說。故云爾。余乃謂管仲之功。仁施于一世。而其於先王之道。不踐迹。亦不入室。所謂善人也。其所行。務在適時世。而不可以為萬世之法。不能比大於伊傅周召也。故曰器小哉。其量之小也。復奚疑焉。而以王霸之分為說者。非通論也。夫惟王霸之業。自有其時矣。殷湯王而周文伯。伊周攝而不可攝。桓文霸而不可攝。時

勢自殊也。楚莊王問鼎之輕重於周，王孫滿辭而卻之。言卜世三十，歷年七百，周德未央，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夫齊桓先於此百年矣。周鼎尚重，不可遷也明矣。管仲之功止於霸，不亦宜乎。孟子志以王道自任，當時齊人唯知有管晏而已。故孟子引曾西之言，以其功烈卑折之。又諄諄然論時勢，可以見也已。孔子答子路之問曰：云云。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太宰子古訓取之者誤矣。余謂如猶同也。其字指管仲。言桓公之功業皆成於管仲之力。雖躬不在其位，而能令桓公行仁，則與管仲躬行仁，相同也。故曰如其仁。重言者切稱之也。客曰：桓公殺子糾與管仲召忽之生死及管仲又相桓公，其義不義果如何。余曰：當是時周綱紐解，國紀崩潰，齊襄淫虐之餘，繼之以無知之暴亂，無復存兄弟之義。然齊既無君，國卿乃迎小白，則桓公之立固其義也。桓公當立，則爭奪之者，當誅而除之。夫國人將立其君以安社稷，何遑問兄弟之親愛乎。殺糾者國人殺之也，不當歸咎於桓公。春秋書云：齊人取子糾殺之。聖斷明文可證矣。曰然則管仲召忽輔糾以拒桓公者過與。曰何過哉。人各忠於其所事，管召舊奉糾，當時何知有桓公乎。欲立糾以守社稷，則爭拒之者，當勝而夷之。其不克者天也命也。糾被殺而召忽死之，忠矣義矣。管仲乃不死，請囚者，亦是分之宜也。非不忠與不義也。何以言之。夫管仲一世之人傑，而天下之安危係焉，彼其志蓋欲以齊匡天下。故初微時，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其所自計，唯在全身而已。唯鮑叔能知其志，他人不能知焉。子糾之難，既射桓公中帶鉤，則桓公之怨可知也。而尚忍囚往見之者，

素知鮑叔必進己於桓公舉用之也。桓公不以其仇而厚禮舉用之，所以為桓公也。夫然後得以濟其所志焉。故管仲未遇桓公之時，其所為未嘗有可以充其操者也。何節義之足責哉。譬如百工之作，物人弗觀其成功，毀之於其初，則雖天下之良工無所成名矣。故子路子貢皆問其初，而孔子答以其成功。曰桓公九合諸侯，如其仁，一匡天下，民受賜，微管仲被髮左衽矣。唯與其功而不論其罪者，蓋無可論之罪也。朱子謂有功而無罪，不其然乎。客曰：管仲之罪之有亡。孔子措而不論，是以後儒之疑不能釋然。論難以起，或以子路子貢聽受夫子之說不再問病之。今以子之說考之，則似不容疑。然王仲任嘗以不能論難短七十子，是非竟何如。余曰：夫七十子之徒聞夫子之說者，皆當知管仲之所以為管仲，而况子路子貢親問而聽之。則何疑以再問乎。王仲任以英拔之才好辯太過，故論衡所說，或令學者向義知所擇。或令後人執迷疑聖人，功過相半，慎勿兼取焉。徂徠先生有言：曰古之人量己之力以為之，後儒皆言其可言耳。孔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乎。世儒之論管仲孟子者殊多此過，亦多見不知其量也。客曰：從子之論，則管仲固無罪矣。敢問變其子云。民生於三，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事之如一。唯其所任則致死焉。王蠋云：忠臣不事二君，然則彼皆非邪。曰固矣哉。何言之不達也。凡法言如是者，皆通天下之訓，而所以規於常人也。非所以規於非常人也。吾明語子，古者殷之亡也，紂之昏德不悛，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干諫死，三子所行不同，而孔子一稱之曰：殷有三仁。何以謂之仁也。夫微子既盡